



2 2022
总第141期
创刊于1958年

鋼花

重钢集团文联 作协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渝内准字：第246号

「展示红色珍档，弘扬优良传统」

6月9日是第十五个国际档案日。重钢集团档案馆在多功能会议室开展了以“喜迎二十大 档案颂辉煌”为主题的红色珍档展示活动，并召开了交流座谈会。



老树新芽 绚烂夏花

◎刘增仪

春风丝雨，老树新芽。

骄阳不靡，绚烂夏花。

温润和煦的春天刚走，热情饱满的夏天就忙不迭地来了。那发新芽的老树，借着蹭蹭上窜的温度，开出了绚烂的夏花……

盛夏山城，热浪滚滚，绿荫浓浓。

湛蓝湛蓝的天空一如洗过的新衣，干干净净，没有一丝杂质。

经受过战火洗礼、见证过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百年老企重钢集团，静静地伫立在灼眼的阳光里，生机勃勃。

人们顶着烈日，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一派活力。

几朵白云在空中闲闲地飘着，饶有兴致地看着地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以及耐着酷暑东奔西跑的人儿。

一阵带着热气的风刮过，它们调皮地凑到了一起，好像在窃窃私语：你们看，写着重钢集团四个大字的那栋楼，人们来回穿梭着，他们在忙些什么呢？

可还没等它们聊清楚，又一阵风过来，它们便又各自飘远了。

地上那颗高高的银杏树晃了晃，似乎在对它们说：我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他们呀，正忙着融入宝武的各种事儿呢。比如说完善管理、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加强改革转型等等，他们正忙得不亦乐乎呢。

云朵越飘越远，它们可能并没有听清银杏树说的什么，但是，从银杏树仿佛微微浮动的笑脸来看，重钢集团大楼里的人们忙的肯定是开心、喜悦的事。

近年来，重钢集团成功实施了重庆钢铁司法重整，实现涅槃重生，成为全国“学先进、抓落实、促改革”首批典型案例。同时，传承改革基因，持续深化落实改革行动，又开启了融入中国宝武转型发展的新局面，实现了司法重整以来经营效益的“五连盈、五连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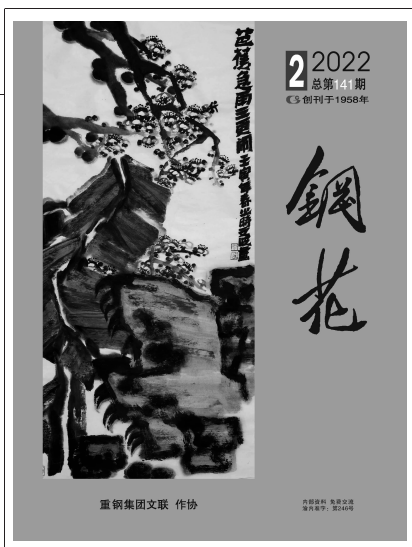
重钢集团舒展了在最困难危急时候的愁眉，嘴角上扬，展现了最美的笑颜，带着对未来的期许与自信。

重钢集团这个老树，发了新芽，正开出绚烂的夏花。

重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大卫在今年年初召开的职代会上就已发出号召：一定要倍加珍惜、担当作为，把永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气质，融入到中国宝武带来的广阔发展格局中，全力践行中国宝武西南发展战略，把发展机遇变为发展动力，不等不靠、敢闯敢试，用苦干实干巧干，努力推进与时代需求、宝武要求相匹配的高质量发展。

是的，作为重钢人，一定要自觉行动起来，撸起袖子加油干，让重钢集团这颗老树开出更绚烂的夏花，结出更大更多的硕果。

那几朵飘远的白云又慢慢悠悠地回来了，依然津津有味地看着大楼里那些忙碌的人儿。



2022 年第 2 期
总第 141 期



主 编 袁 矗
副主编 温勇耀 潘利梅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增仪 张 冰 张俊杰
张益龙 周 虎 周新颖
编 辑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增仪 何 鸿 张 冰
张俊杰 张益龙 罗佳琳
周 虎 周新颖 温勇耀
校 对 吴明利 周 希
网络编辑 徐华伟

钢城纪实编辑电子邮箱
41679290@qq.com
小说编辑电子邮箱
zhg1993@163.com
散文编辑电子邮箱
1339918022@qq.com
诗歌编辑电子邮箱
2205109362@qq.com

卷首语

钢城纪实

04 真情洒满乡村路

黄永红

小 说

11 再见莺花渡

孟丽萍

13 英雄谱 (中)

青 林

25 “网”事风波 (上)

蓝 鸟

散 文

35 不如怜取眼前人

谭 竹

38 又见桂花开

吴 丹

40 红岩岭上寻香来

熊 梅

42 燕子

革命无止境

46 北疆二题

汤治平

50 爱让我们学会体谅

张 艺

诗 歌

钢城诗风

53 一棵被风吹断的树 (外四首)

徐 恺

55 镜中 (组诗)

若 若

CONTENTS目录



钢花

刊名题写 郭沫若

59 当一叶扁舟穿过山峡 (组诗)	艾 美
61 踏风而来 (组诗)	殷贤华
64 时空的零星, 并涉及若有若无 (组诗)	施崇伟
67 战友啊战友 (组诗)	林龙伟
69 梦里 (组诗)	羽 毛
好诗鉴赏	
71 二月蓝的诗	二月蓝
75 一首诗与一个诗人	

评 论

77 契诃夫的笨囚衣	王威廉
------------	-----

文化长廊

80

封面封底

国画	蹇文波
插图	周新颖

主管单位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主办单位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文联、作协
印刷单位	重庆立合印务有限公司
印 数	950册
出版日期	2022 年 6 月 20 日
编辑部地址	重庆市大渡口区大堰二村重钢科技馆
邮政编码	400080
邮箱地址	gh68846092@163.com
联系电话	023-68846092
网 址	www.cqgtjt.com
发送对象	冶金行业文联、作协及部分单位 重庆市文联、作协 重庆市区县文联、作协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单位

真情洒满乡村路

——垫江县沙河乡安全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陈轶博一周年纪实

●黄永红

“春红，天气热起来了，猪圈要勤打扫、多通风消毒。另外，上次说的生猪养殖保险一定要及时购买。”5月的一天上午，来自宝特航研公司的驻村干部陈轶博在日常走访中叮嘱养猪大户熊春红。“走，咱们接着去小丽家看看黑花生的情况。”离开熊春红家，陈轶博和驻村工作队员们又往脱贫户熊小丽家走去。

“那是啥？感觉不像树枝呢。”三人突然被横亘在马路上的黑色“树枝”拦住去路，定睛一看，竟是一条1米多长的黑蛇。

“没事，这个是乌梢蛇，不咬人，我去找个树枝把它赶走”队员余孝均说道。

“莫慌，等我拍张照。”陈轶博像个孩子般兴奋地掏出手机，正准备拍照时，那条蛇一溜烟儿钻进路边的草丛不见了踪影。“唉，可惜了，来到村里这一年我看到了野鸡、野鸭、野兔、白鹭、黄鼠狼，蛇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呢。”他略带失望地说。

转眼间，自己已在垫江县沙河乡安全村担任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一年了。在回程的路上，初夏的风轻拂脸庞，陈轶博看着正开着黄色小花的花生藤和即将收获的藠头，思绪回到了一年前。

突接驻村任务 无惧挑战

2021年4月的一个下午，陈轶博正在策划第三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方案，“小陈，走，跟我到袁书记办公室去一趟。”综合部部长曹静走到他的办公室门口说到。随即，二人就来到了宝特航研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晓彤办公室。看到他们到来后，袁晓彤和宝特航研公司工会主席谢传新，立即招呼他们坐下。

“小陈，昨天公司接到了市委组织部、市扶贫办（现市乡村振兴局）的文件，公司作为市委统战部帮扶集团的成员单位，需要选派一名驻村干部，派驻地点是垫江，时间是两年。你在党建、纪检、工会、共青团、党支部岗位都

锻炼过，能尽快适应第一书记的岗位。我们班子成员商量了下，一致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现在我和谢书记代表班子想听听你本人的意见。”袁晓彤说道。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锻炼机会，你愿意去吗？”谢传新问道。

“这对我来说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也是一次很好的磨练机会。感谢公司对我的信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义不容辞。”陈轶博回答得很干脆，又接着说，“我唯一的顾虑是，我家二宝刚满两个月，我还要回家做一下家人的思想工作。”

“放心吧，你妻子也是公司职工。公司一定会多加关照，让你没有后顾之忧。”袁晓彤说道。

回到办公室，陈轶博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的脑海闪过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庄严宣告，想到毛相林、黄文秀、张桂梅等楷模的感人事迹，然后打开许久没用的QQ空间，翻看起11年前自己写下的电影《第一书记》观后感。这是一部讲述了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原第一书记沈浩同志事迹的电影。时隔多年，陈轶博依然记得当时看这部电影被感动到泪流满面时的情景。“如今我竟然有机会成为一名‘第一书记’。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也将是我人生里程中一段宝贵经历。”陈轶博下定决心一定要做通家人的思想工作。

回到家推开门，映入眼帘的是正在厨房炒菜的母亲，在桌上写作业的大宝，在沙发上哄二宝睡觉的妻子，陈轶博一时鼻头发酸，内心感到十分愧疚。自己离家两年，家里两个孩子和所有家务的担子全压在母亲和妻子肩上。但他还是坚定决心，把自己将要被派去当驻村干部的事说了出来。母亲和妻子听完后，都陷入了长长的沉默。

“去了好好干，别给单位丢脸。”母亲率先打破沉默。

“孩子还这么小，为什么一定要派你去呢？”妻子有些难过地问道。陈轶博将事先准备好的说辞全都咽进了肚子。良久，他缓缓地说，“对不起，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总不能在组织需要我时，就当缩头乌龟吧。”

半夜，陈轶博听到妻子的啜泣声，内心五味杂陈。第二天出门前，妻子对他说，“我看垫江有高铁站，你要是放假还是尽量回家。”听到这里，陈轶博知道妻子支持自己了。他给了妻子一个拥抱，“谢谢理解，家里就辛苦你和妈妈了。”

结缘安全村 踏上新征程

从小到大学习、生活、工作都在城市的陈轶博，鲜有机会接触农村。对于如何当好一名第一书记，如何发展乡村产业、带动村民致富，几乎是一片空白。

半个月后，陈轶博参加了市委组织部、市扶贫办举办的市属单位新选派驻乡村干部培训班。在那里，他观看了重庆市脱贫攻坚宣传片。听着一堂堂讲座，他认真做笔记，积极与近500名一同选派的干部进行交流、学习。为期3天的培训很快结束，陈轶博在这里学到了许多实用的知识和经验，为驻乡村打下了理论基础。

进入5月后，17个市级帮扶集团陆续召开动员会，一批批驻乡村干部开始奔赴乡村振兴战场。2021年5月24日，市委统战部帮扶集团召开动员会。会后，16名驻乡村干部进军垫江，踏上新的征途。陈轶博此时才知道自己要派驻的地方——垫江县沙河乡安全村，未来两年，一个跟自己牢牢绑定的地名。

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的陈轶博年少时曾与家人一起到乡下走亲戚，他只觉东北农村黑土地沃野千里、一望无际，空气清新，但生活方式枯燥乏味，且交通不便。“不知道20年后的南方农村是什么样的？”驾车2个多小时，200余公里，对驻村生活好奇心十足的陈轶博，独自驾车到垫江高速路口。2名驻村工作队员已经等在那里。

“陈书记，我是来自垫江县交通局公路建设科的余孝均，你的‘前任’书记哈哈，现在我是你的‘兵’。”“你好，我是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刘之渤，跟你‘同一届’。”“你们好，未来两年我们就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一起努力。均哥，你是安全村的‘老人儿’了，那就麻烦你在前面带个路了。”余孝均2018年就被派驻到安全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负责脱贫攻坚任

务，熟悉村里的情况，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任期满后，本应回到原单位的余孝均，因为心里放不下村里刚脱贫的村民，选择留下来接受乡村振兴的挑战。就这样，驻村工作队三人组会师后，两辆车向着安全村进发。

出发前，陈轶博在心里发誓，到安全村后要干出一番成绩。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进村的路蜿蜒陡峭，首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在行驶了20几分钟后，随着山路逐渐陡峭，脚下的油门踩得越来越深，发动机的轰鸣声也越来越大，隔着栏杆就是高高的山崖。其中，有一段近3公里多的长下坡，几乎都是45度的坡度。“我的天哪，这也太危险了吧，我务必要注意安全。”第一次开车走这样的路段，陈轶博紧张得踩刹车的右脚脚趾都抓紧了，生怕一个没踩住，冲出围栏掉下山崖。早在参加市委组织部、市扶贫办举办的市属单位新选派驻乡驻村干部培训课时，陈轶博就从武隆区后坪乡白石村第一书记杨懿经验介绍中得知一些村公路的情况，杨懿在驻村工作中曾经历了两次车祸。有了心理准备的陈轶博，还是被这连续下坡路惊出一身冷汗。

经过40多分钟的紧张车程后，陈轶博来到了安全村便民服务中心。映入眼帘的是一人多高的杂草和破旧褪色的宣传栏。陈轶博顿感接下两年的乡村振兴的工作任务很艰巨，并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安全村的面貌。

初入乡村 从实地走访开始

在村委会前留下了三人第一张合影后，三人开始安顿下来。陈轶博走进自己的房间，这是一间大约20平米的房间，进门的右边摆放着一张1米5的硬板床。窗户边放着一张大办公桌，办公桌旁边是书柜。看着眼前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的房间，陈轶博有些不习惯。“我们要切实响应驻村干部‘三在村’原则，吃在村、住在村、干在村。时间长了就习惯啦！”余孝均宽慰着陈轶博。

得到安慰且向来乐观的陈轶博，笑着对两人说，“未来两年这就是我的家了。咱们也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战友了，哈哈。”三人爽朗地大笑起来。余孝均和刘之渤带着陈轶博参观了办公、健身、厨房等地。

安全村地处垫江县沙河乡南部，距县城28公里。东临、南接忠县双桂镇莲花村，西靠南山村，北抵沙河社区。地处明月山和精华山夹沟丘陵地带。2015年，安全村被认定为重庆市级贫困村，2018年12月实现整村脱贫摘帽。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从对象、目标任务、主体、路径等方面都存在不同。其中，脱贫攻坚的目标非常明确，但乡村振兴的目标涵盖内容广，且难以量化。安全村的乡村振兴道路如何走？这是摆在驻村工作队面前的难题。

“均哥，村里现在有多少脱贫户？有多少在家农户？有没有比较有代表性的致富带头人……”三人首次工作例会上，陈轶博问余孝均。

“安全村现在有46户脱贫户，共计154人；在家农户大约300多人，多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陈轶博边听边记，记下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和家庭状况。

“好，那我们就从走访脱贫户开始吧。”陈轶博提议道。

随后，陈轶博就和队员们结合“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回头看开始了实地大走访。

“老廖，这位是我们新来的乡村振兴第一书记——陈轶博，这位是我们新来的驻村工作队队员——刘之渤。我们今天是来实地走访的……”最先来到脱贫户廖廷元家，熟悉村民的余孝均为大家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今年种了多少谷子？长势如何？”“养了几头猪？有没有买保险？”……驻村工作队与廖廷元攀谈起来。就这样，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的走，挨家挨户的聊，一顶草帽、一个本子，三人爬坡上坎，在田间地头、村民家里，与脱贫户和在家农户拉家常。他们每到一处都要看饮水、看厕所、看住房、看环境、看收入，确保掌握第一手资料。

忙了一天的陈轶博，躺在床上回想着这紧张刺激又有意义的一天。想着想着，他就在鼾声的叫声中进入了梦乡。“叽叽喳喳~”陈轶博在后山的鸟叫声中醒来。他拉开窗帘，不远处的天际已泛起鱼肚白。这一夜并没有想象中的失眠，看来自己非常适应这乡村生活。与队友们一起享受完“大厨”余孝均做的营养早餐后，他们又开启了实地探访新的一天。

短短三个月时间，他们的脚印踏遍了安全村5个村民小组。在一次走访中，村民谷海军的脱贫故事给陈轶博留下了深刻印象。

谷海军小时候不幸患小儿麻痹症，身体落下了残疾，不能参加劳动，于2014年被沙河乡政府认定为建卡贫困户。但他不甘认命，决心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来改变贫穷的面貌。他自筹资金15000元，硬化了自家的进户便道和庭院，开始养殖土鸡。最初养殖时，因自己不懂土鸡养殖技术，又没有经验，导致防疫不到位，损失惨重。后来在沙河乡党委政府、村支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学习掌握了养殖技术，第二批土鸡顺利长大出栏，收入颇丰。得到效益后，谷海军果断调整养殖思路，在父母和邻居的帮助下，自筹资金25000元，再加上政府提供的小额扶贫信贷3万元，整修了鸡舍，又新建了牛圈、羊圈和鱼塘，养了30只土鸡、5头牛、30只羊和200多条鱼。这些家禽和鱼都长势喜人，让谷海军一家人有了盼头，看到了致富的希望。

在安全村新一轮产业发展中，谷海军主动保证种“铁扫帚”100把、黑花生1亩和养殖土鸡200只。这些都增加了家庭收入，实现了稳定脱贫。谷海军在实现自家稳定脱贫的同时，还主动帮助留守在家的老年人，为他们修理电器、代购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销售农产品，都是廉价服务，得到乡亲们的一致好评。2021年5月，谷海军被重庆市人民政府授予“重庆市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驻村工作队与谷海军一家人交谈时，看着他们脸上总是洋溢着的笑容，大家意识到，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战胜贫困的勇气和决心。只要肯努力，不放弃脱贫的坚定信念，就一定能够找到脱贫致富的路径。这也让驻村工作队对乡村振兴充满信心。“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将不再是梦想，我们有信心完成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任务、新要求。”驻村工作队互相打气。

驻村的这些日子，陈轶博从村里的“陌生人”，成为与群众家长里短的“自家人”。走家串户多了，与群众拉家常多了，开的院坝会多了，他与村民走得越来越近，对村里情况也越

来越熟悉。此次大走访为驻村工作队因地制宜，探索出多元化的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的道路，提供了更多思路。

融会贯通 因地制宜谋发展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陈轶博深知产业发展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作用。《乡村振兴系列丛书》《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实用手册》《百村脱贫案例》《合作社管理基础》……早上起床后、实地走访的间隙、晚上睡觉前，从未接触过农业产业的陈轶博“啃”书本、搜集资料、摸索规律，从零学起。

黑花生内含钙、钾、铜、锌、铁、硒、锰和8种维生素及19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等营养成分，还富含硒、铁、锌等微量元素和黑色素，在保健食品及医疗食品等方面具有广阔前景，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黑色食品。黑花生作为安全村的特色产业，具有十几年的种植历史，是安全村乃至沙河乡的一张名片。

到了黑花生收获的季节，由于土地分散、坡度较大，不适宜机械化收割，只能依靠人力。“村里的青壮年几乎都在外务工，留下的大多都是老人和儿童，劳动力严重不足。如此一来，今年的黑花生可能会亏本，而且销路也是个问题。”在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工作联席会上，安全村党支部书记殷书英针对黑花生的收成说道。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现在全党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提议，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发动党员，组建一支党员突击队，帮助村民干实事。我是第一书记，我第一个报名。”陈轶博结合自己在企业的党建工作经验提出建议，并获得大家一致同意。于是，驻村工作队与驻乡工作队、村社干部、党员代表、乡政府志愿者共计20余人，组成党员突击队，参与到黑花生的采摘、运输、清淘、晾晒、烘干、分拣、包装等各个环节。

“汗滴下土如珠，花生采撷正忙，顷刻已满筐。肩挑又背扛，万颗尽入仓……”望着堆满数千斤黑花生的仓库，陈轶博难掩喜悦之情，激动的写下了《水调歌头·庆丰收》，并发到微信朋友圈上，还为黑花生打起了广告。很快，依靠网络直播和朋友圈效应，数千斤的黑花生，

被打包成一箱又一箱，发往全国各地，短短一个月时间便销售一空。

黑花生丰收后不久，便迎来了葛头的种植季。葛头是安全村2020年引进的产业，由于当时经验不足，错过最佳种植时间，且种子保存不当等原因，导致第一年欠收。对此，2021年的葛头种植季，陈轶博带领驻村工作队积极跟进葛头的种植事宜。

陈轶博工作的宝特航研公司是一家定位于“为高端装备制造提供黑色金属材料的集成供应商”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建立以来，先后取得了200多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部、省、市级重大科技成果奖励30多项。宝特航研公司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每年承担的科技创新项目达十余项。

“喂，你好啊何工，我有点事情要请教你啊。”在得知垫江县科技局有农业科技项目经费的事情后，陈轶博拨通了宝特航研公司负责科技项目申报的副主任工程师何银珍的电话。“我们村今年想申报一个农业方向的科技项目，应该从哪些方面填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你首先要组建项目组，填写项目申报书，明确项目考核指标，做好项目概算……”，在何银珍耐心地指导下，陈轶博把这些要点记录在本子上。在了解项目申报的流程后，陈轶博开始进行项目策划与包装。不懂技术，他就跑科技局，跑农技站，跑加工企业，跑农民家里。村民官炳林调侃道，“陈书记，我屋门槛都要遭你踏平了。”就这样，凭着一股子钻研精神，陈轶博终于顺利完成了《优质葛头栽培高产技术的试验研究》项目申报，并成功获得垫江县科技局立项，争取到科技项目奖补资金6万元。

项目立项后，陈轶博组织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召开了第一次工作部署会。“去年葛头种迟了，误了农时，所以收成不好。今年我们要提早谋划，制定工作计划，一步一步踩在点上，确保每个节点都有人盯。”会上，陈轶博汲取去年的失败经验，对失败原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我们做一个分工，殷书记做好总体协调，艳波与加工企业那边的技术员对接，熊主任负责组织人员翻土施肥，小丽做好成本核算，我与无人机团队联系……”陈轶博借鉴宝特航研

公司的重点工作管理法，把整个工作切分成若干小块，再逐项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每周召开联席工作会，通报工作进展，安排部署下周工作。最终，靠着稳扎稳打的工作方法，葛头种苗得以在最佳播种时间顺利完成栽种。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葛头黄金生长期，驻村工作队还邀请了垫江县果品蔬菜管理站专家到安全村，实地指导村民进行病害防治和除草追肥等生产环节；组织相关人员赴丰都县高家镇汶溪村考察学习种植技术，持续跟踪葛头生长情况，力争确保万无一失。随着葛头一天天的发芽、分蘖、成熟，望着绿油油的葛头基地，村民们脸上总是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今年，安全村的葛头已经丰收3万余斤，实现集体经济收入近5万元。

此外，针对安全村目前的特色产业，驻村工作队向垫江县农委争取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资金80万元；牵头申报了黑花生烘烤房项目，获县乡村振兴局衔接资金50万元。为了将钱花在刀刃上，工作队分别赴垫江县永安镇建新村和丰都县三元镇大城寨村考察学习。目前，两个项目已完成场地选址、土地流转、方案编制、场地平整，即将进入招标施工阶段。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安全村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特别是进村道路狭窄，年久失修，大型货车进不来，农副产品运输只能靠中小型货车拉到场镇进行二次转运，增加了运输和时间成本，制约了农业产业发展。

“我们可以利用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制定以工代赈项目方案，既能完成项目建设，又能帮助村民增加收入。”在垫江县交通局工作多年的余孝均建议道。

“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是一个团队，要集思广益，发挥各自所长。”陈轶博说道。

通过以工代赈，安全村完成1.2公里道路拓宽，为务工村民增收5.5万余元。

驻村工作队还积极发挥垫江县交通局对口帮扶优势，争取了安全桥施工项目计划，并协助村委完成勘察设计、预算招投标和施工图设计评审。目前，安全桥已启动前期施工准备，建成通车后将解决安全村二社200余人的生产生

活及出行需求，同时联通安全村村级公路，形成道路闭环，为安全村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条件。

村貌焕然一新 百姓交口称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第一次来到安全村村委会时，陈轶博看到村委会门前道路两侧杂草丛生，有的甚至高达一米多，宣传栏风化褪色、破损严重，没有休闲娱乐场所的安全村，就下决心要改变这一精神面貌，修建一个科技文化广场。从2021年12月份开始，陈轶博就和驻村工作队队员一起，积极争取资金，先后在宝特航研公司和垫江县科技局、文旅委、交通局、规自局争取了41万元的资金。

经过近半年的场地平整硬化、园林绿化、规划设计、修建安装，科技文化广场终于在5月份投入使用。修建后的广场上，花坛里绽放着工作队自己播种的格桑花、向日葵，文化宣传栏展示着村支两委和工作队的工作掠影，有宣传黑花生、藠头、玉米种植等科普知识，也有村规民约、普法、疫情防控、垃圾分类等内容。广场投入使用后，已经成为村民们的“打卡地”，没事都喜欢来转转。“这个广场修得好，漂亮得很！勒哈让咱村的精神面貌更好了，你们工作队办了件大好事！”热情的村民总要拉着陈轶博夸赞一番。

“这张照片拍得不错，这些照片都是你们自己拍的吗？”今年端午节前夕，重钢集团团委书记袁鑫到安全村看望慰问陈轶博时，指着一张展示藠头生长期的照片问道。照片中，藠头地和蓝天白云呈对角线分布，和谐又亮眼。

“是的，这是我用手机无意中拍下来的。”陈轶博笑着答道。

“轶博不愧是我们宣传系统的老宣传人，把日常的风光拍下来，让大家认识到身边的美，拍得好！”陈轶博在宝特航研公司担任宣传干事已有七八年。宣传工作经验丰富的他，深知宣传工作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将文化知识融入到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中。

“下一步，我们还要将篮球场的塑胶化，新建一个羽毛球场，加装健身设备和休闲座椅，添置广场舞和电影放映设备，进一步丰富村民文化生活需求。”三人组工作例会上，陈轶博说道。

前路漫漫 仍需再接再厉

驻村一个多月后，陈轶博跟村民们渐渐熟络起来，有时候开车去镇上办事遇到村民要去镇上赶场，都会停下来捎他们一程。“哇，这地上好多蔬菜啊，茄子、豇豆、空心菜……”有一天，陈轶博打开村委会大门，发现地上放着不知哪家村民送来的蔬菜。从那以后，驻村工作队的厨房、门口经常都会出现各种应季蔬菜，甚至还有西瓜、李子、桃子等水果，村民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着对工作队的肯定。

驻村以来，一切工作都在有序进行，唯一让陈轶博放心不下的还是远在重庆的家人。尽管几乎每晚都会和家人视频聊天，但大女儿的家长会、亲子活动、六一文艺汇演、舞蹈比赛、幼儿园毕业典礼陈轶博都没能参加。小儿子拍一周岁照、生病住院，这些担子都落在媳妇儿和母亲肩上。“因为陪伴时间太少，二宝都不让我抱，抱了就哭。”陈轶博有些伤感。

“老公，我买了3点多的车票，一小时后你来高铁站接我哦。”2021年7月的一天，陈轶博接到妻子刘芹的电话，原来是她带着孩子来“视察工作”了。

陈轶博高兴地开着车来到了高铁站。

“爸爸~”站在出站口等待的陈轶博听到女儿的呼喊后，快步走向妻子和孩子，接过妻子怀中的儿子，牵着女儿，一起走向停车位。刘芹看着陈轶博说道：“我看你虽然晒黑了点、瘦了些，但是看起来面色红润。看来在这村里，生活得还是不错哟。”

“那当然，村里空气新鲜，吃的都是有机农作物。入乡随俗，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作息规律得很。”陈轶博乐呵呵地答道。

“哎哟，这个坡好陡，你开慢点。”第一次进安全村山路的妻子也被吓了一跳。“放心吧，这条路我少说也开了几十趟了，哪点儿有坑，哪点儿有坎我都一清二楚。你放心嘛！”陈轶博

已经在这条路上开了近三个月，路况早已烂熟于心，一改当初第一次进村的紧张。

“你这儿可是真够远的，这两个小家伙都睡着了。”到达安全村后，妻子笑着嗔道。陈轶博回头一看，姐弟俩已经酣然入睡。“你知足吧，我这好歹一个小时就到县城了，集团之前看望派到城口的第一书记，那一去一回就是三天，偷着乐吧你。走，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村。”

“陈书记，家头来看你了哇？”“陈书记，你们两个娃儿刚好凑了个‘好’字，好福气哦！”“陈书记，宵夜了没得哟？”遛弯路上，遇到的村民都向他们打招呼。“妹儿咧，你们陈书记到村里后，让我们村发生了大变化呢。我们都很喜欢他，你莫把他带回去了哈。”有村民开着玩笑说道。看着一张张并不认识的面孔，听到一句句亲切的问候，刘芹的心里满是自豪和感动，也渐渐的理解了陈轶博当初的选择。在返程之前，刘芹特地嘱咐陈轶博，“你干的是造福老百姓的光荣事业，那就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别丢了我们家的脸”。“嗯，你说的没错，但我这可不是啥子官哈，我就是个服务百姓的‘打工仔’，哈哈。”陈轶博笑着回应道。

回想这一年，自己登上过学习强国的视频新闻，多次受到上级组织的关怀慰问；走访了所有在家村民，踏遍了全村的土地；跑过十几家单位争取项目资金；下到齐腰深的河水中清漂，两次参与扑救初期林火。有首次给党员讲党课的忐忑，也有投身疫情防控一线的坚定；有参与收获黑花生的喜悦，也有无法兼顾家庭的失落。

“陈队长真是个有效率有想法的年轻人。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经过一年的努力，巩固了安全村文化建设，多方引资、融资，将阵地建设做得很好。而且村委与乡委关系融洽，大家各司其职，一起为乡村振兴努力。”来自“前任”书记余孝均的夸奖打断了陈轶博的回忆。

“均哥，你快别打趣我啦！这我可不敢居功，都是大家的功劳。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哈！这样吧，我提议，我们今晚庆祝一下，哈哈~”

陈轶博笑着说道。

忙完一天的工作后，三人一起准备好晚餐的材料，再由“大厨”余孝均掌勺。两个小时后，饭桌上已摆上一钵炖牛肉、一盘回锅肉、一盘苕尖、一份番茄鸡蛋汤。虽然看似简单，却都健康又美味。“来，为了庆祝咱们驻村满一周年，我们来个以水代酒，干杯。”三人端起碰杯后，将杯子中的饮料一饮而尽。

忙碌而充实的时候，关于季节的时钟总是跑得飞快。转眼已来到盛夏。“黑花生营养丰富，是一个很好的产业。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品牌、产能不足、质量参差不齐。”7月的一天，陈轶博在驻村工作队与村支两委工作联席会上说道。“我提议村上和工作队各派一人共同推进商标注册事宜。”支部书记殷书英说道。“好，我们派刘之渤全力配合村上。另外，我听说隔壁莲花村的陈书记有意与我们合作黑花生产业项目，这对我们村的黑花生烘烤房项目有益，我们可以去谈谈。”陈轶博提出建议。

邻近的忠县双桂镇莲花村与安全村仅有一线之隔。莲花村亦有不少村民种植了黑花生，但却苦于找不到销路。为此，莲花村党支部书记陈海平希望与安全村进行合作，帮助莲花村销售黑花生。

“莲花村缺市场，安全村缺货源，两个村完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实现双赢。我有个想法，让两个村通过党建共建的方式走到一起，实现深度合作。”在与莲花村进行工作交流时，陈轶博提议道。

……

如今的安全村产业化规模尚未形成，常住村民70~80%均为老年人，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在外务工。一年时间说短也不短。接下来的驻村之路上，陈轶博希望通过自己和驻村工作队的努力持续改变乡村的面貌，增加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让安全村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宜居，让更多的人愿意回到家乡居住、发展。

再见莺花渡

●孟丽萍

当他睁开眼，晨光熹微中，屋内的景象就像黑白电影里的情景。他看到床边的高柜，这才意识到刚才的一切分明是一场梦。眼角滚落的泪水让他再一次恸哭起来。

多么想再回到那一片莺飞草长的绿洲，回到那留存着他初恋足迹的莺花渡。

莺花渡是爱开始的地方。

他又忆起了他们初相识的情景。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在石油校读书的他去解放碑小姨家玩。

走进那条熟悉的弄堂，一排平房小姨家就在正中那间。敲了几下门都没有动静，有些扫兴的他回身离去时心里思忖着下一个目的地去哪儿呢？

不想这时竟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原来是迎面走来的书书表姐。她身边跟着一个容貌清丽的女孩。与她目光相视的一刻，似有如沐春雨般的微熏之感。

书书表姐也偶尔来小姨家串门，不过他们

却很少在这里碰上。

见小姨不在家，一起往弄堂外走时表姐邀请他和她一起去她在江北莺花巷的家玩。表姐把身旁的女子给他做了介绍。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丽利，是表姐夜大补习班的同学。看得出来，女孩极愿意去，她笑盈盈地点头同意。可他去觉得若马上答应会显得自己急不可待有失面子。他于是压制住自己想去的欲望，推辞道：“我还是不去吧！免得给你们添麻烦。”

书书表姐没有放弃。在这个高大帅气的表弟面前，书书表姐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再次邀请他一起去她家玩，顺便去看江边的莺花古渡。他于是不再推辞接受了邀请。

就这样，有生以来他第一次与一个年轻的异性同处一室近距离地生活在一起。

想来，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光。

3月的莺花巷到处都缭绕着如烟如雾的苦楝子花。表姐在门外的池边淘米洗菜。随后又去灶房烧煤做饭。她母亲将幼小的弟弟留给她

们看管，自己出门去街市上买肉款待客人。

女孩怀抱着书书幼小的弟弟，一边和他聊起了诗歌、经典名著、电影……。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谈话的对象。她涉猎广泛，但钻研不深，不像他，随口就能背出整首诗来。但她读的小说却比他多得多。就连被大众视为阅读畏途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她也把四部都读下来了。

吃过午饭，天阴了下来。书书表姐便提议一起去河滩上的莺花渡玩。看到两个客人都表现出极高的兴致，表姐满心喜悦张罗得更殷勤周到了。

刚一走出莺花巷，一片沁人肺腑的绿铺天盖地奔来眼前。嘉陵江迤迤的身姿在遥远的彼岸沉睡。急切地走下一路长梯，便投入到了是一片绿色海洋。

女孩伫立在芭茅边凝神它在风中徐徐飘飞的身影，那是一幅永恒的静美画面。她匍匐在地手托粉腮注视虞美人婷婷玉立的纤纤风骨时，那衣服轮廓下美妙的长腰，直叫人感叹绝色魅惑。满世界弥漫着无名野花甜美而又带着野性的芳香。莺花古渡便随了这满世界的精彩不期而至了。

仿佛体会到了表姐引用的那两句古诗：“海棠溪畔莺花渡，多少夕阳人倚楼”。她复诵着这诗句，眼眸中全是山川云雨，莺飞草长。

那晚，除了吃的什么他记不得了，其它的一切他全都记得。

她在那儿给小孩洗澡。一瓢一瓢从盆里舀起水来温柔地淋在小孩的后背前身。

她俯身床边为自己和他缝着铺盖。

当她闲暇时，他便去到她身旁说那些总也说不完的话。她似乎永不知疲倦，脸上洋溢着熠熠的神采，她的眼睛是月亮的镜子。

那时候，他以为世间最甜蜜的事情莫过于与她同在一个屋檐毗邻而眠。

第二天分手时他们彼此留下了对方的通信地址。

从此鸿雁传书，信成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他来信说明天下午他要参加学校的排球比赛，她第二天下午才收到来信，当她急切赶去

时，比赛早已结束了。没能见到他。

他信上说自己要去她读的夜校等她。却终究也没见到他的身影。

后来他毕业了。被分配去了大山里做一名地质队员。

那时候，他感觉自己仿佛被尘世抛弃，成了一个流放者。那些苦闷的岁月，是她的一封封信慰藉了他孤独的心。她在信中称他作哥哥，和他分享她生活的点点滴滴，和他说一些柔情缠绵的话语。每一封信都是那么激情四溢，从不曾减退过盎然的兴味。

他告诉她，她的信是他苦闷日子里唯一的期盼。他说，这一生只想为她做点什么。但这样的心愿却成了空口许诺。他在供电局做官的母亲阻止他与她的信件往来，为了让他将她彻底忘却，她甚至烧毁了他存放在家里与她往来的信件以及她的照片。她已为自己这个最成器的儿子做好打算，那就是找一个能够为他调动工作出力的女子，通过婚姻来改变工作上的困境。后来，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是一个高学历的公安干警。他们结了婚，他如愿照顾关系调回了主城进入公安系统。后来一次家庭聚会，问起书书表姐丽利的情况，她说，偶然有次去丽利家，不巧她母亲正在斥责她：“去找你的地质队员哥哥啥，我这里可没有留你的地方。”那次以后，她家所在的那一带房屋拆迁，也不知丽利家搬去哪儿了。

他听了这话心里只感觉隐隐作痛。是啊，这些年来，自己像一个上紧发条的钟，停也停不下来。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一个位子升至另一个位子。正当如日中天之时，却被属下的一次失误牵连遭遇仕途上的“滑铁卢”。在这个深渊里给他最后一击的却是伴侣的负心。这个前途无量的女警官抛下家庭另谋高就受聘去了北京的高校任教。留给他一个名存实亡的空壳家庭。

解职后这些日子来，上班成了可有可无的程式，他甚至打不起精神起床找不到理由出门。梦中的莺花渡唤醒了曾经的青葱岁月，带来久违的愉悦。这下有了目标了，去旧地重游，去看莺花渡。得快快起床，人生需得再出发！

英雄谱（中）

●青 林

三

我得了我爹20头牛，照理，如果好生经管，日子还是有盼头的，20头牛里有公有母，开年下崽，一头变两头，再次翻本不是不可能，我爹最初就是这样起家的，我爹死后我也是这样想的。可那年年景不好，秋天闹牛瘟，牛不吃草只拉肚子，今天死一头，明天死一头，一个秋季还没过完，就只剩下公一母两头水牛了。我没想到牛这么大家伙也要闹瘟，跟人一样说死就死，简直一点办法都没有。我那会就快绝望了，每天牵着我最后两头水牛，心事重重地在黄河边转悠，我给水牛梳毛、擦背、驱赶蚊蝇、喂干净的青草，就像爹一样侍候。我想再不能死牛了，再死牛我就只能跟当初来这一

样，又得逃荒去了。

我有20头牛的时候，每天也在黄河边转悠，那时我虽然才死了爹，心里还是有几分得意的。20头牛，算得上一笔丰厚的家财了，虽然早没有人叫我少东家，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依然赛过当地许多的穷人。我赶着20头牛在黄河边转悠，其实是想引诱其中某个捶黄麻的姑娘，那些都是邻村的穷姑娘，尽管每一个姑娘都不好看，我并不中意。我想着爹死前瞪着的眼睛，他是在对我说话，20头牛可以讨房媳妇，是可以给他老罗家留个种的。虽是这样，可毕竟只有20头牛。跟有土地和油坊，有20几间房屋和一百多头牛的少东家相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现今能给哪家的穷姑娘看上，哪怕是

长得丑一些，已经没得选了。可我就没想到我的运气那么糟糕，最后竟只剩下两头牛。我那天赶着两头牛是在有太阳的午后，没有穿鞋，身上也吊着跟我爹一样的汗衫和短裤，河边就有许多洗衣服捶黄麻的姑娘，可等我看见河水照出我的影子，我就连看其中最丑姑娘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的头发很久都没剪过，乱糟糟地垂到脖颈上；我露在外面的手臂和腿脚又黑又脏，沾了一层油汗，无数的蚊蝇围着我和牛打旋。但那天是我21岁生日，尽管我落魄到那步田地，还是想碰碰运气。

我赶着两头大水牛，慢悠悠地从她们旁边经过。她们厌恶地扭过头，像是不认识我一样，都埋头做自己的事。有个丑姑娘还恨恨地瞅了我一眼，说我跟牛一样臭死了，让我滚远些。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就没有理她，就装着没听见走过去，我想这就是世道人心啊，连姑娘都成势利眼了，变着法子欺负人。以前我赶着一群牛的时候，老远就有姑娘向我招手，排着队恭敬地喊我几声少东家，要不就喊我的名字，就像喊自己的亲爹，可现在看着我就像躲瘟神一样。我和我爹两个败家子总是卖房卖牛，把名声搞臭了，但树活皮人活脸，我想我还是快些走吧，以后也再不到河边放牛了。

我被丑姑娘奚落的时候，赵二红就站在河边上，手上提着一个旧皮箱。我经过河边时还看了她一眼，奇怪她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人长得好看，特别地好看，以前可从未见过。但我只看了她一眼就赶忙把目光转开去，我可不想在一个漂亮姑娘面前丢脸，就牵起牛往家里走。

我走了一会，在看不见河边时就回了一下头，发现赵二红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我走得快，她就走得快，我走得慢，她就走得慢，而且我发现她一直在看我，还挥了几次手想说什么。但我没有理她。我那会心情糟透了，我被一个丑姑娘当着那么多姑娘奚落，脸着实丢大了。

就在走到家门前时，赵二红忽然跑上前拦住我，问我是不是叫罗广顺。

我说是。

她又问，你爹是不是叫罗发财？

我点头。

她脸忽然红了。她红着脸说：“这就对了。”

我有些莫名其妙。

她就在门前的石凳上坐下来，又红着脸看了我一眼，喘着气说：“罗广顺，我就快饿死了，你给我弄点吃的吧，我都几天没吃过饱饭了。”

我问咋回事。

她说你先别问，快给我弄点吃的。

我只好跑进屋，从锅里捞了两个白馍出来。我21岁生日那天，还是想庆祝一下，就将家里最后的几斤麦子，赶早市换了4个馍。馍在锅底放了一整天，一直没舍得吃，这会正好给赵二红赶上了。

赵二红一边吃白馍，一边向四周打量，问：“罗广顺，这就是你家？”

我说对呀。

她叹着气说：“我爹讲的可不是这样，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我说你爹是谁。

她就从旧皮箱里翻出一张叠成四方四正的黄皮纸，打开让我看。

“我叫赵二红，你爹没对你讲过吗？”她问我。

我看了一遍，就明白了。这是一纸十几年前的婚约，她是我那个素未蒙面的二哥——名字也叫罗广顺的童养媳。算时间，立婚约时二哥18岁，她5岁，也不知道当时双方家长如何想的，可能是我爹想给儿子娶个小吧，给老罗家多留几个种。但一晃就14年过去了，我爹从有钱人变成穷光蛋，把这事搞忘了。

我看完就将婚约还给她。她是个好姑娘，相貌俊俏，个子也长得高，比河边的姑娘们好看不知多少倍。可我混到这步田地，连丑姑娘都看不上我，哪还敢去奢想她。于是我说：“赵二红，吃完馍你走吧，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罗广顺。”

她站起来，眼睛直溜溜地看着我，样子很是生气，说：“罗广顺，你可别耍赖，白纸黑字你爹按了手印。你家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你别嫌我丑，我也不嫌你穷。”

我说我哪敢嫌你，你要嫁的是我二哥，他

一直就没回过家，是死是活连我爹都不知道，我二哥今年32岁，你看我像32岁的人吗？

她说我可不管，我管你32还是23，只要你叫罗广顺就行了。

我说我真不是你要找的罗广顺。

她打个呵欠，说她累了。她说她跟着商队从河北走到河南，再寻这里，差不多都快半年了，她也不想再走了，除非明天就死了。

赵二红这话很决绝，像是要寻死，把我吓着了。于是我说：“你实在想留下也行，反正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罗广顺。”

听了这话，她就笑了。她很认真地打量着我，半晌才说：“罗广顺，没想到你人品挺不错的。你放心，我不白嫁你，我有手有脚人勤快，不靠你养。”

说完话，她就再不理我，独自进屋。她在屋里四处转了转，就寻到我住的房间，关上门，蒙着被盖睡大觉。这样一直睡到天黑，她醒了，出门看见我蹲在牛圈发呆，就说：“罗广顺，我饿了。”

我说你去灶房吧，锅里还有两个馍。

她进灶房拿馍出来，见我仍蹲在牛圈发呆，就挨着我蹲下来，说：“你该不是想杀牛吧？”

我没回答她。我不是想杀牛，我是想卖牛，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我没办法，只能打牛的主意了。

她递给我一个馍。她说罗广顺，你不能杀牛，也不能卖，牛能耕地，还能下崽呢。

我苦笑。我说你现在后悔了吧？除了这两个馍，我全部家当就只剩下两头牛了。活人要吃饭呀，牛能吃草，人总不能吃草吧。

她说不对，你还有地，还有房子。

我就站起来，指着远处黄河边那一百多亩熟地说：“我和我爹的地就在那里，一百多亩呢。还有房子，20几间，也在那里呢。”

她显然已打听过我家的事，就摇头，说不是那里。

我想不出她说的是哪里，就径直往河边走。她以为我要去看那片地，就说那去看看吧。

我不敢去看熟地，但想去看看油坊，虽然没脸，还是想去看看，就往油坊走。那会天完全黑下来了，虽然还没入冬，河边还是很冷的。

我俩缩着脖子，一个在前面走，一个在后面走，到看得见油坊时，我先站住了。想着油坊是我亲手盘出去的，其实我跟我爹一个屌样，都是出名的败家子，我就更没脸，更不敢往前面走了。

赵二红低声问我，罗广顺，听说你爹是鸦片害的，你该不会也吸吧？

我说我不吸。

她说那就好，白天我看见了，你家的地全种着罂粟，房子里熬鸦片。

我说不是我家的地了，房子也不是了，早就不是了，我还帮我爹卖了油坊，卖了80头牛。

她说罗广顺你别难过，谁一辈子没有个坡坎坎的，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问去哪里。

她说就是你家油坊，跟我走吧。

还是中午的时候，黄河边走过一支商队。商队是往开封城去的，马车上满载着货物。我那会并不认识赵二红，不知道她就走在商队里。赵二红跟了这支商队十多天，一路打听我和我爹的住址。在经过我家油坊，她确定要找的就是这家人时，就停了下来。也是凑巧，我家油坊后面有片小树林，坡陡难行，一匹驮马因为使力过猛崴断了前脚，倒在了路边上。商队急于赶路，卸下货物后就没谁管了。赵二红带我去油坊，就是想打那匹驮马的主意。其实最开初，赵二红是看不上那匹驮马的，开封乡下的大富人家，谁会稀罕一匹断脚的驮马。但她后来去了油坊，没有找到我和我爹倒打听到有关两个败家子的种种劣迹，随之就改变了主意。她从油坊出来后再次回到小树林，看见那匹驮马卡在水渠里无法动弹，就从旧皮箱里掏出防身的短刀，那把短刀很是锋利，三两下就给驮马放了血。她看马一动不动还不放心，又找了些枯树枝掩上，这才出小树林。而我那会就在河边上放牛，用两头水牛引诱河边某个捶黄麻的穷姑娘。

赵二红后来告诉我，她爹以前就是开封这一带的人，家里有几十亩地和几十头牛，与我家算是门当户对。她爹心大，卖了地和牛，买船搞长途货运，可钱不够，就向我爹罗发财借了一大笔钱，说是以后还不起就用女儿抵债，

童养媳就是这样来的。起初生意倒也不错，干了十几年，一直顺风顺水的，也积累了一些家业。但就在半年前，她爹忽然想起童养媳这件事，就从旧皮箱里翻出婚约，说她已经满18岁了，也该兑现老罗家的承诺了，就带上她和她娘，装了满满一船贷物，从河北到河南，准备拜访一下以前的老朋友。可没想到出发不多久，遇上日本人的飞机轰炸，船被炸沉了，一船的货物沉入河底，爹娘和十几个伙计都没有逃出来。就只有她，靠着旧皮箱凫水上岸，才捡回一条性命。她上岸后还回了一趟家，可还没到家门时就发现家被债主们围了，于是她就不敢回家了，后来就东躲西藏的，跟着往南的商队来到开封，依照她爹说的地址，来投靠夫家。但她没想到夫家竟沦落到这步田地了，穷得只剩下两头牛。但她又说她不后悔，她爹创业的前期就跟我家现在一个样，她不是没过过穷日子，只要找对人，迟早有翻身之日。

这是赵二红跟我讲她家的事。

我估计她爹压根就没想过还钱，要不然十几年时间，一次也没来过，如果他早两年想起这件事，或许我爹就能度过那道坎，不至于把家弄成这样。赵二红也说有这种可能，生意人都吝啬钱，但人都不在了，有些事情也不可能重来一遍，说不清楚了。她笑着对我说，她现在来了，算是还老罗家的人情，以后既不欠我爹，也不欠我了。

赵二红带着我走进小树林，那匹断脚的驮马竟然还在，当时就高兴得抱住我又蹦又跳，就差没有喊出来。这个傻丫头，她一点不顾忌地抱着我，也不嫌我身上又脏又臭，她是真把我当作她要嫁的丈夫了。我那会也很高兴，想着有了这匹驮马，我就用不着卖牛，用不着为眼下的穷日子担心，激动得眼泪“哗哗”地流，都说不出话来了。

可是一匹驮马好几百斤重，我俩是如何也弄不回家的。赵二红就在树林子里守着，让我回家牵牛，拿口袋。等我牵着两头水牛回来时，她已将驮马大卸八块，连皮带肉放在树子背后。别看这丫头斯文秀气，做起事来利索生猛得很，满手的马血，脸上也是，刀含在牙齿上，乍一看，还以为林子里站着个女匪首呢。那晚回家

后，赵二红就去灶房炖马肉，我则来来回回将马肉和下水搬进我爹住的房间里。我心里高兴啊，以前爹杀牛我也没那么高兴过，我既高兴又担心，生怕这些马肉突然间就不见了。吃完马肉我就在房间里打地铺，两头水牛也不敢关牛圈里了，就拴在窗子外边，抬眼就可以看见。那晚上我睡不着觉，像个神经病样翻来覆去折腾，一会起身摸摸马肉，一会儿又抬头瞅瞅窗外，心里老觉不踏实。这样一直迷糊到天亮，马肉和牛都好好地还在，我想这下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可又觉哪里不对，再一望窗外，好像少了一头牛，惊得一下就从地上跳了起来。出门一看，真少了一头牛，是那头公牛，就天亮这会功夫，竟然在我眼皮下不见了。我当时又急又恼，这是什么事呀？多出一堆马肉，倒少出一头牛，咋算都是亏本买卖，就去寻赵二红。赵二红晚上睡我那间屋，那会门大敞着，哪有人。我又去灶房，锅灶都冷着，灶台上还放着半盆昨晚剩下的马肉汤。我那会犯疑心病，猜想赵二红牵着牛跑了。一个女孩子牵着牛是跑不多远的，追也追得上。但我不想去追她。我想这个家本就是她的，她是二哥的童养媳，说起来反倒是我多余，她只牵走一头牛，还留下马肉，也算得上情至意尽了。这样想着，我就去热马肉汤，想等赵二红走得更远些，这样她也放心。可是，等我端起汤盆，看见盆底下压着5枚亮晶晶的银元时，就呆住了。昨晚吃马肉赵二红还笑我，说马肉没盐不好吃，只吃肉不吃盐也不好，要我开亮赶集买盐买米面，我那会就琢磨着用马肉去换，现在突然冒出5枚银元，我就发懵了。不明白赵二红牵走牛却留下银元是啥意思。也就是那会，我听见牛圈的方向有人使牛，听声音分明就是赵二红，就跑出去看。这一看，我就更加发懵了，真是赵二红在使牛。她没跑，双手扶着犁铧走在地里，不断地催牛，走一会又喝住牛，抬袖口揩脸上的汗水，用脚踹翻出的熟土。牛圈那块地已翻出好大一片，她是天没亮就起来的，给牛喂草，给牛套犁铧，而我那会还在睡大觉呢。

看着赵二红使牛，我就心疼不已，恨不得扇自己耳光，我愧对她了。我那会只想哭，眼泪止不住地流。我那会就想，就是她了，就是

她了，这么好的女娃娃，不仅长得漂亮，还勤快吃得苦，我打灯笼去哪里找？我啥也不管了，我就是罗广顺，真正的罗广顺，我要跟她过日子，我要一辈子待她好，不吃不喝也要待她好，是死是活都是她了。

赵二红看见我，就停下来，望着我笑。

我也望她笑。

她说罗广顺，再过几天，咱家就有地了。

我点头。我知道，这个无依无靠的傻丫头，她真正把我当作了她的丈夫，把这当作她的家了。

她又说，一会你去买盐，买米回来。

我说不急，就走过去接过犁头。

她就乖乖地走到地边上，坐下来，笑着一边擦汗，一边看我使牛。

我和赵二红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将以前的牛圈开了荒，周围的坡地也开了荒，翻成了两亩熟地。等到冬天，我给地里撒上麦种，在地边种上豆子，想着来年立夏丰收的光景，就觉得自己又是以前的少东家了。那时我倒有些庆幸我爹死了，如果他还没死，看见我将牛圈开了荒，只怕又要卖地，那我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而那年的冬天，家里的母牛下了崽，两头牛变成了3头，我就更觉得日子有盼头，赵二红给我带来了好运，给了我一个新家，我想一定是我上辈子积了大德，上天才会给我这样一个善良持家的好妻子，我要好好待她，我决不能做我爹那样的败家子了。

也就是牛下崽后半个月，我带着赵二红去了一趟开封城。赵二红给我的银元还有剩，冬天了，我得给我妻子买件暖和的棉衣。

现在想来，我真是后悔呀。早一天不行，晚一天不行，偏偏就选在那一天。我本来是为着赵二红好，带上她去试衣服，可没想就那么倒霉，我把她害了。

我俩是乘船去的。那时日本人还没来，河边有码头，有渡船。早上出发，顺水而行，没到中午就来到了开封城里。

我俩先去布店看了衣服，又在街上闲逛一阵就站在路边吃灌汤包。我记得赵二红还对我说，广顺，等我们有钱了，也来城里开店。我当时就笑着答应了。我那会觉得就快翻身

了，我一定会像我爹当年那样，靠牛起家。可我就没想到会在城内遇上国民党部队，还有那个牲口样的高天虎营长。

街上人群忽然大乱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发生了啥事，就拉着赵二红跟着人群跑。然后，就看见一长溜国军军车从街中通过，紧跟在后面的，是跟着军车小跑着的国军士兵。那些个士兵真他娘的不是人啊，砸摊子，抢店铺，抡起枪头乱打人，到处是哭喊声，吼骂声，打砸声。警察也不管，就站在街边上，给长官们点头哈腰，还相互敬烟。

我和赵二红没跑多远，就遇上了高天虎。

那家伙脸膛黑，人高，比我还高一个头，怕有一米九，别着手枪，腰腹间垂着环形一圈子弹，跟庙子里的钟馗一样。他倒没抢老百姓的东西，带着二三十个士兵四处抓人。这些士兵端着长枪，枪上挂了刺刀，见男人就抓，抓住一个就绑手脚，鸡鸭一样丢进停在街中的军车里。遇上要逃的，几个人一涌而上，头上两枪托就打昏，拎脚拖起就走。

我以前听说过国民党抓壮丁，但都是夜晚偷偷摸摸的，哪想到大白天也敢抓人啊。怪就怪在当时社会太乱，见天打仗，人死得太多太多，部队急需补充兵员。那会我就想，当兵，吃国家军粮，那都是自愿报名，自愿报名光荣，问题就在于，明知去找死，谁个又愿意啊？这一来，咱这些小老百姓就遭殃了嘛。我还没见过国民党那个阵仗，只要是男人，除了瘸腿短手和两眼一抹黑的瞎子，都要，不去绑着去，要不当场就把你枪毙了。你死了就死了，跟死头猪死条狗一样，丢河里踹沟里了，谁个管你啊。

最开初，我是想抛下赵二红独自逃跑的。我想部队要抓的是男人，当然不会去为难个女孩子。我想等部队走以后，再回来找人就是了。当时赵二红也是这样想的，她将我直往人群里推，喊你快跑快跑，你别管我了你快跑，快跑。

于是我就跑。

但我没跑几步，就给高营长拦住了。那家伙探手来揪我的衣领。我动作快，就从他腋下钻过去，他见捉不住我，就把枪了拔出来。当时我也年少气盛，就从一个瘦小士兵手里夺过

杆步枪，枪口回指着。其实我就是想吓吓那家伙，要他放过我。我不想去当兵，就想老老实实呆在乡下，结婚生子，过自己的小日子。

我虽然举着枪，实际上是在求那死狗日。我说长官，求求您放过我吧，我只是老百姓啊，我才结婚，我不能丢下老婆不管呀。

可是，我的枪并没吓着高营长，可怜巴巴的哀求也不管用。高营长见我没拉动枪栓，就开始笑，笑声嘎嘎嘎的，那笑比不笑还吓人，他说小子，你连打枪都不会。说完话他就朝天开了一枪，跟着枪口又下垂，抵在了赵二红的额头上。我和赵二红都给吓得瞪直了眼睛，动也不敢动了。

“我数到三，一！”那狗日威胁我。

我再次哀求他，我说你行行好吧长官，你放过我们吧长官，我不想去当兵，我是个孤儿，我现在就只剩下我老婆，我若走了，她一个人咋个活啊。

那狗日可不听，继续数数。

当数到“三”的时候，我怕他真开枪，一下就把枪丢了。

这时候，我听见赵二红在哭。我看见赵二红瘫坐在地上，号啕着大哭，那凄厉的哭声，把我的心都撕碎了。于是我就扑过去拉赵二红，想把她拉起来，不让她坐在地上哭。可姓高的那狗日拦在中间呢，他不让我拉，咧着牙巴一扬手，枪头重重砸在我的额头上。那狗日太狠了，“咣”地一声，当时就砸得我满头满脸都是血，脚下站不住了，一下就扑倒在赵二红面前。姓高的一脚踩在我的背上，向身边的士兵直挥手。有两个士兵拿过麻索，将我的双手反剪着绑了，跟着又绑了我的双脚。

我知道这回是迈不过这道坎了，就拼命地喊赵二红，喊她快走，快走！

姓高的探下身，一手抓我的脚，一手卡我的脖子，直接拎起来，那狗日力气太大，只双手一举，就把我丢上了敞篷的军车。我扑在车门上挣扎，想扑出车门，可车上有守卫呢，跟姓高的一个样，狠起来都不是个东西，几枪托就把我砸晕了。我最后看到的是，姓高的又扬了一下手，我以为是打了一枪，没想他是向赵二红脚边扔了两个银元，就被士兵们簇拥着走

开了。但我没看见赵二红捡银元，她还是坐在地上号啕着哭，那个哭声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像几把刀子样一直在肚子里面绞，一想起那个事我心里面就痛，就有几把刀子在绞，绞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想想自己真够窝囊的，一个大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几次都想干脆死了算了。可我又不能死，我想万一哪天逃出去了呢，我逃出去了就可以去寻她，大不了以后躲远些吧。

等我醒过来，就给关进了一间漆黑的大屋里。手脚绑着的绳子都给解了，头上的血也不流了，就是痛，刀割样的痛，身上软绵绵地，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等我脑子清醒过来，渐渐适应眼前的黑暗时才发现，满屋子都关着人，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人，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但都没说话，木头一样，都是一起被抓来的。

我那会就一个念头，我要出去，我要回家，就什么都不管了，强撑着身体向门口爬。还没爬到门口，就被张松按住了。张松倒是好心好意的，他说兄弟，这不管用，门窗都钉死了的，外面还有人把守。

我当时就哭了。

张松说你别哭，抓你的时候我看见了，你老婆没事，你省着点力气，你如果想逃跑，以后有的是机会。

张松的话令我看到了一线希望。我倒不是担心自己，就是担心赵二红。于是我抹干眼泪问他，你看见啥了？你怎么知道我老婆没事？

张松说你老婆有事还能站着？她追了几步，然后就一直站着，她还得了两块银元，是那牲口扔给她的。

我被扔上车的时候，根本起不得身，再说眼睛全给血糊住了，哪能看清？我就向地上“呸”了一口，说操他祖宗，两块银元就把老子买了？

张松“嘿嘿”直笑，说这是“卖丁”。张松说你如果觉得便宜，以后还可以卖，我都卖第三次了。

我瞪着他，倒有些佩服这小子。

我着实亲眼看见张松卖自己。

我和赵二红躲避抓丁的时候，张松正扶着他的母亲从药店里走出来。但药店老板却拦在

门口不许走，大呼小叫着说药钱不够。也就是那个时候，3个国军士兵从背后堵住了他。

张松瞅着士兵身后的高营长，说您是长官吧。

高营长点头。

张松说长官，您不用抓我，我自愿参军就是了，不过照规矩，您得给我钱。

高营长就将两枚银元丢给他。

张松又说长官，您再给几个吧，我带我娘看病呢，她老人家病一个多月了，您请看，这是才抓的药，可药钱还不够呢。

高营长没吭声，却给了他一嘴巴。张松捂着脸，“嘿嘿”直笑。

高营长从手里再排出5枚银元，高高举在空中，然后从张松的头上丢下去。

张松跪在地上，逐一拾起5枚银元。张松爬着转身，将7枚银元和药袋捧着递给他的母亲。他跪着向他母亲磕了3个响头，说：“娘，儿子不孝，儿子走了。”然后就爬起来，一步一回头地，走向停在不远处的军车。当时老人家倒没哭，也没说话，只是瘪着嘴巴目呆呆地看着军车，我那会就想，这个老人家没有儿子了，人又生病，多半也活不成了。我哪知道我后来会去找这个老人家，她竟然还活着，就不知道几年时间是如何活下来的，还含辛茹苦带着张松的小儿子呢。

后来张松就和我分在了同一个连同一个班。还有通讯员王海也在同一个连一个班，我们三个人都是同一天离开开封家乡的。

那天晚上，连长欧国富提着木桶进屋来，发给每人两个白面馒头。连长对人倒是挺不错的，我没有亲眼看见他参与抓壮丁，就不恨他。他发完馒头后还仔细看过我头上的伤，然后开始登记屋内所有人的姓名和家庭住址。连长拿出笔和本子，问屋里的人谁认字。王海举手说“我”。连长就把笔和本子一起递给他，说小子你挺机灵的，以后你就是我的通讯员了，名字登记完你跟我走。名字登记完后，连长举起本子。连长很诙谐地向屋里的人说，老子知道你们有些人报的是假名字假地址，如果你们以后升官发财那没说的，万一哪天牺牲了，你们得自个通知家人来领抚恤金，那是你们的卖命钱。

很多人都在笑，张松也在笑。连长又开始说教，这次他的话很严厉，他说你们得自个想好，如果想通了，本子就在王海通讯员手里，可以随时来改，不过老子晓得，你们中有人都把自己卖好几次了，老子奉劝你们再别打歪主意，敢在老子的连队里逃跑，抓回来是要活剥人皮的。

连长是怕大伙逃跑，给他惹麻烦。都是被抓壮丁来的，一百多人分在他的连队里，只靠着排长班长一二十个老兵，着实不大好管。我起初也在听，也想跟着大伙笑。可我一想到赵二红坐在地上哭，追着军车撵，我心就痛，就咬着牙齿发狠，我一定要逃出去，活着逃出去，要是被抓住，那就是我跟赵二红的缘分尽了，我还她一条命，还不完的，下辈子再还。

等到夜深的时候，我就从裤腿里抽出短刀，是赵二红送给我的，抓我时没被搜走，还藏在裤腿的长袜里。我等大伙都睡熟了，外面守卫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了，就背身用那把短刀掏凿墙壁。那间房子的墙壁都是黄泥筑的，并不牢实，上面有很宽的裂纹，一掏一大块。我猜想墙壁之外就是树林或者山坡，只要钻出去了，狗日的想抓我就不容易了。我正掏得起劲的时候，没想张松悄悄爬了过来。张松附着我的耳朵说，兄弟，你可别这样，咱得了钱，总得应付那畜生一阵，你这样不行，外面有看守。

我回过头盯着张松，我不怕他，惹急了，我就敢向他动刀子。张松被我盯得害怕了，赶忙解释，说兄弟你别误会，我佩服你是条汉子，我只是想告诉你咱还在开封城，就逃出去了，也会连累家人的。

我才不管他，继续用刀子掏。我说你别说话，你再说话我就用刀子捅你，你不是想卖丁吗？咱俩一起逃。张松没办法了，就半蹲在我身后，用身子挡着，任我掏。

墙壁就快掏开的时候，门外响起了脚步声。欧连长全副武装，带着几名士兵开门走了进来。张松一下闪了开去，我赶忙藏起刀，背身靠在墙洞上。我以为被发现了，全身就打了几个哆嗦。等我好不容易镇定下来，欧连长已经从身前走了过去，然后叫王海挨个点名，点到名字的就站出来，依次排在屋子中间。

点到我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咋办了。我真不知道咋办了，一动就露馅，吓得动也不敢动。欧连长看着我，高声说我知道你叫罗广顺，你站到中间来。我只好站直身体，可还是不敢走，想想国军长官那个狠，我就暗暗握紧短刀，如果那小子真要干点啥，我就捅自己。张松就站在我旁边，比我还着急。不过那小子猴精，还没点到他名字，他就推搡着几个人往前站，这样人群一挤，倒把我挤到了最前面，好歹把事情糊弄过去了。

我们排好队后，就依次向门外走，走到外面分成三列，站在了一条又直又长的铁轨边。我这时才看见，我们关的地方竟是开封火车站，就在身后不远的地方，停着一列闷罐火车。我当时心就揪成一团，痛得发怵，这种时候谁还不明白，深夜站在火车铁轨边还能做啥，那是部队要开拔了。

我们坐上闷罐火车，昏天黑地走了好几天，有时是平原，有时是大山，有时又是雪地，下火车后，就天南地北分不清方向了。我们去问连长，连长说是江西。我们又问是江西哪里，连长就瞪起眼睛，说都别问，要问去问营长，他是故意用营长来吓唬我们。于是谁也不敢问了，但都知道离家乡很远了，就算想回家也不成了。晚上很多战士睡不着觉，怕打仗，想家，想父母，想老婆，想着想着，就呜呜地哭起来。我还从没见过那么多人坐在地上一同哭，“嗡嗡”地像是马蜂叫，一个个哭得像是娘们样。我们哭的时候，连长就走过来，挨个地用马鞭敲脑袋，说你们这帮操卵蛋，没到打仗就尿性，丢脸！丢你祖宗的脸！那会倒没看见营长，若是让那牲口看见这么多人哭，估计就得用马鞭抽了。

我们连是辎重连，主要负责后勤给养，每天不是抬粮食就是扛弹药箱，个个累得像牲口一样。但张松却很高兴，总是说好。张松和我分在同一个班，他和几个弟兄负责拉大炮，比我更累。但他说兄弟，辎重连好，有吃有喝，不用打仗，我都不想逃了。他的话没错，我们辎重连的确不打仗，一直跟在大部队后面走。前两年说是剿匪，从江西到福建，从福建到广东，再又是湖南、广西、贵州什么的，其实是

跟着共产党部队兜兜转转，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听到枪炮声就吓得屁滚尿流的，但都顾命，也没觉得有啥丢脸的。有次连长向营长诉苦，说看看这帮怂包，一个个只知道吃，废了，废球了。营长也摇头，说找机会练练，真刀实枪让这帮狗日练练，白养着糟蹋粮食。

后来过贵州真找到一次机会。

我们团三个营将共军部队包围在一处山坳里，打了整整一夜。本来我们连要上的，但刚要上时，又命令撤回来，要我们以树林作掩护，保护好物资，以防共军偷袭。那是个冬天，白天下雪，晚上雪下得更大，树林子里雪有一尺多厚，倒下去就看不见人。我们就躲在树林子里，听了整整一夜的枪炮声。张松找到我，说兄弟，咱们得逃了，共军可不是那么好打的。我问往哪里逃。他说这片林子深，往哪里逃都可以。于是我就信了他的话，两个人拱在雪里往林子深处爬。还有几个人也跟着我们爬，但没爬多远，我们连就被反包围了。对方让我们都不许动，缴枪不杀。于是我和张松乖乖站起来，把枪举在头顶上。那会天就快亮了，我们连一百多号人都举着双手，等着对方缴械。可对方看我们的衣服，就开始大骂。一个跟我们穿同样衣服的长官走过来，甩了欧连长一嘴巴，问是哪部分的。问完后，长官就让我们放下手，说是搞错了。

这件事过后没谁敢问，也没有谁追究逃兵的事，不了了之。后来私下有人说，我们团的确将共军部队包围在山坳里，但人家天黑就撤走了，而我们的人马却在山坳里对攻了一夜，自己打死打伤300多人，还反包围，连人家啥时走的，从哪走的都不知道，这脸丢大了。我们看见高营长指着欧连长的鼻子开骂，说看看你们这帮狗日的，喊一声就投降，还要不要脸？嗯，还要不要脸？

这次连长也吃了亏，就任高营长指着鼻子骂。有士兵逃跑也不敢说，当时他也把手举起来了。

这件事过后，大家就都老实了一段时间。连长那次投了降，但向自己人投降，算是误会，就还是连长。我们也没被处罚，都投降，法不责众，就都还在辎重连，该吃吃，该喝喝。不

过都还是怕打仗，报纸上说战士们不怕死是假的，谁不怕死？人就一条命，死了能把命找回来？扯球蛋。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部队拉到了徐州，在城外驻军。说是国共联合了，不打仗了，大家才真正松了口气。想着不打仗，是不是该解散了，可以回家了。没想上半天大家还很高兴，下半天脑子里的弦又崩紧了，说是小日本攻过来了，要真刀实枪跟小日本干了。大家议论的时候，头顶上就有炸弹怪叫着落下来，没响几下就有几座营房被夷平了。

当天晚上，我们辎重连就逃跑了三个，但没到天亮就被抓回来，就在连部外面枪毙了。

枪毙的时候我和张松都站着看，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

第二天张松被派去营部拉弹药，一大早就赶马车出门，没来找我。早上吃饭的时候，我听见有几个弟兄在偷着议论逃兵的事，又说小日本的飞机坦克有多么的厉害，昨天就是小日本飞机炸的，跟小日本干，就是鸡蛋碰石头，这回怕是活不成了。昨天那阵势我是亲眼所见，小日本飞机躲在云层里，高射炮打不着，眨眼间就鬼一样冒出来了。我们辎重连的弟兄全部好好趴着，谁知炸弹一落，地上沙土一冒，出现个大坑，几个人就不知哪去了，连半块皮肉都找不着。想想那个惨相，我就更加害怕，就决定不等张松，冒死也得逃了。

下午，班长派我去接张松，我正在屋内擦枪。我擦枪的时候，就觉得逃跑不是好主意，万一也被抓住，枪毙就太不值了。那会屋里没有人，我就想着擦枪走火给自己来一下，只要受了伤，就用不着去打仗了，说不定还会转送到后方。这个主意的好，神不知鬼不觉的，还用不着背逃兵的骂名。我当时心里就很激动，就把枪口对着自己的肩膀，用脚趾头去抠扳机。可偏偏这时候，班长进来了。我手一抖，子弹就擦着肩膀飞过去，又擦着班长头皮飞过去，差点就将班长开了瓢。

班长气急败坏，问我要干啥。

我说我擦枪。

班长不信，就把我拎出去。

不一会连长来了，就让人把我绑在树上。

辎重连士兵接二连三逃跑，把连长搞怕了。

可我一口咬定是擦松走火，他也不能枪毙我，就只有打。

那次连长将我打得狠，打了30几鞭子，养了十多天伤都起不得床。

连长是真怕我们逃跑，总不能每次都枪毙，不管咋说，连长看不好士兵，他也有责任。连长就召集全连战士开会，那次没说要拉上去练兵的话，而是说部队马上就要撤退到河南大后方，到时都可以名正言顺请假探亲，要弟兄们稳定思想，做真正的革命战士，别当无耻的逃兵。

我养好伤后，小日本攻打台儿庄，徐州会战就打响了。那段时间，白天黑夜都是枪炮声，部队一个整团一个整团地拉上去，转眼间就是伤兵和尸体拉回来，之后的几天，只见人去，不见人回，连伤兵都没有了。我们三团一营作为后备营也给拉到了阵地上，随时准备增援兄弟营。许多战士抱着枪躲在战壕里哭，我和张松也哭。我哭是担心再也见不着赵二红了，张松哭是因为想家。他哭着对我说，罗广顺，连长骗老子们，老子以后再也不卖了。

又过了两天，队伍里忽然传来好消息，说是大部队真要撤退。战士们又都哭，高兴得直哭，虽然都知道撤退就是逃跑，可跟活命相比，逃跑算个球啊。我记得那天中午，张松从战壕里摸过来，递给我一个馒头后悄悄说，兄弟，等这次活着回去，老子跟你一起请假。我那会也很高兴，就吃着馒头应承他。这样一直等到傍晚，始终没听到撤退的命令，接到的却是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命令。这下大伙傻眼了，眼见着一连、二连相继被拉上去才知道，我们被骗了，我们营被当作炮灰了。

我们三连被拉上去是在后半夜，那时阵地已遭受几轮轰炸，一连、二连早拼光了，就只剩下高天虎营长和几个伤兵还在死守。可小日本出动了坦克，一炮一个大坑，压根就守不住。阵地上到处都是尸体，战壕里也堆满尸体，我们就在尸体堆里爬，有胆子大的老兵干脆就把尸体当沙袋，一层一层码在战壕上面挡子弹。我们连一共有120多人，还没坚持到拂晓，就又快打光了。可姓高的却还在跑来跑去督战，要大家坚守，死也不能让出半寸土地。

那时候我忽然听见了张松的声音。他手

按着腹部，跟喘气的死人差不多，衣服和脸被烟熏得焦黑，若不仔细瞧，都认不出是谁了。他那会发狠，向着自己的长官大骂：“姓高的，你他妈猪呀！都跑了，你把老子们留在这，你让老子们陪你死呀！”

姓高的提着枪走过去，像踢死狗一样，踢了他一脚。

张松张着嘴巴，向着那家伙的脸上喷了一口。

高营长就又踢了他一脚，吼：“起来，起来，都给老子起来！捆手榴弹！”

高营长踢完张松，就顺着战壕挨个地踢。踢到我时，就将脸凑在我脸上，那样子吓人得很，瞪着眼睛，满脸都是血。

我害怕他还要踢，就跟着其他战士站起来。没想那狗日又在我屁股上踹了一脚，直接把我踹在一箱手榴弹上。

我问一个趴着捆手榴弹的老兵，捆手榴弹干啥。

他说还能干啥，炸小日本坦克。他怕我没听懂，又说，我们以前可从没见过这种大铁家伙，打不穿，拦不住，小鬼子就躲在里面转来转去瞄，这种铁家伙我们没有，就只有抱手榴弹去炸。

听到这话，我就懵了，脑子里“嗡嗡”着响，趴在弹箱上站不起来了。我就在战壕里趴了一阵，看着老兵提着两捆手榴弹离开了，高营长也不见影子了，就绕开那箱手榴弹向战壕里的一处缺口里面缩。我知道抱手榴弹炸坦克意味着什么，我不能这样死了，我也不管抓回去枪毙了，没人逃我得逃，连大部队都逃跑了，我凭啥在这等死？日本人还没要我的命呢，我不能先被姓高的把命要了。

我缩到缺口边上时，先看见了通讯兵王海的尸体，接着就看见了倒卧在缺口处的张松。先前是从远处看，这会凑近了，才发现张松受了重伤，难怪得敢喷营长一脸的血。张松喘着粗气，眼睛一直瞪着，左手按着鲜血直冒的下腹，右手突然伸过来，钩子样抓住我的肩膀，一把就将我从缺口的另一边拉了过去。

张松说小子，老子就知道你想逃！

我见张松翻脸，当时就怕了。想着白天说

过的话就是个狗屁，生死之间的战友情也是个狗屁，于是也像高营长一样，猛踢了他一脚。

但是张松在玩命，他不按腹部了，双手死死箍住我的脖子。

我就去摸裤腿。

我裤腿里总是藏着刀。他如果再敢喊，我就只好给他来两下子。没想这时他却松开了手，又倒卧在缺口处。他一只手又去按腹部，一只手却从屁股下掏出样东西，然后一点一点抬起来，伸在我的眼皮下。

我看了一下，认出是王海的笔记本。我以前看见过王海在本子里写字，一页页帮战友们写家书，上面还抄写了三连战士所有人的名字。后来高营长也让他抄，本子越抄越厚，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问他干啥。

张松就侧头看着王海骂：“死狗日，死狗日王海，骗老子，骗老子！”

我说你骂个球啊，他都死了。

张松就不骂了，将笔记本塞进我扎起的军衣里，笔记本里还夹着几个银元。他说：“罗广顺你听着，老子求你了，如果你能活着逃出去，一定帮我找到我娘，找到我娘。”

我看着张松的惨相，忍不住就哭了。在连队里，他和我处得还行，上次还带着我逃跑，但现在就算有机会，也没法逃了。他又对我说：“罗广顺，兄弟，我求你了，请将钱和信带给我娘，我还有一个儿子，8岁了！你就说我还活着，在打小日本，是英雄。”

我哭着说我们是屁的英雄，我们活不成了，活不成了。

张松说不许哭，你得给老子好好活着！你不是一直想逃吗？老子给你找机会。

我说我们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我活不成了，活不成了。

“你能活，能活！”张松就推了我一把，将我推进缺口里面。

张松说：“趁着小日本还没上来，快跑，快跑！”

我是想跑，连做梦都在跑，可压根没想到张松竟然要帮助我逃跑。于是我就问：“张松，我跑了，你呢？”

张松拉开军衣露出腹部，腹部给弹片拉出条长长的裂口，肠子流在外面，红的黑的一大团。他像不知道痛似的，将肠子塞进去，血就水一样直往外冒，怎么捂都捂不住。他喘着气说：“没用了，没用了，走不了，里面都打穿了。”

我目呆呆地看着张松，看着他将肠子捂住，不让再流出来。我那会特别理解张松的绝望，那家伙将自己卖了三次，逃跑是为了卖自己，卖自己又是为了逃跑，可这次是真正不成了，为了钱，他将自己彻底卖死了。他那会虽然还没死，可我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也不能眼睁睁着让自己等死，心一横，就不管他了。

可偏偏这时候，连长欧国富顺着战壕摸过来了。

看见连长，我就害怕了，坐在地上动也不敢动，我以为被发现了。

我喊：“连长——”

连长抱着一捆手榴弹。他看了我一眼，好像还对我笑了一下。他说：“老子去炸坦克！”

我说连长，你别去，别去。

其实有一句话我没有说出来，他是连长，他用不着去炸坦克，他只要说声“撤”，大家就有活的希望了。可他偏就不说撤，说：“我是连长，我不去谁去？老子第一个去！”说完话，他就抱着手榴弹，从战壕一跳而起，翻了出去。

我被连长疯狂的举措吓住了，这一吓，就忘记先前要干什么了。我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就从张松侧卧的身体上跳了回去，趴在战壕上看。他是连长，能混成连长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不是因为打仗，都能够光明正大地回家探亲了，可他偏要去跟小日本玩命，这家伙疯了。

我看见连长不要命地跑，躲着子弹向小日本坦克跑，接着就听见高营长在喊机枪。但还没等到机枪，就看见连长一个跟头翻倒在地，好像身上什么地方给子弹打着了。我以为连长完蛋了，没想那家伙在地上翻了两下，歪着的屁股又拱了起来，手肘着地继续向小日本坦克爬行。

连长到底还是把小日本坦克炸了。

如果他先没受伤，就有力气将手榴弹扔出

去，这样也能炸坦克，还能活命，以前的爆破手都是这样干的。可小日本的子弹太密集了，他没有躲过，我们都能听到子弹穿透身体“噗噗”的声音。估计他也知道活不成了，就拼上了命，就拼着一口气将身体扑在坦克履带下面，拉响了手榴弹。手榴弹又引爆了坦克里面的弹药，把那辆坦克炸了个底朝天，跟着就烧了起来……

讲到这里时罗广顺叹了几口气，双手颤动着点燃叶子烟。他轻轻吐着烟雾，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罗广顺吸了几口叶子烟后就总结似的发言，他说人死不可怕，不怕死才真正可怕，欧连长是真英雄，一个人就把后面的小鬼子吓得退了回去，要是再有几个欧连长就好了。

罗广顺说这话时有些厚颜无耻，尽管他讲故事的面容很是慈祥。不是还有士兵吗？即算非得要死，最先轮到的也该是士兵，或者就是他罗广顺啊。战场的指挥官先死了，接下来的硬仗还打个球啊！

我说爷爷，你呢？你那时候，是不是已经逃跑了？

没想罗广顺却更加厚颜无耻地点头，说是啊，我不逃跑咋办？可是姓高的暗中盯着呢，还是没逃出去啊。

我问咋回事。

罗广顺继续讲。

坦克燃了好一阵，就熄了。那会天还没亮，战壕里黑沉沉的，几步之外就看不见人。我当时大意了，瞅不见高营长，就以为他躲起来了。我爬回到缺口处时，看见张松还活着，半闭着眼睛还在喘气。我摇了他一下，他就睁开眼睛瞪着我，他说罗广顺，你狗日还不走？

我说连长没了。

他说你狗日快走。

我就从他脚边上爬过去。我说兄弟，如果我能活着回去，一定找到你娘和你儿子。

他点头，说了声谢谢。

我就这样一直爬，脸贴着地面，两手抠地，双腿蹬着爬，一有动静就趴地上装死。那条战壕很长，一直连到远处的河边，大部队就是从河上撤走的。我想只要过了河，不管是鬼子还是国军，狗日就算有通天的本事，若再想寻见

我，还不是大海捞针。可我就没防着高营长。我爬了几十丈远，那狗日就不出声不出气地从战壕上跳下来，咬着牙踩着我的背，下狠力在地上辗。辗得我说不出话，喘不过气，辗得我脊梁骨都快断了，他才伏下身拎起我的右脚，将我倒拖回去。

我委屈啊，不就为活命吗？扛不过小日本，犯不着等死啊。我就想回一趟家，见见赵二红，我不想死，我有错吗？可还没等我申辩，就被两名士兵架起胳膊按跪在地上，拎着头发仰起脸。

姓高的用手枪点着我的头，说你狗日又想逃，你逃老子崩了你！

那会我倒不怕了，反正大伙都得死了，逃不逃都得死了，我就说营长你想崩就崩吧，你把我害了，把我老婆害了，把我家害了。

他说你狗日，为了个女人，你就当逃兵，你想死没那么容易！

我不想申辩了，就想似张松那样，喷他狗日一脸。

可他却转过身去，提起一捆手榴弹，递给旁边的士兵。

他向着我吼，给他娘的绑上去！罗广顺，你既然想死，老子就成全你。两分钟后，老子第一个要你跳出去炸坦克！你如果敢逃，老子打烂你的狗头！

那些士兵很听话，乖乖地往我腰上插手榴弹。

我只好求饶。我说营长，我不逃了，我再也逃了！

那狗日甩了我一嘴巴。

我跪在地上“呜呜”地哭。我哭的时候，小日本的坦克就又上来了，不是一辆，是好几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高营长提起来，直接掀出了战壕……

当时啊，我给高天虎那狗日逼着去炸小日本坦克，我想啊，这不是去找死吗？哪有这样

去找死的啊！欧连长是抱着手榴弹，扔出去还有机会活，可我现在身上插着手榴弹，姓高的是一定要我去死呀！可是没办法，那都是死命令，后面给枪瞄着，不去是死，去也是死，我也就只得上了。我跑了一段，刚跑到一条壕沟边，前面小日本没打着我，后面却不知哪个狗日打着我了，打在左腿上，我一头就栽进了那条壕沟里，跟着一辆坦克就从我身上辗过去，手榴弹也没拉响，就一下昏过去了。不想栽进壕沟里，倒捡回条命，可高营长他们就惨了，坦克横冲直撞，狂轰滥炸，战壕被炸平，剩下的40多人一个也没逃出去，全部阵亡了（未完待续）。



“网”事风波（上）

●蓝 鸟

—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从市区制高点人民公园的望江楼上远眺，三面环水一面临山的山江市全貌尽收眼底。这个时候，正是春暖花开树木染绿的三月时节，整个山江市处于绿树花海环绕之中，犹如一位养尊处优风姿绰约的少妇，正沐浴着春风细雨，每天变幻着花样展现着她妩媚动人的姿态。

山江市虽然规模不大，人口只有一百多万，但因其城市地位特殊，城乡经济发达，GDP总量位居全省前列。前年被调整定为地级市。依山畔水的山江市作为江南名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土地肥沃，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是历代著名的通商口岸，被人们习惯称之为江南的

“小山城”。

就是在山江市这样一个舒适宁静、安逸宜居的小城市，当忙碌一天的人们，各自回家准备晚上饭菜的时候，高俊峰也疲惫地从市电视台出来，驱车回到自己住的小区“江山豪苑”。平时，由于工作的原因，高俊峰很少按时回家。今天因是他们夫妻结婚25周年纪念日，老婆早上出门就特意叮嘱他按时回家吃饭。妻子李丽娜早做好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在等他。他们的宝贝女儿高李韵柔在市里一所大学读大四，正准备毕业论文答辩，平时都是他们老俩口在家吃饭。

往常这个时候，应该是高俊峰一天感觉最轻松的时候。工作繁忙一天的他，终于可以回到家里，轻松脱掉厚重的西服，扯下系在脖子上的领带，任凭自己头发凌乱衣衫不整地穿着

大拖鞋和老婆在客厅沙发上打情骂俏。可今天回到家里，却让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想着那则爆炸性的新闻等会就要播出，他就如坐针毡心如乱麻。心不在焉的他，茫然换上家里穿的便服，有些惶恐地坐上餐桌，盯着满桌的酒菜，他却没有一点食欲，只是一个劲儿地发呆。

“老公别楞着啊！快去，打开电视，精彩尽在眼前！”老婆取下围裙，打趣地学着电视广告的语调。李丽娜知道老公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每天吃饭的时间，高俊峰最喜欢将电视机调到本市的新闻频道。当转播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完后，那熟悉的音乐立刻在客厅回响，这是本市电视台的《山江新闻》开播的片头曲。对于这首耳熟能详的旋律，高俊峰是百听不厌。因为这曲调蕴涵着他对自己从事职业的无限热爱和深厚情感。

高俊峰是市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是本市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掌舵人。按老婆李丽娜调侃他的说法，他每天的工作节奏似乎比国家领导人都还要繁忙。而今天在舒适的自个家里，能喝着红酒和老公一起吃上一顿温馨浪漫的晚餐，对于中年女人李丽娜来说是好久没有体验到的奢侈享受。

迫于无奈，本不想看新闻的高俊峰，起身极不情愿地打开电视。

“来，老公辛苦啦，犒劳你一只肥鸡腿！”对面的李丽娜给高俊峰舀了一碗喷香的土鸡当归汤，随即夹上一只肥硕的鸡腿。

“谢谢老婆大人！”心不在焉的高俊峰装着殷勤地接过碗，表面假装嬉皮笑脸地应付着。

由于上大学的宝贝女儿住校，能享受这般惬意的二人世界，高俊峰和李丽娜曾乐此不疲，也是他们俩口子忙碌一天最放松最浪漫的时候。但是就在今天，就在此时此刻，高俊峰虽然喝着浓香的鸡汤，嘴里却不知啥滋味。他心事重重无数遍在脑海里设想着当中央台《新闻联播》结束后他们无奈制作的那则市政府电视消息在《山江新闻》播出后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是轰动或爆炸或是崩溃？高俊峰简直不敢想下去他想自己再想肯定要彻底发疯了。

“高大主任，咱们走着瞧！敢不敢打个赌？这条新闻会定让这座城市遭遇如原子弹爆炸般的冲击波袭击！”一想起管新闻的钱副台长，在审片室摇着他那秃顶严重的脑壳而神经兮兮对他说的这番话，高俊峰就不寒而栗感觉汗毛顿时竖立起来。他似乎感觉到一场暴风雨正慢慢从城市上空刮过来。由于酒精的作用，此刻血液在高俊峰血管里急流飞奔，让他咬着鸡腿的牙齿不觉“嘎嘎”作响。而他一不小心，坚硬锋利的鸡骨头竟刺破他的舌头，一股带着浓烈腥味的鲜血从他嘴里流出。边上的李丽娜抬眼看老公的样子，不觉惊呼一声赶忙递过纸巾，高俊峰手抓纸巾赶忙使劲捂着血红的嘴巴，全然不顾鲜血顺着手指缝滴落在地板上。他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痛感，伴随着本市新闻联播时间的即将到来，高俊峰的全部神经高度紧张起来，这样的情绪令他的表情如疯子般奇怪，他开始诡秘地露出带血的牙齿坏笑着对李丽娜不停地开始唠叨说着老婆等会在咱们市里的新闻节目里就有好戏看啦比美国鬼子好莱坞的电影还要精彩百倍哈哈咱们翘首以激动的心情等待这震撼时刻的到来吧！当高俊峰眉飞色舞还没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好奇心开始“爆棚”的李丽娜已经迫不及待如兔子般窜跳到客厅沙发上，抓过遥控器一阵手忙脚乱地操作后，她将遥控器上的声音键调到最大。这个时候，那熟悉的新闻播出开场音乐已经在客厅“炸”响起来……

“观众朋友，下面播发本台刚刚收到的一条重要消息……”电视屏幕里，漂亮的主播毛小小仪态端庄地出现在镜头前。坐在餐桌前的高俊峰想挪动脚步，可满脑子想着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下的惨景，他竟然赌气般端起酒杯猛灌了一大杯红酒。

毛小小继续用纯正的播音调播着新闻：“我市今天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网络事故，上级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客厅电视机前的李丽娜一脸疑惑的表情开始逐渐夸张起来。而高俊峰继续赌气般又灌了一口红酒。

“为了确保网络安全运行，尽快恢复全市网络正常秩序……，根据市委、市政府紧急会议

决定，从明日凌晨零点零时起，全市所有网络正式全线关停。敬请广大市民理解、支持和配合。何时恢复，敬请通知！山江市人民政府特此公告。”在说了无数个理由和目的后，端坐在播音台前的新闻主持人小小面无表情有似笑非笑地终于结束了公告的播报。

高俊峰心里清楚，台里就毛小小那些个年轻们，对市里这次关闭网络的决定是有极大抵触情绪的。网络对于他们这些年轻人是什么？是爹妈是命根子是上瘾的“海洛因”是情侣挚友没有网络的日子在他们年轻人的世界里真不可想象还不如一头撞墙去死。正因如此，当高俊峰下午在新闻播音间审看主播出镜时，漂亮的毛小小的嘴巴就撅得老高，任凭导播哥哥如何调动启发，她播音的情绪就是兴奋不起来，惹得一边的高俊峰不耐烦地直挥手说：行啦！行啦！不要折腾了，就这样将就播吧！台里其他人不知道，而他高俊峰是清楚的呀！这次市里关闭网络的真正原因不是什么一般的网络事故而是发生了重大国家机密泄密事件啊！

也许是酒精作用，吃完饭后，坐在沙发上的高俊峰的头开始剧烈疼起来，他使劲抓着自己的头发，手指甲深深陷入头皮中，划出一道道血痕。挂在墙上的超薄进口电视机播放的韩国电视剧在他眼睛里不觉模糊起来。这个世界要乱套啦！高俊峰闭着眼睛仰天对着天花板怪声怪调发出感叹。

李丽娜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一边吃着水果嗔怪道：“行啦！老公，不要烦躁啦！就你高大主任忧国忧民，我呸！”

“鼠目寸光，妇人之见！”怕老婆的高俊峰嘴上不敢反击，只能在心里暗暗骂着。凭借他多年从事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性，他断定这则新闻公告一经播出通过电视网络的迅速传播，必将会让这座城市瞬间如同经历9级地震10级台风100级海啸或原子弹爆炸般致使全城崩溃瘫痪，而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很多人将由正常人成为疯子。

“滴铃铃……”这个时候家里的座机电话急促响起，看来电是刚下晚自习的女儿从学校寝

室打来的。高俊峰的女儿大名叫高李韵柔，小名叫笑笑。由于遗传了父母的优秀基因，笑笑不仅容貌娇好，而且独立能干、聪慧过人，从小学到大学读书都是学霸。

“老爸，看你们台新闻了吗？没有天理啊，什么狗屁事故啊！非要关闭网络吗？”女儿在电话那边语气很是激动。

高俊峰不知说什么好平时的能说会道的他竟然语塞起来，不知为何他有些心虚似乎做了亏心事语无伦次对女儿说：“乖女儿，不急，不急，相信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会、会开通的，啊，一定会开通的啊！”

“哼！等着瞧吧，再不开通网络，我们学生会就组织同学们去市政府大楼静坐示威游行。”电话那边女儿撂下一句狠话挂了电话。

拿着听筒的高俊峰听着挂断电话“嘟嘟”的盲音在耳鼓作响，脑子顿时出现空白，几秒钟他才回过神来，他知道作为学生会干部的女儿的个性。由于担心女儿做出什么出格愚蠢的举动，他赶紧掏出手机给女儿发去微信：“我的大小姐啊，冷静啊！请三思切莫冲动而为。”

“老爸。您放心，小女自有分寸。祝您和妈妈结婚日快乐！好好享受浪漫时刻，今晚做个美梦！”女儿随即发来调皮而暖心简洁的微信。

整个晚上在家，除了女儿打来电话，高俊峰的手机也一直没有消停过。作为整个城市新闻源和中心，他社会上的各路朋友纷纷来电，内容几乎都一个样，就是询问为什么市里要关闭网络？好像他高俊峰是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似的。开始他还耐着性子和颜悦色给朋友们解释原因，但是随着来电的频率越来越高以及电话里那些人语调日益急昂，在接到第99个电话的时候，高俊峰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开始犹如一头愤怒的狮子重复着骂着“我操，我操，我操！”，最后他还是忍不住将他那部高档的智能手机狠狠往墙上摔去。还是老婆李丽娜聪明，当高俊峰在接听那些没完没了电话的空隙间，她赶忙回卧室用笔记本电脑上网迅速下载了喜欢看的几十集韩剧，她知道反抗不如从命，只要能保证她看韩剧，网络关闭多久都无

所谓和她没有半毛钱关系。

零点过后，当全城网络开始关闭的时候，这座城市如同染上厉害的瘟疫般瞬间迅速蔓延。高俊峰知道从这一刻起他所担心的事情都会发生。网络关闭这是一件关乎社会系统大众百姓生活的大事啊！他眼前已经开始幻化出一幅幅乱糟糟的混乱场景：各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网上办公系统几乎瘫痪，成千上万的人将无法在网络上工作交易炒股冲浪聊天娱乐游戏发微信朋友圈传色情笑话，地铁上那些手机“低头族”将神情呆滞手足无措坐立不安，街边无数个生意兴隆的网吧将乱成一团那些花钱整夜上网痴迷于电游的年轻人无助地拍桌子打板凳嚎啕大哭，平时生意火爆订单无数的电商平台一夜之间门庭冷落，伴随着各家住户因不能上网而发出的怒吼声此起彼伏从各家窗户扔下的东西在楼下的空地上劈啪山响如除夕夜的鞭炮声……

高俊峰不敢再继续想象下去，当他摔完电话筋疲力尽用被子捂住身体不想多说一句话的时候，老婆李丽娜却开始在床上捧着笔记本电脑津津有味看着提前从电脑上下载的那些无聊而冗长的时髦韩剧，时不时被剧情感染发出肆无忌惮的幼稚笑声，而一边被窝里的高俊峰被自家不懂事的老娘儿们的行为气得真想大哭一场，他无助地用被子蒙着即将爆炸的他卷缩着身体用双手紧紧捂住自己的耳朵。

不知过了多久，心急火燎的高俊峰感觉自己怎么还是被困在了办公室里。平时热闹的走廊鸦雀无声，同事们都不见了踪影，各部门都紧闭房门。而此起彼伏的谩骂声却从远处席卷而来，他起身从落地窗望下去，电视台大门口前似乎来了许多人，黑压压的人群铺天盖地骂骂咧咧地想冲进来。高俊峰好想跑出办公室到外面场面混乱如农贸市场怎么如此多人去看个究竟，无奈他浑身大汗淋漓瘫软如泥脚下踩着棉花般迈不开步子。他感觉眼睛在冒金光，就在电视台的制作播音室里他记忆中应该是刚刚审完毛小小口播的那条市里关于关闭网络的重要新闻。不知什么时候值班编辑陈姐和主播毛小小惊慌失措逃到他这里躲

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高俊峰用手机拨给台里警卫室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故作镇静想体现男人风度的高俊峰还没有来得及安抚桌下那两个吓傻的女人，办公室隔着玻璃墙的外面，高俊峰猛然看见许多人拿着棍棒愤怒地朝他跑过来，每个人的眼睛都充满着血丝，怒骂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他明显听到玻璃破碎的刺耳声音，那些人踩着地上尖锐的玻璃碎渣冲了进来，无数的棍棒如森林般在他眼前挥舞晃动，他用双手抱紧头蹲在地上，棍棒交叉着遮住头顶上的光线向他压下来，身边到处都是呼喊声“我们要上网”“我们要上网”的人群，他感觉自己的呼吸急促起来简直就要窒息，他忍不住大叫起来……

高俊峰睁开眼睛，猛地掀开厚厚的被子，用手抹了把满头如雨的虚汗，缓过神来的他知道自己刚才是在做梦。一场虚惊！他长长舒了口气感觉身体筋疲力尽，看了看闹钟已经是半夜时分。而身边脸红扑扑的李丽娜正打着轻微的酣声沉浸在甜蜜的梦乡里。

二

第二天上班，当高俊峰头昏昏沉沉刚一跨进办公室时，台长的电话就急匆匆追过来叫他马上过去。在台长办公室，高俊峰看见平时英俊帅气的台长同他一样也是一派失魂落魄的神态。“刚接到市委宣传部的紧急电话，这下热闹啦，上不了网的全市高校的学生们正在市政府大楼静坐示威。”台长胡子拉渣黑着一张脸着急地说道。

高俊峰心里“咯噔”一下开始紧张起来，他想起了昨天晚上自己那宝贝女儿在电话里放的狠话。他了解自己那宝贝女儿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台长用手指使劲敲打着桌子：“现在的娃娃呀，就是太任性！你说说这多叫家长担心啊，俊峰，你亲自带记者到现场去一趟，市委宣传部要学生们的视频素材。”

从台长办公室出来，高俊峰的心脏开始忍不住狂跳起来，他掏出手机给女儿打过去，电话那边却是关机。任务紧急，不容高俊峰多想，他随即回办公室布置工作。几分钟后，他和台

里新闻部采访室主任陈欢以及跑时政新闻的资深记者阿光和小强，来不及坐拥挤的电梯，他们一行几乎是一路小跑从9楼跑进地下车库，采访车拉着他们朝着市政府大楼方向飞奔而去。

作为三江市的地标建筑，依山畔水的市政府大楼显得壮观高大气派非凡。大楼前是一个广场，四周绿树环绕。这里除了市里举行重要活动外，平时也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去处，尤其是每天晚上广场上市民集体跳“坝坝舞”的场面巍巍壮观。

当高俊峰坐的采访车要接近市府大楼时，从玻璃窗远远望去，围绕大楼的几个路口路边停满了警车，路边站着许多防暴警察。广场那边到处都是人，好象还听到有人在高呼口号。高俊峰叫司机将车停在广场附近不起眼的背街处，他安排阿光直接上大楼顶层找个机位架机器，他随即和小强佩带秘拍机器，向广场上学生们静坐示威的地方跑去。

“市长大人，我们要上网，还我们上网权利！”，几百名学生举着横幅，坐在广场地板上，

秩序井然地对着大楼高喊着。许多看热闹围观的市民在用手机拍照和拍摄，而一些激进的市民也加入到示威的行业里。拨开围观的人群，高俊峰一眼看过去，领头喊话的几个学生当中，情绪最激动的正是他的宝贝女儿。高俊峰全身的冷汗一下冒出来，他赶忙拉住小强让他仔细看清楚自己女儿的模样，反复叮嘱小强不要将他女儿拍进画面中，小强懂事地做了个OK手势，就钻进人群拍镜头去了。几个警察和干部模样的人在耐心地和学生们谈判，他们反复强调关闭网络是由于市里发生了重大泄密事件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希望同学们理解忍耐几天一旦处理完毕网络立即开通。

这个时候已近中午，头顶上的太阳毒辣辣地洒着烫金的光线。学生们在广场上坐了几个小时后，队伍的热情和战斗力明显下降。政府大楼的工作人员赶紧弄来一箱箱瓶装冰镇的可乐，几个劝说学生的干部，满脸堆笑屁颠屁颠忙着给学生递饮料。

“狗日的，还知道娃娃们好这口。”高俊峰

咽着口水开心地骂了一句。

抵挡不住凉爽的诱惑，学生们接过可乐开始大口大口豪饮起来，广场上紧张的气氛缓下来，好像是一个节日的集会，一些学生还各自掏出手机开始照相和发朋友圈。周围那些围观的渴望发生点什么事件闹剧的社会闲杂人员好事之徒也知趣地逐步散开。路边停着的许多警车开走了，剩下值勤的警察们也钻进空调车乘凉聊天。

站在路边树荫下的高俊峰偷偷望去，女儿红着小脸叉着细腰和几个领头的学生一边说笑着一边舒服地喝着可乐。老江湖的他知道女儿他们这些稚嫩的大学生静坐示威到此结束，该是他们撤退的时候了。他感觉心里顿时一阵轻松，连忙掏出电话招呼正在拍镜头的小强和阿光收队回台。

在回电视台的路上，当采访车行驶过市商业区时，在路过著名的网吧一条街时，阿光惊咋地朝着车窗外狂喊：“高头儿，快看啊，标语，标语！”原先门庭若市热闹非凡生意兴隆的各家网吧全部关门闭户，老板们三五成群坐在门店口无可奈何摇着扇子，一幅幅歪歪斜斜的毛笔字写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的标语挂满了门面上。

“活该！”坐在车里的高俊峰幸灾乐祸地朝车外吐了口痰。

作为家长，高俊峰一贯反对网吧无节制地对学生开放，他们找的钱都是黑心钱。虽然市政府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对网吧严加管制，可街上的大大小小的网吧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而且规模档次越来越高，提供的服务花样繁多，吸引着一拨一拨学生涌进去，一玩就是通宵达旦。他们新闻部也不知报道过多少关于网吧害人儿女毁人家庭的新闻。

而旁边坐着的小强和阿光听着高俊峰的怒骂，一边附和着高俊峰，一边敢怒不敢言地背着头儿露着诡异的坏笑，看着网吧关门，他们有些为之愤不平，曾经的年少轻狂在网吧大战“传奇”、“三国”游戏，这里是他们这些男生们

回到台里，高俊峰脱掉被汗水湿透的衬衫，换上舒适的工作服，当天本市出版的各种报纸已摆在办公室的桌子上。他习惯地拿起报纸翻阅起来，头版头条刊登的全是关于网络关停的政府公告，高俊峰不耐烦地丢下报纸，随手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出门时泡的西湖龙井。他为电视台于昨天晚上就播发了公告感觉有些得意起来，作为在电视台干了几十年的新闻人，高俊峰在他自信和骄傲的内心，他永远认为电视媒体的传播优势远远优于报纸等平面媒体，他也永远认为如果没有网络的崛起，掀起新闻风浪的非他电视台莫属。

“女儿，在学校上课吗？”，高俊峰掏出手机故意发了条微信。

“没课，我们刚刚从市政府凯旋而归！”，回复很快过来，女儿的话语里充满着胜利的喜悦之情。

高俊峰读着女儿的微信，想着女儿刚才在广场上大口痛快喝可乐的样子，他禁忍不住自己发神经般哈哈大笑起来，他赶紧给女儿发过去一条调侃的微信：“向女中豪杰致敬！注意用温柔的方式争自由，回家老爸再奖可乐饮料！加油！”。女儿发过来一个捂着脸害羞的小姑娘的表情图。凭借着对自己女儿的了解，高俊峰知道女儿在广场上应该看见他了。想着女儿和他一样具备刚直不阿正义豪爽的气质，他作为当老爸的心中油然升起为自己的聪明女儿感到骄傲的情怀来。

三

电视台的食堂在彩电中心大楼的底楼，作为福利待遇，每天中午三荤三素一汤外加牛奶酸奶水果的伙食标准，确实办得不错。每天中午，在台里的食堂吃完饭后，高俊峰就喜欢上上网玩玩斗地主游戏后，再在沙发上眯会觉。可现在电脑也上不了网，他的工作生活习惯全被打破，他甚至有些手足无措，想着网络关停后发生的事儿和下一步如何对此进行新闻报道跟踪采访，他想是时候给副市长李刚强拨去电话。

李刚强是高俊峰的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俩

人属于同寝室上下铺兄弟，由于性格志趣相投，大学四年时光，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学毕业后，文学才子高俊峰顺利分配到市电视台当了一名记者，而李刚强却出乎老师、同学们的意料之外，分配进了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成了给市长拎包鞍前马后的小秘书。同样优秀的李刚强为何弃文从政，只有高俊峰知道这其中原由。出身农村的李刚强十分崇拜中外政治家，他崇尚国外平民总统，如饥似渴买他们的传记阅读，甚至能将那些外国总统的精彩就职演讲稿倒背如流。毕业时，他收集的领袖传记已经装满两大箱子。

由于在大学期间就表现出这方面的潜力和天赋，李刚强在上一就通过竞选当上了校学生会主席。因此当市政府办公室的人来学校选调优秀毕业生时，家境贫寒没有任何背景的他被学校推荐全票当选。高俊峰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毕业酒会上，通宵喝酒后疯狂的同学们在同学录上留言时，当李刚强用流利苍劲的钢笔书法给他写下：“祝俊峰同学才俊达颠峰，成为中国的普利策！”，高俊峰也红着脸借着酒劲潇洒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祝忧国忧民的刚强同学仕途光明前程锦绣！”。虽然同学录上的签字是当时天之骄子们的酒后狂言，可他们俩人的相互祝福后来都成为现实。高俊峰成为本市赫赫有名的大记者新闻部主任台长的未来接班人，而李刚强则凭借聪明和勤奋，从市政府小秘书做起，仕途爱情一帆风顺一路飘红。先是借工作之便，穷追猛打狂热追求拿下市歌舞团的当家花旦独唱演员陈梦梦娶人为妻，接着又再接再厉一步一个脚印从小秘成为大秘成为市政府秘书长。在高俊峰这些同学的眼里，李刚强天生就是一个当官的料，他具备官场上所有的素质聪明有才圆滑忍辱老成懂事。由此，李刚强去年人代会从市政府秘书长的位置荣升分管意识文教口的副市长，成为他们同学中乃至全校毕业生当中官品最大的一个，为此，中文系的老师们和同学们以及下届的师弟师妹们为他感到骄傲了好多年。

这边高俊峰电话拨过去，不过三声，李刚

强很快就接了电话。这是他们多年养成的习惯，互相打电话，如果没有事情，三声之内必接。如果响过三声对方不接，则不方便接听电话。

“俊峰兄，有何贵干？”听筒里传来李刚强很官方的调侃语调。

“我的李大市长，我们老百姓何时能上网啊！”高俊峰用喊冤式的口气夸张地叫嚣着。

“罢！罢！罢！别提啦，老同学，禁网事件已经搞得我焦头烂额、筋疲力尽！”刚强用沙哑的声音发泄着，似一只比赛打败的公牛，想咆哮却没有了斗志和力气。作为好同学，俊峰有些同情起刚强来。遇见这样大的事件，处于风口浪尖的刚强，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好啦，刚强，莫想这么多，下班老地方喝一杯，放松一下。”本来想从刚强处探听市里的关于禁网的内幕消息，听着他的牢骚，高俊峰想还是见面说方便些。

下班后，高俊峰没有马上离开办公室，等到大家都走得差不多了，天开始抹黑的时候，他才神秘兮兮从电视台门口出来。考虑到要喝酒，他没有开自己的车，在路边喊了辆出租车后，他就往滨江路的方向赶去。

他们说的老地方，其实就是本市人夏天最喜欢扎堆的夜市啤酒大排档。当华灯初上，喧嚣的城市披上神秘的夜纱，呈现出灯红酒绿的诱惑姿态，位于江边滨江路两边的大排档在习习凉爽江风的吹拂下则开始用它廉价诱人的美食和风情万种的味道招徕着四面八方的夜游神们朝这里聚集他们肆无忌惮天南地北谈笑吃菜喝酒猜拳神吹胡侃让这座城市的夜色平添了几分味道和姿色。

当高俊峰来到大排档的时候，延滨江路一字排开的夜啤酒大排档已经铺开人流攒动热闹非凡。高俊峰喜欢这里的气氛，没有官场酒座上虚伪的等级应酬，你可以光膀赤膊上阵土碗喝酒大口吃肉。正因为如此，来这里喝酒的除了平民百姓小年轻们，一些官员和做生意的有钱人也喜欢来这里凑热闹，寻求一时的痛快和放松，所以在排档，经常会出现各种豪车和出租车、三轮摩托车、自行车共停路边的迷人

风景。难怪外地人来本市，如果没有去过滨江路夜市大排档，就算枉来一趟。记得大学毕业刚上班时，百无聊奈的高俊峰和李刚强就经常来这里喝夜啤酒，在无数次推杯问盏的过程中，两个单身年轻男人在醉醺醺的氛围中挥舞着啤酒瓶指点江山畅谈着他们的宏伟理想。高俊峰在常来的“江城第一杯”老字号大排档找好靠江边的位子后，笑容可掬的老板娘已经热情招呼跑堂小伙计递上了菜谱。

“不用，叫老板娘按老规矩上菜吧。”高俊峰喝了口茶水，吩咐小伙计拿一箱冰镇啤酒。

当水煮花生蒜泥黄瓜卤香鸡翅膀麻辣鱼鳅爆炒田螺酸菜粉丝汤端上桌时，穿着随意体恤衫的李刚强打车风急火燎地赶到。

“我说，你小子真是脚板洗白啦，来得太是时候了。”高俊峰眯缝着眼睛，边往玻璃杯里倒啤酒边阴阳怪气地招呼刚强落座。

“不好意思，市里开会耽误了点时间，让老兄久等啦。”李刚强屁股没坐稳就忙道歉。透过热腾腾的气雾，俊峰明显感觉到在这样的环境里，李刚强兴奋的眼神在眼镜片后面熠熠闪光。高俊峰知道今夜他们将不醉不归。

“来，咱先走一个？”斟满酒杯后，李刚强和高俊峰将杯子碰得山响。

“好，干！”两人说完一饮而尽。

先是天南地北的闲聊，当酒过三巡，俩人的话题还是不由自主地扯到了全市关停网络的事件上来。

“俊峰老兄，新闻播出反响强烈吧！”当李刚强用筷子大大夹了口菜送进嘴里，聪明的他直奔主题，表情诡秘地笑着说道。他太知道老同学今天请他喝夜啤酒的目的。

“电话里不好说的，李大市长，这里可以老实交代吧！到底网络泄密有多严重，非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措施，整得鸡飞狗跳人人都不得安宁。”高俊峰故意带着抱怨的语态，随手给刚强倒满啤酒，由于太急，啤酒那白色的泡沫肆无忌惮地在杯子周围膨胀蔓延开来，搞得俩人都手忙脚乱地用纸巾擦桌子。

“别提啦，真他妈倒霉！上面发份绝密文件

到咱们这里就出事啦。国家保密部门监控到文件是在我市有人用手机拍摄的图上传的。而保密工作又是我管辖的范围。你说说，我操，这帮人真是吃饱了没事干呀！”借酒精的作用，李刚强几乎带着哭腔控诉着。

“那，泄密的人人抓住了吗？”高关切地问。

“抓个屁！，文件是在网吧上传的，全市几千个，你去抓抓试试，不容易啊，那是大海捞针啊！”李刚强红着眼睛一口气又干了个满杯。

“行啦，不要光听我说，老兄，还是说说你们电视台新闻播出后的情况吧！”

“一句话，山崩地裂全城皆疯！光是我那个宝贝女儿就让我够受的啦。”

“笑笑，怎么啦？”李刚强关心地问着。笑笑是俊峰女儿高李韵柔的小名，还是李刚强取的。当年他们女儿出生的时候，李刚强和同学们来探望。李刚强喜欢小孩，而小家伙看着李刚强就手舞足蹈咯咯笑个不停。李刚强就当着大家的面，宣布孩子小名为笑笑，而且死皮赖脸地纠缠着今后一定生儿子要和高俊峰打亲家。俊峰知道李刚强的老婆也怀孕了。下半年，李刚强果然当爹而且还是生的儿子，孩子出生那天，他在给俊峰发来的祝福短信回复中得意地写到：老同学，恭喜我们成为亲家！这让俊峰两口子专门请他和老婆吃了顿饭。后来，俩孩子又在市政府幼儿园同班。这样的亲家关系就一直喊着，两家的关系也自然更加亲近。

当高俊峰一五一十将女儿强烈反对关闭网络带学生示威静坐的事情经过说完后，一旁静听的李刚强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来，来，来，亲家，为我未来的儿媳妇干杯，巾帼女英雄，了不起啊！”听完高俊峰的叙述，李刚强心情反而好起来，端起酒杯的他刚才一脸的愁容也即刻扫去。

“我呸，你个没有原则的老人家，我不会把女儿嫁给你们啦！”高俊峰嘴上说着假装生气的话心里却很高兴。

“那由不得你，这个乖媳妇我家是娶定啦，哈哈，哈哈！”李刚强大笑着又干了满满一杯啤酒。

“好啦，说说我女婿诚诚的情况吧。”酒过

三巡，高俊峰突然想起也在本市江南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读书的李刚强的儿子李诚，就随口问了一句。

“别提啦，这小子一天不落屋。都读大四了他也不着急准备毕业论文或是考研，自封为网络高手，喜欢网络游戏都有些走火入魔！”李刚强喝了口酒，不由轻轻叹气。

“是啊，时光如水啊，似乎一转眼，孩子们都上大学啦，我们也老啦，咱就别替他们瞎操心啦”俊峰安慰着说。其实他的心里还在牵挂着自己那冲动幼稚的宝贝女儿，心想着她能安静下来，别在学校又整出什么事情来让他担心。

“来吧，老同学，端起杯子，咱们一口干啦，刚强，预祝政府早日恢复网络，让市民和孩子们能正常上网。不然，这个社会真得要疯掉啦！”俊峰幽幽地说。

“托您老人家的福，我也希望尽快破案解决问题，我已经被彻底搞烦。”李刚强一仰脖将满满一大杯啤酒倒下去。

这夜，在这座城市在市井喧嚣灯火阑珊的路边排档，本市两个有头有脸的大男人借酒消愁推杯问盏直到深夜直至彻底喝醉方才罢休。

四

从学校寝室楼出来，李诚给高俊峰的女儿高李韵柔打去电话：“笑笑，你们了不起啊，都上新闻头条啦！”那头，传来笑笑一阵咯咯爽朗的笑声：“诚哥，谢谢人民群众的大力夸奖。”在年龄上笑笑虽然比诚诚大几个月，可跳级的李诚在大学却比她高一届，因此韵柔习惯玩笑地叫他诚哥。

从小，因两家特殊关系，李诚和高李韵柔就亲如姐弟。从幼儿园起，身强体壮的李诚总是全心全意保护着韵柔，不让她受半点委屈。为此他不知道和多少男孩打过架。小时候，每当大人故意逗乐问他：“诚诚，今后长大啦，你会娶谁做老婆呀？”他就会忽闪着长睫毛下的一双大眼睛天真地说道：“笑笑啊”。大人们就会被他的认真劲忍不住哈哈大笑，而他也会抱着身边的笑笑狂亲。“臭小子，不学好，想得美。”而每当这时，一边的李刚强嘴上假装责怪着自己

儿子，可上却早已经是桃花朵朵盛开起来。

尽管两边的大人们一直撮合，随着年龄慢慢增长，逐渐懂事的诚诚和笑笑从上初中开始，俩人心领神会地慢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将关系定位在纯洁无邪的亲密的姐弟上面，而且他们配合默契地在家长面前表演着大人们喜欢的角色。后来，上高中念大学他们不约而同就选择了不同的学校，开始了各自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生活。

“笑笑，有空吗？晚上6点半在滨江路万象城泰国香菜厨房，本公子到时发布重要新闻啰。”李诚尽情卖着关子。“来呀，哥们儿，吃大餐干嘛推辞，傻子才不来，本小姐定会前往赏光准时赴宴，不见不散！”韵柔豪爽地满口答应下来。

“欢迎光临！”在装饰颇具热带岛国风情的餐厅门前，身着艳丽泰国服饰的迎宾小姐用蹩脚的泰语迎接高李韵柔的到来。餐厅里灯光幽暗，伴随着耳畔传来抒情而意味浓郁的泰国音乐，笑笑沿着熟悉的蜿蜒通道，穿过椰树林，来到“巴缇亚”包房，这是她和李诚经常聚会的地方。

“热烈欢迎大小姐高李韵柔赏光！”早已到的李诚起身，高声喊着，作着夸张的邀请手势，旁边紧依偎着一位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笑容可掬的女子。落座后，没等笑笑发言，李诚连忙隆重推出那位女子。“我新交的女朋友，陈梦亭小姐。这位是比我大几个月的姐姐李韵柔小姐。”从诚诚的娓娓介绍和后来的交谈中，笑笑对眼前这个女人来头有了基本的了解。

陈梦亭是台湾某师范大学的学生，名字叫陈梦亭，教师家庭出身。她是作为两岸交换生，去年春天才正式转学到李诚他们学校来的。就读于社会学院心理学专业。俩人是在学校举行“五四青年节”舞会上认识。陈梦亭五官端正，白净的瓜子脸上架着一幅秀气的无边眼镜，笑起来一双单凤眼诗情无限，而两个迷人的酒窝则盈满甜蜜。她一头乌黑微卷的长发飘飘，一袭白色棉布长裙，衬托出婀娜丰满的身材。从短暂的接触里，聪明的笑笑心里清楚，凭着多

年对李诚的了解，她清楚陈梦亭绝对是诚诚喜欢的那款“菜”。

整个晚上，三人的用餐，似乎都在快乐甜蜜的氛围中进行着。李诚显得十分兴奋，他一杯接一杯喝着啤酒，通红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以至于平时温文尔雅的他，竟一直风度翩翩、情绪高昂地高谈阔论着。陈梦亭话到是不多，如同大多数台湾女生一样，语调温柔，只是偶尔搭话讲一些台湾的风土人情，或是谈论初到大陆到山江市的感受，也顺便礼貌地邀请笑笑有空放暑假去台湾旅游等等。不过通过对她言谈举止的观察，细心的笑笑始终觉得她眼镜片后面的一双亮汪汪的眼睛里，藏着深深的秘密和故事。“这个女人似乎不一般啊！”，看着傻呼呼有些微醉的诚诚，出于女人天生的敏感，笑笑各自在心里暗暗嘀咕着。

吃罢晚餐出来，大街上已是华灯初上、车水马龙。江面上传来阵阵悠扬的汽笛声，夏夜的风不觉有些凉意。穿着风衣的陈梦亭，如小鸟般紧紧挽着诚诚的手臂。“幸福喔！”分手的时候，笑笑灿烂地挥舞着小手，祝福着眼前甜蜜的一对情侣。“笑笑，谢谢你的祝福！”陈梦亭文静地应付着，表情却依然有些深邃。

聚会后的第二天，李诚就打电话过来问笑笑对陈梦亭感觉如何。

“总体感觉不错，不过……”

“不过，什么？”李诚有些紧张。

“嗯，不过，你小子别被美女蒙蔽了慧眼啊！”笑笑欲言又止，没有将心里想的合盘托出，只好玩笑地附和应付着。

也许是性格原因，从上幼儿园、小学起，在同一个班里读书的李诚和高李韵柔，就各自表现出不同的为人处事态度和兴趣爱好。李诚完全遗传了父亲李刚强的性格，稳重、低调而喜欢独处。他不像其他男孩子一般整天精力旺盛就会疯跑嬉闹惹事打架欺负女生。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都跑到学校操场活动，他却静静坐在座位上津津有味看书。而高李韵柔却与李诚相反，她性格活泼开朗，独立有主见，言行举止甚至还带着男孩子的果敢和坚毅。这和

高俊峰、李丽娜夫妇从小注重培养宝贝女儿的独立人格采取“放养式”教育密不可分。虽然作为父母的“掌上明珠”，韵柔没有被大人娇生惯养成傲慢的“小公主”和“大小姐”。她从小就独立、自主、能干的她，永远是班里学校的文体积极分子。所以当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过家家”游戏的时候，韵柔是经常扮演“丈夫”的角色，而羞涩的诚诚则屈尊退位成“妻子”。

每每这个时候，李刚强就会假装委屈地向高俊峰抱怨：“完啦，完啦，这世道真是颠倒啦，我家未来的媳妇，咱那傻儿子怕是hold不住管不了啊！”

高俊峰听了则一脸幸灾乐祸：“好啊，谁叫你这个大班长，在学校老是把人管到，让人压抑喘不过气来，哈哈！”

和笑笑分手后，李诚和陈梦亭十指相扣漫步在灯光朦胧的滨江路小道上。去年，考虑到儿子大啦加之大学还有一年即将毕业，在李丽娜的极力怂勇下，李刚强拿出几乎全部积蓄，在滨江路附近热销的楼盘，给儿子买了一套两居室精装的江景房。李诚和陈梦亭热恋几个月后，在他的极力邀请下，陈梦亭终于半推半就答应。她已经在上月从学校寝室搬过来和他同居。不过，自己谈女朋友之事，李诚还没想好怎样给父母说，毕竟梦亭是台湾人，他还想再深入接触接触再考虑告诉父母。只等着哪天水到渠成再将梦亭领回家认个门。凭借他的眼光和欣赏水平，相信爸妈一定会认可梦亭的。李诚在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不过关于是否见李诚的父母，陈梦亭一直犹豫不决。在和李诚交往之前，她已经通过向其他同学打听，知道其父亲是这座城市的副市

长。对此李诚也不催她，毕竟他们认识也不久。不过，让李诚疑惑的是，陈梦亭似乎对他老爸的工作很感兴趣。只有有空的时候，陈梦亭就会缠着他问许多关于他父亲工作的问题，说是自己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正准备这方面的毕业论文。其实李诚对政治毫不关心，对他老爸大人李刚强的工作从不过问，也从不凭借自己所谓“官二代”的身份而招摇撞骗自以为是。对于陈梦亭的学术爱好，疑惑归疑惑，他也没太在意。关于老爸的一些工作情况，他每次也毫无防备地有求必应告诉梦亭。

作为山江市重点打造的旅游休闲项目，如今的滨江路已经全部建成集旅游、娱乐、餐饮、公园为组团的新的城市地标，这里也是外地人旅游必来此的网红打卡地段。身边不时走过兴奋的游人和紧紧依偎的恋人，本地人来此跑步锻炼的人也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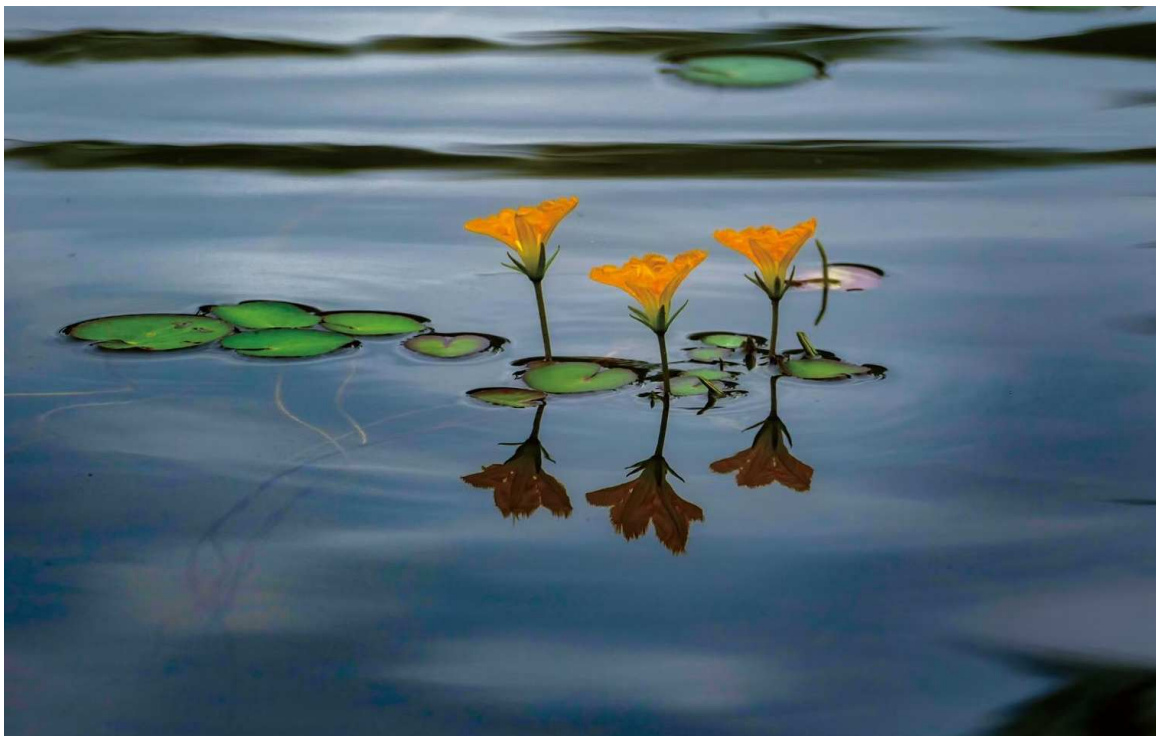
“诚哥，你看城市夜景多美啊！”当俩人走到一棵挺拔的香樟树下，陈梦亭似乎走累了，不由放慢脚步，眺望着远处的江对面灯火阑珊的夜景温柔地轻轻说道。

“是啊！梦亭，这里多美啊！毕业后你也不要回去了，我养你，就在这里开始我们新的生活吧！”李诚一语双关假装开着玩笑附和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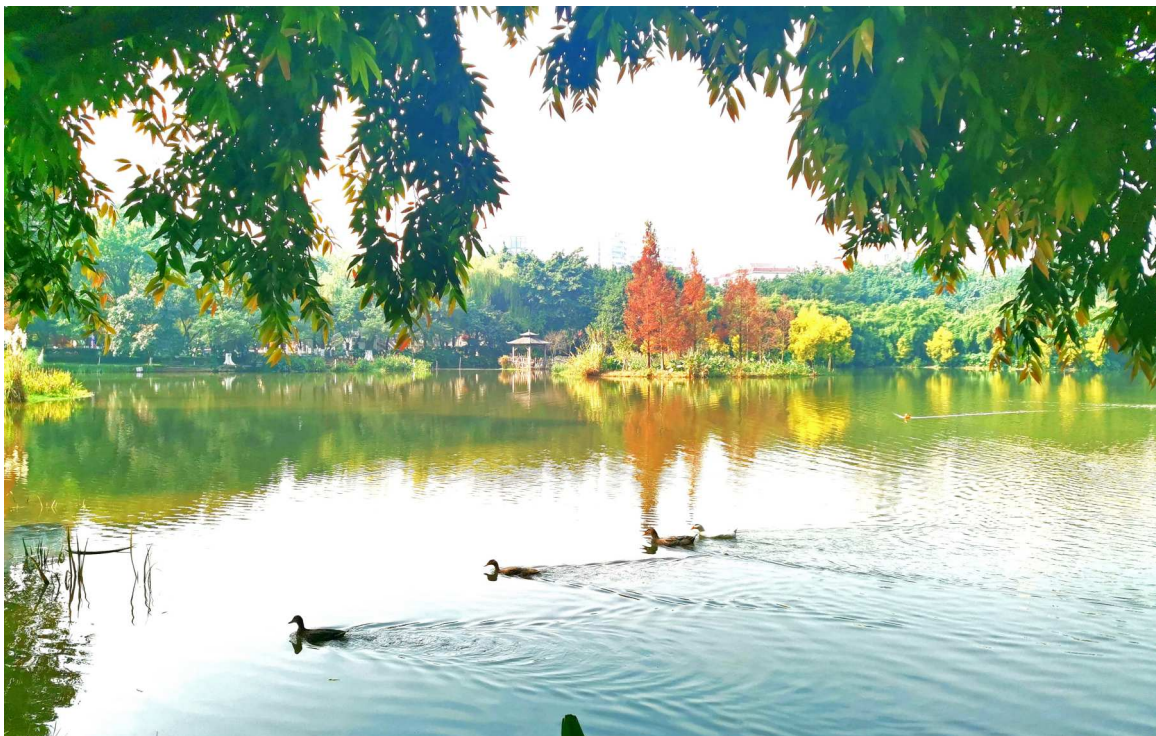
陈梦亭咯咯笑起来，害羞地抱紧李诚“讨厌啦，哥你好坏！”

借着树边路灯朦胧的掩饰，陈梦亭闭眼乖巧地将香唇送上来。热血沸腾的李诚赶忙使劲搂着她娇柔的身子，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人旁若无人地热烈拥吻在一起。夜风正好，夜色也正浓（未完待续）。

重钢职工摄影作品



《在水窈窕》何雪松



《悠游》心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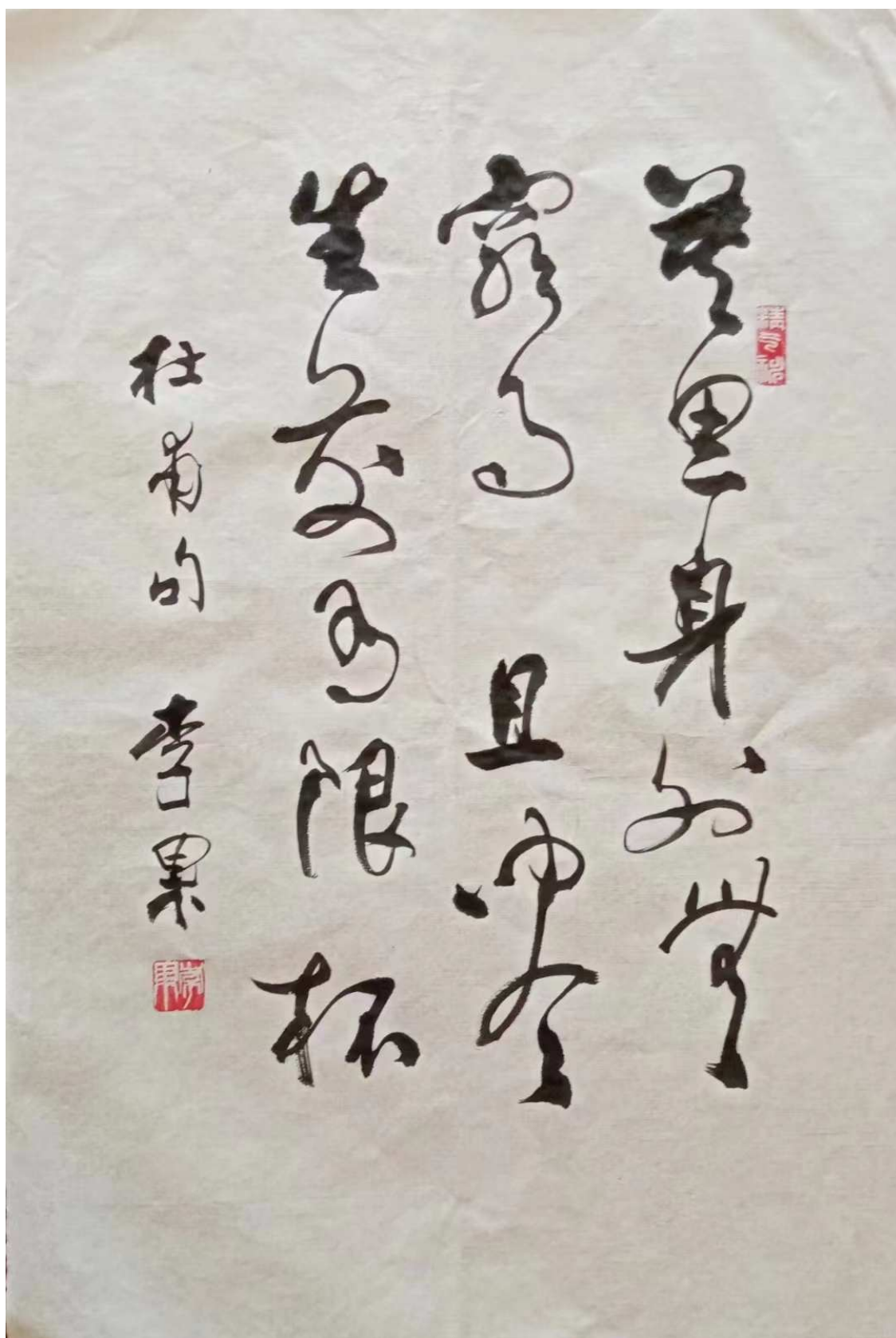
重钢职工国画作品



《觅食小鸡》耿小斐（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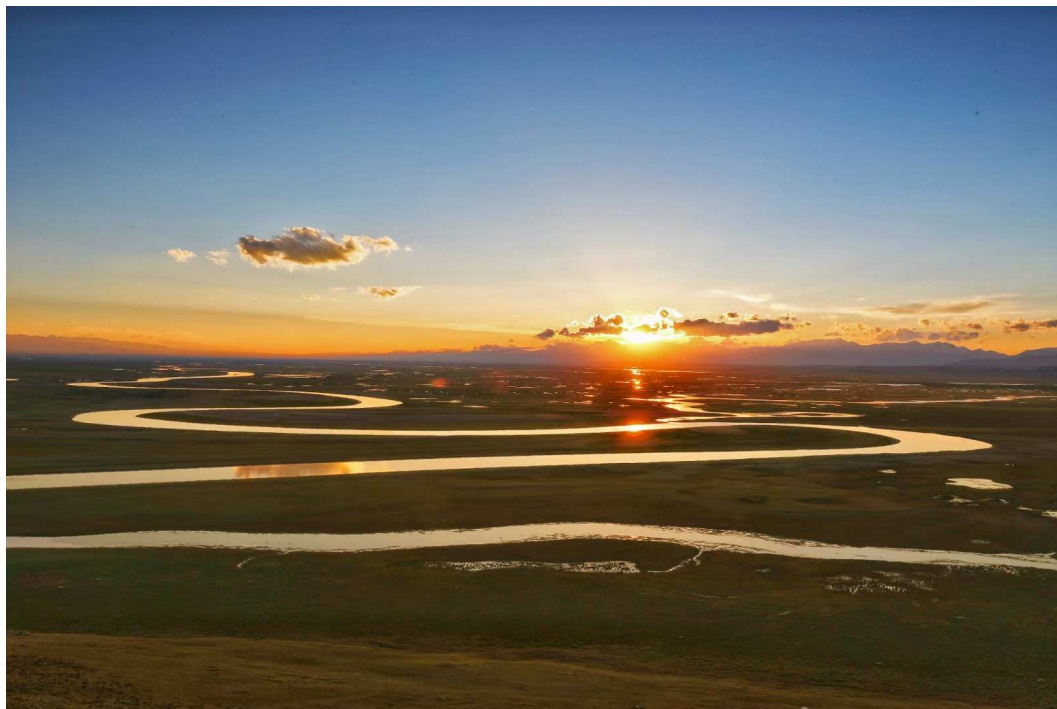


《池塘蝌蚪》耿小斐（国画）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杜甫
李果 书法

重钢职工摄影作品



《“九曲十八弯”开都河》王钢



《青岛海岸》丁怀健

不如怜取眼前人

——观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

●谭 竹

川剧，俗称川戏，是汉族戏曲剧种之一，据说在唐时期影响力很大，甚至出现了“蜀戏冠天下”的局面。2006年川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身为一个重庆人，我为川剧感到骄傲，特别是在看到重庆市川剧院演出的《中国公主杜兰朵》之后，被它华美的场景、动人的唱词以及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所深深打动。

《中国公主杜兰朵》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某个朝代不明的中国公主杜兰朵，尊贵而孤僻、美貌而冷酷，认为男人都是臭哄哄的须眉浊物，为了拒绝求婚的各国王子，设了三道谜题，猜中则成婚，不中则杀头。这位艳若桃李、冷若冰霜的公主在我看来其实是有点恐婚，没有谈过恋

爱，并不真正了解男人，就想当然地把天下男人全都定义为“须眉浊物”。由于公主的美貌与地位，还是有众多男子趋之若鹜，想要“富贵险中求”，于是金陵公子与沙漠怪客等先后前来应试。在一座小岛上，某个避世的王孙公子无名氏，偶然看到丫环柳儿带回的公主画像，被公主的美貌打动，不顾柳儿的劝阻前往求亲，却阴差阳错害死了柳儿。当公主发现自己爱上了无名氏，他却因柳儿的死心灰意冷离去，公主也离开皇宫追随之而去，想挽回自己错失的真心。

剧中首先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华美的布景与服饰，皇宫的金碧辉煌、富丽堂皇，再现了中国宫殿的古典美。雕梁画栋、气势磅礴，营造出了一种如梦似幻的古代氛围，十分符合“中国公主”



之居所。而无名氏与柳儿所在的小岛，群山连绵，水波粼粼，如中国画中的场景，也很优美古雅。柳儿的粉衣与无名氏公子的淡蓝长衫，配色温柔和谐，十分养眼。公主的服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除了司空见惯的大红华服，竟然还有一套白衣，纯白的底色上，绣着红黄蓝各种颜色的彩色凤凰，仿佛昭示着公主的尊贵与纯洁。而公主身着红衣时，头上那独一根长长的雉鸡翎，又仿佛代表着她的孤独与傲娇。除此之外，皇帝与太监、宫女与将士的服装都色彩浓烈，看得人眼前一片花团锦簇。

有趣也是该剧的一大特色，杜兰朵公主身边的太监是一个侏儒形象，是川剧中的丑角，在一旁插科打诨，增加了趣味性。三道考题中的举鼎，鼎是由人扮演的，穿着淡黄底色有着花纹的衣服，脸也涂成同色，看起来还挺像个鼎的。被举起之后还气咻咻沮丧地走下台，让人忍俊不禁。三道考题中引诱公主走下高台，设置悬念，引人如胜，让人不知不觉被情节牵着走。更让人惊喜的是，把川剧中最受观众喜爱的变脸、喷火等绝活也用了进去，让观众大饱眼福。

唱词的美令人回味无穷，一句句一首首，或诙谐或真情，或直抒胸臆或痛彻心扉，生动鲜活，紧扣情节，从一开始便贯穿始终。比如两个男子求爱失败，侏儒太监唱道：“两条游鱼争入瓮，一对灯蛾扑火红。”无名氏为杜兰朵心动时唱道：“爱花偏爱玫瑰花，花越多刺越爱它。刺藜无情待暖化，花心有意会开发。”侃侃而谈对美的总结时，文词华丽，排比工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是外貌之美；龙楼凤阁，雕栏玉砌，是权势之美。然而，仁爱万

物，情重千秋，是心灵之美；高山流水，清风明月，是自然之美。”柳儿死后，无名氏沉痛地唱道：“今夜无人入睡，满城悲伤，柳儿竟如雁儿样，误入宫廷坠地亡……天啊，快给我起死回生灵芝草。地啊，快赐我五鼓鸡鸣返魂汤。让柳儿重新回到人世上，我与她青春结伴好回乡。”这些既诗意又直白，雅俗共赏的唱词，增加了戏剧的艺术性，烘托了气氛，使观众沉醉其中。

然而最打动我的还是剧情，剧中人物的真情。柳儿暗恋无名氏，为阻止他去求亲丧命，在他划船离岛时徒手拉缆绳，被割得双手鲜血淋漓，摔倒在地。无名氏拔剑斩断缆绳，狠心离去，柳儿心急如焚也追随之而去。既然无法阻挡，那就拚死成全。其实，柳儿成全了无名氏两次，第一次是他答公主的试题时，把柳儿的名字写手心，哄骗公主走下了高台，赢得了比试。第二次，是公主和无名氏打赌，向柳儿逼问无名氏的真名，输了要跟随无名氏浪迹天涯。柳儿以死让无名氏赢得了这场打赌，成全了他的心愿。令人欣慰的是，无名氏虽然爱慕公主，并没有无视柳儿的牺牲，而是如醍醐灌顶，发现真正爱自己的人是柳儿，意识到“千里寻美美何在，回头望，最美的姑娘早在我身边。”无名氏是一个追求美的人，然而真正的美并不仅仅只是外表，心灵的美才是最动人的。于是无名氏毅然决然离公主而去，刁蛮任性的公主也意识到自己为争强好胜犯下大错，意识到自己早已爱上无名氏，愿意离开皇宫随他云游四海。这时，又重复了一次类似的场景，无名氏划船离去，公主徒手拉缆绳也无法挽留，被他又一次斩断缆绳，摔倒在地。这重复的场景，不同女子的挽留，升华了剧情，带来更加沉痛的感悟。

在我看来，柳儿之爱无名氏，是真正爱情所应有的样子，不求回报，只愿心爱之人得偿所愿。她知无名氏爱美女，买回公主的画像给他看，希望他开心。却没想到无名氏观画如醉，爱美若狂，陷入痴迷，一心要去求亲。这一段戏把世上男子皆爱美女的共性表现得既传神又真实，那么坦坦荡荡，毫不隐瞒地直抒胸臆：“云中神、月里娥，云神月娥杜兰朵，天之骄、花之魔，天骄花魔杜兰朵，看一眼心驰神往，看两眼走火入

魔，看三眼身不由我，坠入爱河，坠入爱河……”然而被公主外表美所吸引的无名氏，最后终于明白真正的美是什么，只希望“让柳儿重新回到人世上，我与她青春结伴好回乡。”无名氏没有成为一个理所当然踩着柳儿上位的“渣男”，而是决然地离开公主，这让我十分欣慰，感到柳儿没有白白付出，感到无名氏虽然爱好“美色”，其人品也是一个值得爱的人。公主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恶人，剧中后来交待了她并没有真的杀掉金陵公子与沙漠怪客，只是吓唬一下前来求亲的人而已。柳儿的死让她明白了什么是爱，看清了自己的心。我总觉得，柳儿的自杀，既是为了成全无名氏打赌胜出，也是对自己无望的爱的一种绝望。“自恨我野丫头出身低贱，配不上雅王孙文武双全”。而无名氏，并不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柳儿在眼前的时候，他没有珍惜她，当公主低下了高傲的头，扮作柳儿的时候，他亦不为所动，曾经的心动烟消云散。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最终花和柳都一场空。公主与无名氏的比试与打赌，代表了男女在爱情中的较量，所谓“不打不相识”，在较量的过程中都想征服对方。这种较量有一个度，一旦过度，缘分反而因此中断。在柳儿死的那一刻，公主与无名氏已经缘尽于此。虽然结尾公主追随无名氏而去，试图让他回心转意，并没有明确交待两人是否还能再续前缘，我认为那只是编剧留给观众的一点念想罢了。

《中国公主杜兰朵》是有“巴蜀鬼才”之称的魏明伦改编自意大利经典歌剧《图兰朵》，1995年参加第四届中国戏剧节，获编导、舞美、音乐、服装、灯光等大奖，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1998年赴京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同时演出，中意同唱杜兰朵，反响强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魏明伦是中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其

作品多次获得中国戏剧界最高奖项。据说为了写这部戏，他五易其稿，力求做到四个“死不休”：语不惊人死不休，戏不抓人死不休，情不动人死不休，理不服人死不休。最终他做到了。情节的设置表面看是写公主和无名氏的爱情，实际上又是写柳儿与无名氏的故事，两个爱情故事一明一暗，两条线互相交织辉映，衬托出主要人物各自的性格，让剧情更加丰富精彩和具有更深的内涵。重庆市川剧院青年演员周露饰演杜兰朵，扮相端庄秀丽，唱腔婉转动听，徐超扮演的无名氏风流潇洒又不乏真情，白孟迪扮演柳儿痴心感人。动人的情节，华美的服装布景，演员精湛的演技，让观众领略到川剧的独特魅力。

看罢此剧，我久久地沉浸在这个故事中，无名氏对公主的爱不过是见色起意，“沉鱼落雁外貌美，岁月一摧满面灰”，外在的美是不长久的，柳儿才是知他懂他、真正爱他的人，所以我为无名氏没能和柳儿在一起感到惆怅。正所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又见桂花开

●吴 丹

桂花，总是先闻其香方识其容，星星点点，不妖不艳。我喜欢桂花，大抵是桂花的属性与我意气相投。于是，在前庭后院，总要栽上几株。甚至于几年前，索性迁到以遍种桂花树闻名的公园旁居住，与之日夜厮守！

近日杂务缠身，归家已经午夜，刚一打开车门，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岁月如梭，不知不觉，又到了桂花盛开的季节！望着天空的一轮清月，好一个良辰美景！在守门人的鼾声中，我一头溜进了公园！

月光下，桂花盛开，这被秋天与幸福恒久浇灌的花朵，此刻正如精灵舞蹈在闪闪发光的墨绿润泽的叶片间。

暗香浮动，浸润着我的肺腑。那是一种期望已久而又姗姗来迟的清香，纯净而透明，如一片淡黄色的羽绒轻盈划过我的心上。

娇柔的桂花，静若止水。

我不由得想起了宋朝诗人赞桂花的诗句：“人间植物月中根，碧树分敷散宝熏。自是庄严等金粟，不将妖艳比红裙”。而李清照也偏爱桂花：“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此刻，桂花的风韵，让我联想到少女、联想到神话以及月宫、联想到所有我曾爱过的人。

她们满是典雅温柔，从一首首唐诗中袅袅走过，留天香云外飘；又婷婷如画般走入另一阕宋词，香韵两清绝。她们歌唱，她们舞蹈，步步生莲，盈盈浅笑，婉约得让我永远以爱恋与诗歌的方式，奉为神祇。

曾经的桂开时节，呼朋唤友，月下把酒，醉中吟唱：

花前月下丽人云，
把酒临风香色升。
秦皇汉武皆过望，
风流人物数后生。

那是何等的快意江湖，何等的年少轻狂！
也曾经和夫人雨夜尝花，留下浪漫诗句：

树月小径寻秋色，
桂花如金又如雪。
忽来一席风和雨，
香附流水醉远客。

还有天气晴好的日子，阳光攀窗而来，刻意着：去窗开半隙，让风徐徐来，编排开桂花新枝嫩叶的舞蹈，清香做伴，心情添彩，在明亮的光影里演绎岁月静好，极致自在而又幸福。受用浮生半日闲，泡开一味茶。对坐间是心无旁骛的好，目光清宁，呼吸清澈，是充实而又丰盈的安静。

一朵月桂，又一朵月桂，哪一朵是为我盛开的呢？其实，只需半朵宁馨的花瓣，就足以让我骚动不安的灵魂安静下来。但是每一朵，每一枝，都开得近乎完美，每一朵都需要以灵性和幻想滋养，每一朵都是天地造化之杰作，让我深深敬畏而不忍远离。

悠悠甜甜的花香迎面过来，有花香温润的时刻，总是富有诗意。我伸手去摘了些快败落的桂花穗朵，放到衣兜里，暗香频袭，竟然横生罗曼蒂克般奇妙的小心境，感觉一下子精致了平凡如尘子的庸常时光。

恍惚间，又有一种灿烂，一些活泼，和着月色一样朦胧的年少时光，缓缓回放……

奶奶正躺在椅上看着院子里桂花，微风拂过，桂花纷纷散落下来，她伸出枯枝般瘦弱的手，接住了一些桂花，阳光柔柔地洒在她的身上，看上去很安详。

“奶奶。”我喊她。“啊，你回来啦？”她侧过头瞥见我，眼里满是惊喜。我跑过去搀她，她高兴地牵起我的手，咧开没有牙的嘴说：“给我把晒在那儿的干桂花拿来，奶奶给你做糖，

好不好？做一点桂花糖，就可以保存住桂花的香味啦！”我连连点头，跑去把装桂花的簸箕拿起，只见金黄的桂花经太阳晒过之后褪成淡黄，失去水分的花瓣脆脆的，但依旧香气袭人。

那时天真的我总以为可以一直吃奶奶做的桂花糖，总会让我记起年迈的奶奶在灶台边在氤氲的热气中熬桂花糖的模样。等冷却成块的桂花糖出来，我便迫不及待地抓起来啃，桂花糖好香，甜甜的，暖暖的，酥酥的……

我终于明白，我之所以如此喜欢桂花，是小时候奶奶篮子里捡拾到的桂花芬芳，永远存放在了我灵魂的深处。每一朵都是奶奶慈爱的面容，每一朵都让我的心永留其中……

花开好心境，花谢叶生趣。

此时的花香，和着淡淡的月光，满世界的倾泻。几声夜莺啼叫，划过耳际，先是清脆，以后便是余音袅袅——这正合了眼前的花香之韵。而充满花香的故事里，我们安放彼此。在“觉”与“不觉”之间，朦胧的美感生成，可以珍藏于心，亦可假得外物，让人浮想联翩，心旌摇动……



红岩岭上寻香来

●熊 梅

隆冬时节的山城，极少见到漫天纷飞的大雪，但霜风彻骨的阴冷并没有减去半分。若论坚贞与无畏，敢与严冬辞吐傲然，捧手抗礼的当数这藏于山中的玉面，她们不与桃李混芳尘，惟有暗香醉诸人。

单从字面上理解，我一直以为到歌乐山赏梅应是梅园旧址了，据说梅园是当年中美合作所主任戴笠为了迎接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所修建的一所别墅，因梅乐斯性喜梅花，自取中文名字梅冬生，因而在别墅四周种满梅花，此别墅因此名“梅园”。

浅染春前一样黄，只将孤艳付幽香。梅园种的多是腊梅，沿着马路边上的指示图，不远处便有梅树引路，高高的青石台阶仿佛通向了山巅，让人望而生畏，真正应了那句“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拾阶而上，老式的仿西式建筑藏于梅丛之中，梅园不大，但这里的腊梅粗枝壮干，伞状的冠上开满了颜色浅淡的小黄花，几乎都不用寻找，馥郁的芳香总是快于人的视觉感知而通过鼻腔沁入心脾，让人忍不住想要张开双臂，加深呼吸。

好久没有与梅亲近，没有与自然亲近，看

到街上背着背篓卖腊梅的老人，我便想到那梅园山上的腊梅，也一定在丛中怒放，邀人前往。于是择一日有闲便呼朋前去了。

没有想到我们最终没有到达梅园，而在半路就被“截”走了。我们计划先走极具文艺色彩的川外小铁路，然后从白公馆沿着马路向梅园方向徒行，最终登山赏梅。从大河沟出发沿老特钢厂铁路走，穿过渣滓洞隧道后，我们站在铁路桥上望向渣滓洞方向的山岭，瞳孔不自觉地放大，嘴里发出“哇~”地轻叹。

我们就是被眼前的景象截走的。半山的红随着山岭的曲线游走，半山的红随着山风拂过而翩然轻舞，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飞奔过去抱紧她，融入她。

与梅园的浅淡鹅黄和浓郁馨香不同，这里的梅花先以姿色诱人，她们个个色态娇艳正红，一株挨着一株，或立于石阶两旁，或立于草坪斜坡，一枝枝，一簇簇，不分你我，风采不输。明媚的阳光倾洒而下，红色的花儿温婉绰约中又带着几分自信与坚毅，枝枝条条清癯且明晰，不曲不折，向天而立，呈现出一种倔强和力量。虽然也有色有味，但她们多数时候都静若处子，

不闹不争，也只有微风吹过的时候，那种淡不可察的香气才会以汹涌之势席卷而来，不过，就是这样的淡不可察也一样那般挠心抓人，让人驻足不前。

恰好天气朗晴，红梅山上更是游人如织，缓步而行，轻扣着山间的石板路，我们跟着人流走，我们跟着蜿蜒的梅林走，从渣滓洞到白公馆，从一个山岭到另外一个山岭，梅园路还要往上，我们似乎都没有了要去会一会的意思。我的心思被什么牵引，这红梅是什么时候这样成片成片的呢？成片的红像血过染的河流，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在这山谷中唤醒百花开放，高姿高调。

“你晓得不为啥子这山上要栽那么多红梅嘛？”说话的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几个人中比较年长的男子，一行人纷纷摇头，我也放慢了脚步跟在后面侧耳而听。

“这里是哪里嘛？白公馆渣滓洞撒！”那男子自顾自话。“都晓得江姐嘛，江竹筠啊！绣红旗那个！”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有一首歌，是阎肃写给江姐的，叫啥子呢？就是那个一片丹心向阳开呢，哦，对了，红梅赞！种这些红梅可能都是纪念他们的哦！”那男子说得十分肯定。“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同行中有人起了头唱起来，众人随声附和着。

“红梅花儿开，
朵朵放光彩，
昂首怒放花万朵，
香飘云天外……”

我的思绪依然停留在那句，“这里是哪里嘛？白公馆渣滓洞撒！”什么时候白公馆渣滓洞在我们的意识里只成了一个徒步休闲的地名呢？我们似乎都忘了这些地方曾经的沉重与意义。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叶挺、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杨虎城、黄显声、小萝卜头……老虎凳、辣椒水、吊索钢鞭、电刑、竹签子、一一二七大屠杀……这是先烈们走过的路，这里，鲜血浸染过；这里，烈火燃烧过，如今这遍野的明艳与清馨都是他们留下的伏笔，他们绽放的芳华！

青山埋忠骨，红岩铸英魂，为什么风景美如画，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如果说信仰有颜色，这漫山的红想必就是它的颜色，真理就是那高岭之花，那些年青志士们前赴后继化着曙光点亮黎明，点亮那黑暗的世界。

江山如此多娇，这盛世，总有一双眼睛来替他们看看，这红岩岭上的诗章，总有一个断句是他们的青春年华。



燕子

●革命无止境

二〇一九年初夏的一天我与几位重庆的同学，陪成都和宜昌来渝聚会的同学游览磁器口古镇。磁器口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到这里来一方面是陪外地的同学逛逛，二是到这里来吃一点古镇上的小吃。对于镇上琳琅满目的特色地方小商品，我是基本上不会光顾更不会购买。散散心是来此地的主要目的。

那天陪外地同学到磁器口古镇，下了一夜的雨刚停不久。热辣辣的太阳，把整个古镇烤得如同刚揭开盖的蒸笼。可尽管如此小镇上还是游人如织。每条街道，每条小巷，坎上坎下，店内店外都是人满为患。高处看整个古镇俨然又如一个漂浮着满口饺子的大锅。人们就像煮饺子一样，在汤面上滚动着浮动着。一些不断地被捞出，一些又不断地被放进去。一副热气腾腾的场面。

别看古镇每天都是如此的热闹无比，可我是

没有闲工夫去融入到这热闹的场景中。每次陪逛我都或在一个小酒店喝酒，与一些游客搭讪闲聊。或在河边的一座茶摊上喝茶，观看江边垂钓的人们和嘉陵江对岸的风光。等到同伴们都耗尽了游性，等到召集的手机铃响起，我才会悠哉悠哉地到集合点与大家汇合。几乎每一次的游览都是如此的模式。

不过这天不一样，虽然我没特别注意到这热闹的某个场景的细节。可是发现了一个让我特别欣慰的场景，就是本与人群无关的几只燕子在古镇上的精彩表演。

最先让我感到惊悚的，是我正准备走向河街去喝茶的时候。一只燕子顺着街道，一下子几乎是贴着我的脖子飞驰而过。而正当我惊魂未定几乎是同时，另一只燕子贴着我的头皮高速地呼啸而去。而我清晰地听到它和空气摩擦的声音。



哈哈，这真是另一种浪漫的艳遇。如此美丽的小天使用这种方式与我在这里邂逅，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不过还没等我的情绪真正亢奋起来，我发现前方又有几个黑点朝我这边急速地飞来。还没等我调整好视觉，嗖的一下几个顽皮的家伙就从我和人群的头顶飞过，瞬间只给我留下几个依稀的背影。

罢了罢了，今天哪也不去了。我就在这里看燕子的表演。我相信它们会用美妙的肢体语言，给我诠释它们今天兴高采烈的心情。我在猜想也许是久雨后的初晴，它们在这阳光下可以尽情地晾晒自己的羽毛。也许是看着这里熙熙攘攘的人流，想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助兴。也许是看见游客里面的靓女帅哥招摇的风采，想借此来与他们比试一下彼此的美丽。也许是看见如此人声鼎沸隆重的场面，想借此平台展示它们的风姿，扩大它们的粉丝团队，进一步提高点击率。

随后我就站在一个巷子口边，观看它们来来回回的表演。它们是那样的专注执着乐此不疲。有几次我甚至有点想，一伸手就把一只小家伙攥在手中的冲动。因为它们太可爱太美，太开放，胆子太大了。它们这样顺着街道起起

伏伏的地势，旁若无人的一会儿拉升一会儿俯冲，每次都是贴着人的身体飞翔而过。有的甚至大胆到从人群中间穿梭而行。这一刻又让我想起书法大师在书写草书时的，行云流水游丝飘逸情思飞溅浪漫而潇洒的笔法。这些可爱的小燕子们展示着它们高超的飞行技巧，真是让我入迷。看着看着慢慢就把我的思绪，拉到了曾与燕子相处的回忆之中。

今年是我到西安的第三个年头。开春不久发现阳台上经常有燕子光顾。由于是封闲的内阳台，看不见阳台外面上方的情况。但燕子频繁地来往于此地，还是让我一下子兴奋了起来。莫非小燕子们会在上方筑巢。在顶楼这个位置上筑巢非常安全，而浐河近在咫尺。这给采集材料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为有长长的河道和宽阔的河面，加上两岸郁郁葱葱的树林，河道里两边长满的蒿草。这也是一个有着丰富食物资源的绝佳地域。

到河边去衔泥筑巢虽说非常方便快捷，可是河边的泥土却非常坚硬，而并非是南方河道和田中的软泥。它那小小的嘴是否能啄动坚硬的黄土，这是我担心的问题。因为我在种植室内的花

木时，曾经到河边去挖过泥土。实践中我用铲子挖掘浸在水中的泥土，那都不是件易事。于是我想到了陕西的窑洞，它之所以能够长期作为住宅，一是可以挖掘，二是坚固耐久。这都和黄土坚硬的强度有关。

不过燕子们接下来不停的活动，让我对它们的能力有所了解，也消除了我对它们的担心。

燕子就在这里安心地住了下来。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看见它们频繁地往来于楼宇，树林，河边以及远方。我知道这些时间它们一定是在觅食，生蛋哺育后代。在它们的过往中我辨不清谁是妈妈，谁是爸爸，谁是儿子，谁是女儿。可我深深感受到这是个温馨的燕子之家。

一直快到秋天，那段时间我听见燕子熟悉的叫声。呼叫起来比平时显得多些，可很快就一直见不到它们的踪影，听不见它们的歌唱。阳台外它们在空中经常停留的热闹场面消失了。

秋天到了燕子一家搬迁了，现在它们可能已经回到了南方。我现在只能期盼它们开春时，能够早早地回到我这里。

我是非常喜欢燕子这种鸟的。今年这窝燕子还勾起了儿时与燕子情谊的往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们从重庆搬迁到了川西的灌县，也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县城东外的濮阳路边上，是我们新建的家属区。这一片俄式的三层青砖楼房，突兀地出现在一大片稻田和菜地上，成为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它的出现打破了千万年来的平静。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除了当地的民众也有各种生物。这其中就包括燕子。

我们去的时候正值仲夏，每天这些楼房都被成千上万只燕子所围观。除了天上飞的燕子不断地围着楼房转悠，成群地掠过房顶。就如同一架架携着炸弹的飞机，对目标进行俯冲轰炸。而更多的则是站在楼房外那长长的供电线路上，好奇地打量着楼房这一堆怪物。由于燕子数量众多，每根电线都下垂了不少。电线站不下了，一些大胆的燕子就飞向室内或阳台。大概是从没有见过玻璃，不少燕子在飞行中因撞击玻璃而晕倒或是直接丧命。

我也是这个时候才真正的亲密接触到燕子的。它们在阳台上一一般都站在牵拉的晾衣绳上。晾衣绳离地不高，以至于我们一伸手就可以捉到

燕子。一开始燕子们是不怕人的，小伙伴们可以轻易地捉住它们。

一天我在阳台捉住一只燕子，捉它很容易，一伸手就把它攥在了手中。生平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看燕子。它在我的手中挣扎着，滴溜溜的一对眼睛盯着我看，同时不停地用它的小尖嘴啄着我的手并大声鸣叫。它太漂亮了。远看燕子似乎是一种全黑的颜色，跟前一看，原来它那一带的燕尾服却透着深蓝的颜色。肚腹雪白浑身光滑无比。抚摸着它就像摸着一团柔软的绸缎。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同时写这篇文章时我还想，西服和白衬衣的搭配，是否也是来自燕子装束的灵感。

片刻之后我一放手，燕子立即从我的手中飞出，一窜就到了半空。随即加入到了同伴们飞翔的队伍中。不过好多小伙伴儿却不是我这种行为。他们把燕子抓住就拔毛剖肚，在火上烧烤后塞进嘴里作为食物。这不是用来果腹之用，而是一种恶作的顽皮行为。甚至有的抓住燕子以后，在燕子的脚上套上一节布条后再放飞。吓得其他的燕子纷纷逃遁。更多的是用弹弓袭击在电线上歇脚的燕子。

很快的时间，燕子们知道了这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于是燕子越来越少，最后只有在室内或者阳台筑巢的燕子留了下来。随着时间流逝燕子逐渐成了珍品。

都江堰这个环境是非常适合燕子生活的，大片的水田有非常多的食用生物，同时这里靠近灵岩山赵公山，还有几条较大的河。燕子们都在这些水天的上方和连绵的山边活动，找到自己所需的食物。水田松软的泥土燕子可以轻松方便地取来筑巢。特别是到了夏季的傍晚，整个成了燕子和蜻蜓的世界。有的在空中飞舞一下子窜上天际，有的贴着地面飞行显示看高超的飞翔技能。有的则对着你冲刺过来，然后贴着你的耳边呼啸而过。这并不是燕子和蜻蜓们互动的游戏，而是在捕捉肆意飞翔在空中的昆虫。为了果腹和哺育后代，它们几乎每天都这样辛劳。只不过让我惊奇的是，在这么密集的环境里，又有这么极高的速度。可我从没见过它们彼此之间相撞过。说明燕子具有高度精密灵巧的感官和身段。

不过这种美景没有持续几年就消失了。在人类的无视及破坏下，燕子们大多都搬迁到了其他

地段。以往的水田菜地不少被盖上了楼宇。燕子远离了祸害它们的人类，那种曾经美好的场境成了我一生的记忆。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我插队来到了赵公山的一个生产队。住进了生产队保管室边上的两间草房。这种川西传统的草房虽说很是低档，但它却有很宽的屋檐。整个屋架属于木质穿逗式，屋顶是竹子和麦草所盖。墙壁更是简单到全是竹编，甚至连一点泥巴涂层都没有。太阳一出，会从竹编墙上透进屋子里万道金光，连我一起整个屋内真是灿烂辉煌。

开春伊始就有两只燕子光顾我的寒舍。它们开始在屋檐下一处木柱横梁的交叉处筑巢。有社员说我是贵客引来了燕子在此安家。而这也是这栋房子从未有过的事。

从此我就在燕子的陪伴下，度过了一段开心的日子。

我关注它们的基建项目，见识了它们整个的爱巢建设。虽说是需要一小嘴一小嘴的湿泥球建筑材料，来筑这个城堡式的建筑。但实际上建设进度非常快。

社员们说我属贵客，没有说我是贵人。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插队的生活是短期的，不久就会离开。俗语中有燕子不进贫寒家的说法。但实际上并不是指燕子嫌贫爱富。燕子选择深宅大院砖瓦结构的房屋作为栖息地，主观上完全是由安全决定的。这些坚固的院子，一来人口较少清静舒适，特别是没有天敌和少顽童。这些都是今后生活安定的基础。

我的寒舍虽是竹木麦草典型的茅屋，可也是仅住过一届知青。加上四周遍布的农舍结构都大致如此，所以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加上这里清静，我又长的眉清目秀，一看就知道是个好人。也使燕子们非常放心与我作邻居。

随着燕子的入住，不久就听见窝里传出小燕子的吱吱叫声。看着燕子夫妇整天忙碌觅食喂养儿女的身影，我似乎也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孤寂的我也有了燕子的陪伴，也算是一种幸福。我也被那种温馨的家庭生活所感染。从燕子夫妇日常活动中，似乎看见了我父母辛勤的身影。起码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是沉浸在一种幸福的生活情绪之中。

有一天，我发现泥窝口子边排着三个长着黄黄尖嘴的小燕脑袋。它们在那边上探头探脑吱吱唱着。由于喜欢也有点好奇，我找了一架梯子准备上去看看到底有几只小燕子？

谁知我刚爬了几步，这时不知是燕子的爹还是妈从外面刚好飞回来。一见到我这副模样，马上将正常的飞行模式，变换成一个攻击的姿态。一边吱吱地叫着，在我的身边和头顶飞速地转了好几个圈。

我赶紧一边道歉一边退了下来。别看这小东西个子不大，脾气确是很大的。完全不被我每天都为它们打扫从窝里掉下的屎尿感动。所以从头到尾，我都不知道这对夫妻究竟孵化了几个燕子。

有一天中午收工以后我正在做饭，突然听见小燕子凄厉的叫声。赶紧跑出来一看，只见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从窝里掉到了地上。不知是自己逞能，还是在打斗中被同伴推下。反正这个长着稀疏羽毛红扑扑倒霉的肉蛋儿摔得不轻，它的爹妈双双在边上飞来飞去，跳来跳去的干着急。英雄终于有了用武的机会啦。我赶紧取来梯子抓起肉蛋儿，在它爹妈的嚷嚷中把这个小宝贝放进了窝里。虽说做了一件大好事，可至今也没得到燕子夫妇的感谢和任何部门的表扬。

燕子南归的时候我没在队上。那几日我到县上去参加体育比赛，回到队上时我很快就发现了梁上那个空巢。我知道它们走了。我回到队上时正值黄昏时分，平时燕子正在附近的田上或晒坝上飞翔捕食昆虫。可此时却很宁静。整幢房屋整个晒坝除了屋角蹲着的罗二孃家的大麻猫外，只有我一个人。

晚上我坐在晒坝上，欣赏漫天的星斗，思念着和我同处的燕子。我不知道燕子现在是否已经回到它们的故乡。我从内心感谢它们大老远的到这里来陪伴我，给我带来了家庭，对父母的思念和美好感受。以及对于家庭温暖的回顾和对父母辛劳的感激之恩。它们对亲情的演绎让我更加地热爱生活。同时，燕子的勤劳也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它会让我对生活倾注更多的热情，增加更大的力量和信心。我相信，小小的燕子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

北疆二题

●汤治平

梦中的天湖

喀纳斯湖，一直是一个梦。喀纳斯，这三分诗意七分神秘的名字，印刻在脑海里，很久很久了。

喀纳斯湖，就像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淑女一样，并不是轻易能够一窥尊容的。你得经历累并痛——用尽各种交通工具：飞机、火车、大巴、摩托、步行，甚至马匹、牦牛，跨越千山万水，熬过一望无际的大漠戈壁的荒凉和强烈紫外线的烈日炙烤，才能到达她所在的北疆之北。

尽管身体上要经历那么多的累并痛，但于心灵而言，见她的旅程又是浪漫愉悦的——你得经过高远的蓝天，蓝天下雪白的云朵，云朵下翠绿的森林，森林边五彩的草地，草地间迂回曲折的悠长栈道……

那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片梦幻的土地，一片生长诗歌和爱情的土地。踏上那片土地，你会感觉，迎面吹来的清风，也带着丝丝绿意；随风飘送的牧歌，也透着阳光般的明亮，天空一样的悠远……

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夏日午后，隐隐约约，仿佛听到了喀纳斯河奔流的涛声。我不禁加快

了脚步。终于，魂牵梦萦的喀纳斯湖呈现在眼前。那一刻，双目，因她无与伦比美的光彩，无法睁开；双耳，因她浩无边际的静寂，瞬间失聪；想说的话，思念的话，赞美的话，抒情

的话，因为惊魂落魄，一句也说不出。

凭栏屏息，让激动的心慢慢平静。听到旁边的游人问：“导游，湖那边是什么山啊？”

“阿尔泰山。”

“那远处的雪山叫什么名字呢？”

“友谊峰。”

我回过神来，开始细细打量梦中的喀纳斯湖，从脑海深处搜索出曾经的想象，和眼前真实的她一一对照。

喀纳斯湖水，不是想象中那样的碧绿。湖水是彩色的：蓝的，是天空、湖水；白的，是云朵、雪山；翠绿的，是松杉柏杨……

喀纳斯湖面，也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单纯。湖面是立体的：水下是高天白云、游鱼水草；水面是岸树倒影、穿梭游船；水上是形状各异的青褐色湖石和倒卧的千年古树……

喀纳斯湖，更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平静。她每时每刻都在变动着：从雪山照射过来的阳光，在

湖面洒下千万道金色的光辉，随着微风吹拂的涟漪闪烁出炫目的光晕；络绎不绝的游人，在湖水边投下各色丽影、欢声笑语、连连惊呼；不时跃出湖面的大鱼，在空中反射出串串银光；偶尔驶过的游艇，在湖面留下道道雪白的水痕……

沿着湖岸缓缓前行，边尽情观赏，边拍摄无边美景：茂密的水草，细软的沙滩，倒卧水面的古松，停歇湖石的水鸟……几位美女赤足涉水，在巨石上临水而坐，手握自拍神器，以雪山、湖面、挺拔入云的松林、奔涌的喀纳斯河为背景，变换各种姿势自拍。那动静相宜的美人美景，令我忍不住按动快门，连连拍摄……

一阵微风拂过，我不由自主吸了吸鼻翼，一种以前从未闻到过的特别的清香沁入肺腑。我仔细分辨着，这是一种混合的气味：有湿润的湖水和水草的气息，有杉树杨树白桦树散发出来的木香，有透出淡淡油脂味的松香，似乎还有一缕寒凉的雪山的味道，一缕温暖的阳光的味道……猛一抬头，栈道旁一块标牌映入眼帘，上面写着：喀纳斯景区有“优质天然氧吧”之美誉，经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和喀纳斯环境监测站测定，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 $29000-46200/\text{cm}^3$ ，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最高标准六级……怪不得来到喀纳斯的这些日子，头脑如此清新，心情如此舒畅呢！

一位同行的贵州小伙问导游：“‘喀纳斯’是什么意思呢？”

“‘喀纳斯’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而又神秘的地方。”导游回答。

“喀纳斯的美丽我们看到了，她的神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听罢我的问题，导游稍作沉吟：“首先，喀纳斯景区因大而神秘。她东邻蒙古国，北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接壤，总面积一万余平方公里，包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个国家地质公园、两个国家森林公园；其次，景区因汇集冰川、雪原、高山、河流、湖泊、森林、草原等各种自然景观而神秘，喀纳斯有大小景点55处，其中高品位景点11处，既具北国风光之雄浑，又有江南山水之娇秀；第三，喀纳斯是世界绝无仅有的寒温带植物基因库，是西伯利

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亚洲独具瑞士风光特色的自然景观区，是人类农耕文明之前游牧文化的活博物馆……还有一个神秘就不用说了吧？”

正在这时，前方岸边传来一声惊呼：“水怪！水怪！”大家纷纷转过头去：“哪里？哪里？”

导游说：“哪那么容易看到水怪？我看是喊的人心里在作怪！”

大家被导游的话逗得哈哈大笑起来。一位大姐脚下一滑，差点跌入原木栈道外清凉的喀纳斯湖水里……

我想起曾在电视上看过的喀纳斯湖水怪报道，说兴风作浪、偷吃牛羊的湖怪极有可能是深藏湖底的大红鱼。对于这样的结论，有人不免疑惑：神通广大的湖怪应该是一个从未见过的物种才对，怎么可能是鱼类呢？

我在想，喀纳斯湖怪到底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让这个秘密永藏湖底，或许正是喀纳斯湖水怪最好的谜底呢。

走着走着，就要看不见喀纳斯湖的身影，听不见喀纳斯河的涛声了，我停下脚步，回过头，久久伫立，饱含深情地望了一眼，再望了一眼，依依不舍地离去。

此刻，脑海里浮现出另一个人——通晓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历经辽金蒙古帝国的政治家耶律楚材。那是70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远征西域的耶律楚材被喀纳斯美景深深打动，欣然写下16行长诗《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其中四句记忆犹新——

谁知西域逢佳景，
始信东君不世情。
圆沼方池三百所，
澄澄春水一时平。

神思恍惚中，我心底忽然生出一个念头：余生就伫望在这里，站成一株古松，站成一方湖石，站成天湖旁一道永远的风景，该有多么美好。

喀纳斯湖，这是我与你的初次见面，或许，也是今生今世最后的一次见面。

哦，梦中的天湖。容纳着、流淌着、变幻着诗和远方的喀纳斯湖。

沿着一条河流行走

相信每一个人都见过河流。就算没有见过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这样的大江大河，也一定见过家乡的小溪小河。但，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不只是跨越或趟过一条河流，而是沿着一条河流行走？

少年时期，曾经沿着流经家乡大巴山的茶登河行走过。那是长江支流大宁河的一条支流。每次脚穿草鞋肩挎背包走完那段百里长的河道，需要差不多两天时间。

而这一次，则是另一条完全陌生的河流，远在万里之外的北疆。它曾在年轻时的梦中无数次流淌过，真正走近它，却是二十年后的一个初秋。

旅游大巴在景区公路疾驰。车窗两侧近处的河谷、绿树，远处的蓝天、雪山飞速后移。导游阿依古丽夹杂浓重新疆口音的普通话在车厢轻轻飘荡。

“在中国，有一条河流，自东南向西北流出国境，注入北冰洋，知道是什么河流吗？”导游话音刚落，一位小伙子高声回答：“额尔齐斯河！”

“答对了，加十分！”阿依古丽接着抛出第二个问题：“额尔齐斯河的源头在哪里呢？”

顿了一会儿，见没人回答，阿依古丽自问自答：“在可可托海，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

在手机百度搜出可可托海的介绍文字：位于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占地面积788平方公里。景区由额尔齐斯大峡谷、可可苏里、伊雷木特湖、卡拉先格尔地震断裂带四部分组成。优美的峡谷河流、山石林地、矿产资源、寒极湖泊和奇异的地震断裂带成为融地质文化、地域特色、民族风情于一体的大型旅游景区。

大巴顺着蜿蜒延伸的河谷溯水而上。随着

阿依古丽不绝于耳的讲解，可可托海的前世今生如梦似幻般浮现眼前——

可可托海地区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蕴藏着锂、铍等大量稀有金属。由于稀有金属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作用，这里曾经属于国防保密基地，长时期与世隔绝，早年的地图均未标注。上世纪中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不但撤走援华专家，还要求偿还巨额借款。国家迫于当时经济困难，不得已用可可托海的稀有金属偿还了四分之一的外债。3号矿坑就是为偿还外债，由200多米的小山向地下开掘200米深留下的。为纪念这个矿坑作出的贡献，它被命名为“圣坑”。

神钟山是可可托海的标志性景点，就在额尔齐斯河的上游。沿着卵石梯级登上半山腰，仰望未然矗立的神钟山，夏日阳光给它镀上一层耀眼的金辉，显得尤其气势雄伟。

沿着依山而建の木栈道下到额尔齐斯峡谷，只见两岸翠绿的雪松、笔直的白桦树、高大的欧洲杨树直指蓝天；河道中央，到处散布着地震断裂遗存的青灰色的奇形怪状的花岗岩石；河畔草地青青，繁花点点，蜂蝶翩翩；雪白的毡房星罗棋布于林间草地，三五成群的牛羊在草地林间悠闲地吃草休憩。

我们沿着额尔齐斯河岸前行。一会儿，耳畔传来唰唰的水花声，一丝清凉迎面扑来。导游说：“瀑布沟到了，雪山融水冲刷的沟谷有20多里，潭瀑众多，乱石嶙峋，时间关系，就不进沟了，大家在这里拍拍瀑布，尝一尝雪山水的味道吧。”

众人仰头上望，只见一道白花花的瀑布，仿如一道宽大的银帘，从黛青色的山岩上倒挂下来。源自雪山的水流，晶莹剔透，飞花溅玉，前呼后拥洒落在山根的幽幽碧潭，变幻出千万朵白莲似的水花……瀑布两旁，几株古老的白

桦树直刺云天，仿佛两排高大的卫士，日夜守护着圣洁美丽的瀑布沟。

循着轰鸣的水声走近峡谷，蹲在河边，掬一捧清澈的河水送入嘴边，一缕玉洁冰清的感觉倏然传遍周身。哦，这源自雪山的圣水，自千古岩石四季花香里流淌而来，没有经过任何污染，清纯得一星杂质不见，仿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山间女子，天然，大方，朴素，真纯。

几位学生模样的小女孩，采了河畔野生的无名小花，簪插头顶，跳上河心的巨石，嘻嘻哈哈地撩水、自拍、合影。多么欢乐无忧、令人羡慕的青春时光！

我坐在一棵倒卧水面的松树干上，脱下鞋袜，涉入水中。透心的冰凉似一股强大的电流直达头顶，牙关不由格格打了两个冷噤——来自雪山的水啊，有着多么令人彻骨难忘的品性！

顺着乱石嶙峋的河谷往下走，一大片开阔的草地上，坐落着数十个圆底尖顶的毡房。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族，经过千年的岁月更迭，仍然保持着原初的生活的方式。和以前不同的是，现代的哈萨克牧民，有了浓厚的经商意识，他们把加工好的牛羊肉、奶制品、手工编织的毛毯拿到集市上，卖给游客。用换来的钱添置了摩托甚至小车等代步工具。

一阵欢快的乐声随风传来。林荫深处的毡房前，一位哈萨克大爷弹奏着，两位漂亮的哈萨克姑娘随着乐声跳起舞蹈，大爷手下的琴声和姑娘欢乐的笑脸吸引来一拨又一拨游人，大家围在毡房前的小摊前，一会儿拍摄香喷喷的

食物，一会儿拍摄笑盈盈的姑娘……我挤上前去，花15块钱买了一袋炸鱼。

“这是额尔齐斯河的鱼吗？”旁边一位大姐问道。

“是的，是的，额尔齐斯河的鱼。”卖鱼的哈萨克老妈妈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回答。

我拈起一条鱼仔细观看，细长的鱼身足有手掌那么长。送近嘴边，咬一口，滋滋地冒着热气。香！真香！这一辈子，怕是再也忘不掉额尔齐斯河炸鱼的清香了……

我和同伴顺着河谷一直往下走，边走边欣赏两岸美丽的秋色，将无边美景尽数收入镜头之中。不知不觉，我们走出了十多里远，走到了景区入口。

回望额尔齐斯河谷，回望美丽绝伦的可可托海，我远涉万里的脚步，在这里找寻到了梦想中的自然杰作：仰望阿米尔萨拉峰的巍峨、感叹象鼻峰神鹰峰的气势、研读天书寿龟的奥秘、见证喀拉卓勒瀑布和季兰德温泉的浪漫……幽谷两岸浓墨重彩的鬼斧神工之作，犹如镌刻千年传说的长长画卷，讲述着物换星移的悠远故事。

人的一生，会有数不胜数的特殊经历。但这样的经历，你真的应该拥有一次：沿着一条河流行走。

可可托海，走不出你诗意又浪漫的名字，在心底千回百转。

额尔齐斯河，忘不掉你神秘梦幻般的美丽，在眼前百转千回。



爱让我们学会体谅

●张 艺

爱情，是心灵的东西。

玫瑰，充其量只是衬托。

因为先生偏爱炸鸡，我爱红茶。所以初次见面时我们选择在“德克士炸鸡。”那是初见，我穿的一件素雅的碎花裙，而他像是提前知道我是个“格子控”，穿的居然是一件蓝色的格子衬衣，有折叠的痕迹，腕上的手表薄，透着米白色的光，一种儒雅的气息扑面而来。第一次见面，总要向对方呈现最好的一面，我用指尖轻捏吸管，小口小口喝着冰红茶。对面的他居然大口大口吃着炸鸡腿，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埋下头，他却像是在和一个老朋友对话：“知道吗？在南铁医读书时，我一口可吃两个包子，外号李大嘴。”

我笑了，初见时他居然一点不装。

第二天，我盼着电话，盼着信息，从上午到下午，电话未响起，当时流行用诺基亚，诺基亚的短信提示声都一样，我低了很多次头看信息，都不是他的。

我是女生，总该矜持，忍住，不主动联系。

电话在接近晚上10点时响起了：“我今天忙惨了，刚刚有个老年痴呆病人又跑到花园去了，现在打着电筒到处找。”

他给我的第一次电话内容，无关对我的问候，只关他的病人。

后来，还是会有后来。

我们开始约会，南滨路骑自行车，江边散步，继续在德克士吃炸鸡。

雨天晚归，他撑着伞在路口等我下班，我见他一只手背在后面，走近时，他把伞倾斜在

我这边，拿出四朵耷拉着头的玫瑰，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玫瑰花，蔫的。

他轻轻揽着我的肩，漫不经心地说：“四朵才二块钱，最后剩四朵了，买了别个好收摊。”

蔫了的玫瑰也是玫瑰，我低头嗅了下它的暗香，他不是吝啬之人，我能感知到他的真实与善良。

读书时，我崇拜作家，喜欢那些文笔好的人。

但医生也让我敬畏，前者慰藉心灵，后者医治身体，都在治愈。

我是个浪漫又细腻的人，但学医的他，更多是敏于思，纳于言，恋爱时我就已经看见以后的日子会是朴素的质地。

我依然期待他给我写情书，我特别喜欢看一个人的字，那会让印象加上高分。选了一个稀松平常的夜晚，我把给他写好的一首小诗折叠好放进斜挎包里，电话里告诉他已经在“流金岁月”等他。那时杨家坪最好的西餐厅只有“流金岁月”，想象一下，每张白色台布上放着一盏精致的小灯，灯又透着朦胧的光，旁边有人在钢琴伴奏，我们彼此念着写给对方写的文字，这该有多诗意的美好。

我被自己模拟出的情景感动了。

牛排上桌的同时，红酒已倒入加入冰块的杯中，他还没到。

等待时间很漫长。

电话终于响了：“来了重病人，你先吃。”语言简洁，没超过十个字。我心都凉了，这还是恋爱阶段，都要一个人喝红酒，一个人吃牛排，那以后成了他的妻子是不是时常要面对这样的随时变化，和不知会等到什么时候的等候。

我饿了，自己切着牛排吃，眼睛里含着泪水。

现在回忆起来画面很像《天下无贼》的尾声：刘若英独坐在落地餐厅里，她一边淌泪一边吞烤鸭，只是我吞的是牛肉，她收到刘德华的信息：“傻根的事已办妥，等着我。”

我收到的信息是：“病人恼火，不等我。”

我端起红酒杯一饮而尽，决定去看个究竟。

病人当真比热恋中的女友更重要吗？还想看文字，结果人影都没得。

来到医院，进入他主管的科室，我只能站在门口，的确是在抢救，旁边还围着一群护士，他双手不停在给床上的患者做心肺复苏，用力且专注，额头上都在流汗了，身旁的护士用纱布轻轻给他试干。这是电影里常出现的画面，但现实里，中间这个男人可能会成为我的丈夫。

我又流泪了，这次不是委屈，而是我理解他了。

然后准备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改为“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裴多菲如果还活着，会不会吵我。

在准备转身，想悄悄离开时，他发现了我并叫住我，当时病人的生命体征已经平稳了。

我没有任何抱怨情绪，抬头望着她，心平气和说：“你忙吧，我先回家。”

“你等等，我有东西给你。”

我跟着他去了办公室，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叠纸，远远的我就看见纸上有密密麻麻的字。

天啊！他居然在如此忙碌的情况下，给我写了的，那是我心心念念的文字，会是多情的诗歌还是散文呢？

瞬间，我的心跳开始加速，这个男人可爱呀！

我深呼吸一下，翻开第一页，上面赫然写着

“周淑芬，女，77岁

主诉：反复气喘50多年，加重2小时。

现病史：缘于了50多年前反复出现气喘，呼吸困难，常伴胸闷，心悸，多于受凉或接触易感物质后发作，时轻时重，在当地医院诊断为支气管哮喘，治疗后可好转。”

我的“情书”真的好特别，很多页，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年龄均在60岁以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历史，有关生病的历史。

这算是独一无二的情书吗？

我准备离开了，他却拉着我的手，已满脸倦容，眼神里却透着委屈：“你不是要看我的字吗，我真的只有病历。”我没再说话，慢慢地走

下楼不知为什么，就在这一刻我决定嫁给他了。

我进入了围城。

可围城的生活有琐碎和不堪，有时是让人高兴不起来的戏，也足够让你冷静思考围城里的风景。

它温暖又无私，它尖锐又深情。

当他生病的时候，很折磨人我最深的体会是：我的丈夫是个胖子，而胖子生病，你是扶不动，背不动，只有安静陪伴。

今日他输完液，总算可以进食了。当然也是百般挑剔：“你的小米粥熬干了，豆腐乳哪个是辣的，保温杯里的水这么烫，我哪个吃药。”

允许把最坏的脾气带给最亲近的人。我们不都是这样吗？何况是生病的人。我停止絮絮叨叨，默默地给他办公桌上的绿萝换水，植物总是寂静呈现它生命的底色。

他喝了小米粥，似乎恢复了点力气，我帮他披上白大褂，看着他从走廊到病房逐渐消失的背影，想起了恋爱时的样子，想起当时霎那间定永恒。他也是这么匆匆在楼道里穿梭，用尽全力为患者做心肺复苏，完全忽略在旁默默关注的我，我想起那份特别的“病历”情书。

恋爱时都没有甜言，你还期望婚后有蜜语？我有自知之明，可他救助病人的样子真的很可爱。

因为他在重症监护室工作，我也经常看见生离死别的场景。有时看见家属抱成一团悲恸地哭，有时我会碰见护工把尸体送上殡葬车，我已经不害怕了，但仍忍不住流泪，“何必为部分生活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塞内加的话在这个时候像一剂强心针。

我会平静地把准备好的餐食放在他办公桌上，默默离开。一个人单枪匹马面对内心的兵荒马乱，也要淡定自如。

米兰·昆德拉说：“没有一点儿疯狂，生活就不值得过。听凭内心呼声的引导吧，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像一块饼似的在理智的煎锅上翻来覆去地煎呢？”

可是，如何承受得住生命之轻，如何感受到生命之重。

很想重回校园，看那些埋头伏案的身影，或是漫步在夜晚寂静的操场，望着楼房里那或明或暗的灯，那样的灯火虽不如霓虹闪烁，却透着另一种安定的气息，足以慰风尘。



一棵被风吹断的树 (外四首)

●徐 恺

自从那棵树
被大风吹断之后
我就不断的想起它

那是一棵高大的乔木

没注意过它什么时候开花
没注意过它什么时候落叶
也没注意过它什么时候
开始在我的窗前装满了鸟鸣

直到某个晚上
一阵据说10级的大风
把它拦腰吹断
直到我看见鸟鸣啾啾
而盘旋之处一片空白

从此之后我每次抬头
都能看见那棵消失的树
看见它落叶的样子，开花的样子
看见它年轻的枝桠，群鸟毕至

恍惚之间
竟忘了虚幻和真实

醒 悟

为了一口吃的
这只四处为家的流浪狗
四脚朝天躺倒在地
把它的肚子，它一身中最柔软的部分
对一个陌生人，亮了出来

我想起一些事，禁不住
弯下腰去，泪如泉涌。
就像是忽然醒悟，自己真的对不起自己

月 夜

一条河流过人间，一条河
流过月亮。我把手伸进水中
感觉到河的体温，还和千年前一样
感觉到流动，正在浸入我的身体
而月亮，在水底圆了又缺
就像是我的眼睛，有时睁开有时闭上
但是从来不被水带走，也不

与河同流合污

我有时想把这一切递给谁。比如此刻
月亮照着月亮，眼睛看着眼睛
我从水里抽出双手，一条大河
一滴不剩，漏过了我的指缝

春 天

玉兰已摆出了杯盏
邀我和远来的东风共谋一醉
我却想起自己戒酒有年

只能空口舔一舔
那些昔年残留的酒香
如梦，如烟

守 岁

一年就要过去。天，那么黑

准备了一下午的木柴，燃得那么旺
在远离城市的乡下，没有钟声
没有倒数的人群。时间

在田野上默默的黑下去，如果
不是这一堆火，它就要将我埋葬

就要让一个人，从内到外，伸手不见五指

不时有木柴炸裂，那些让孩子们尖叫的火星
从火塘里飞出，在虚空中上升、舞蹈
又缓缓飘落在，围火人的发梢、手上

竟然没有一点想象的烫

镜中 (组诗)

● 若 若

自画像

流光也有露怯的时候
它只能过早在我的头上
打出白旗

谁会去顾及那些降幡
我额头沟壑纵横
皆因染指风情
反到也乐得经历
可素面朝天的生活

如果真要细究
至今我的坐姿未变
阳光斜刺里射来
我影子跌倒
且将毫无痛感

四周的风来回呻吟
四月的光线乱作一团

殊不知
流年与流光
已纠缠很久了
且还是那么缠人

杂乱无章的季节
我想恐怕缺憾才是它
必须仰仗的仪式感

有些物事正在消失
有些声音已然搁浅

譬如过往的岁月
短视的晨昏

而此时此刻
我对照在镜中
既无动于衷
又略显老苍的那张裸脸

大榕树

光阴是一条永远无法追溯的河
而这一树沧桑
必将在五月更加摇曳多姿

记忆的根须还能触及些什么
风的花样年华
白月光纷纷谢落的梦呓

春天渐行渐远
浮光掠过树叶和花瓣
不经意的伫立与回眸
惊起一串串旧时鸟鸣

风雨也曾凄迷

光景流失的背后
胸臆间能藏多少秘密
晴照透过枝丫
洒落的是光阴还是暗示

尘世的守望
应该也不过如此
十年树木如何
或许更久

这满头浓荫
听它如何娓娓道来
在风中去诉说
自己婆婆的故事

新荷绿韵

且容我叫你的别称
莲或者怜
曾经的红颜
翩翩的一转身
那一瞥竟而最为可怜

岁月尚浅
在水中
风情自然流露
随后绿成一汪音符
以为养心必先养眼

浅吟还伴低唱
只弹一首小荷
我便能嗅到
其中芬芳的节奏感
圆圆的叶片上的缘

感觉还有珠泪
珠泪中透出情份
情份中总是含有腼腆

花开是一件多么
难耐而幸福的等待

不需要撩拨
我知道
我们都在等

等那个夏夜
等月光和心思揉进夜色

那时满眼满心都是感动
田田的一片
妩媚的每一朵
终将出落成
最为精致的古典

时间差

御风而行
所有的光景都在下坠
唯独我展开的想象
停在了落日之上

残霞纷飞
我心的隐密处
已映出斜照

一切将复归平静
在无垠的浩瀚中
我早被自己的视线拴牢

天空犹如神祇
白昼暗藏典籍
我的身体临近傍晚

这不可名状的世界
还有什么可以依赖

但盲目的书写
必将自噬
乃至速朽
成为一闪而过
疾驰的流星

谁还在觊觎永恒
明亮之后的黑暗
掩住最初的迷茫和混沌

接下来
还会有貌似浑圆的呓语
自由滑落的声音
重归洪荒的我们
与时间形成反差
我的善意及其灵性
恰似回光返照
顷刻将黯淡下去

春 夜

在一杯咖啡里
风情涂抹的夜色
怎样才有更浓的情调

光线和黑暗混搭
晚风又如此诡异
所有的话题
不值一提

而就在此时
空气中更多矫情
氤氲修饰夜的气息
预示自身的不确定性

远方的春天有战争
这座城市的春天
短暂得像谜
不合时宜的诗与远方
在这个春夜

说来还真是扯远了

隔着这样的距离
模糊还是清晰
纠结起来
无聊且又无趣

品一品平凡的生活如何
喋喋不休也好
缄口不言也罢
今晚留在嘴里的闲适
少不了涩口的往事

周围的灯盏相继兴奋
远远近近发出嚣叫

夜空拥一轮苍白的圆月
夜下泛一遍莫名的市声

烟花雨

再不早
这也算三月
有情无晴
也漫天含韵
再不济
这也是春雨
知不知时节难说
但润物无声
烟花与流光铺陈
春心与风雨共情
要率性天真
只消淅淅沥沥的一遍
就让满世界的耳朵聆听

它在诉说些什么
想听
听不真切也行

迷离的画外音
隔着雨帘
想看
看得模糊也成

朦胧诗的质感
审美必须调动的神经

这时候
尽管在雨中走
即使不带伞
即使边走边发楞
水灵灵的是心

灰蒙蒙的天
玲珑珑的雨
谁愿与人一道
悄悄的走神

还是让雨丝牵着心思
接受奇妙的洗礼
还是让雨滴沾满情意
润泽春天的物事
想必这春分之后
出场的每一蓬新雨
终将演化出无尽的旖旎



当一叶扁舟穿过山峡 (组诗)

●艾 美

——近期参加友人组织的“义渡文学讲堂·端午诗话”活动，有幸聆听了传统诗词大家陈仁德先生《浅谈古代巴渝诗歌对于华夏诗歌的贡献》知识讲座，有感而作。

(一)

“候人兮，猗！”
涂山之女女娇
高山之巅的女娇
羞涩而又深情地唱
比《诗经》还古老的歌
小情与大爱
夫归石，诞子石
江洲的浊浪
涤荡司空大禹的痛
也把这首中华最早的情诗
反复吟唱

(二)

难登大堂的俚曲
从巴山村野唱到楚国国都
郢都的臣民附和着
《下里巴人》的曲调
堪堪比下
那曲高和寡的雅乐
始皇与《巴药歌》
都是一个传奇
淮水汤汤
汉乐府诗《巫山高》
古朴而又真挚地唱出游人
思归不得的情感

武王伐纣的号令
鼓角呜呜争鸣
招展的旌旗把沙场变成
恢宏磅礴的舞台
骁勇善战的巴师
用铿锵有力的歌声
勇锐刚烈的舞蹈
以凌人之势，雷霆出击
殷人前徒倒戈
这场声势浩大的战舞
自始至终
都没有被华夏的浩瀚史海
淹没

(三)

如果思念却不能相见
那就与诗仙一起去渝州吧
一叶轻舟，有剑，有酒
兴起，持剑而舞
兴起，对酒当歌
醉眼看巴山叠嶂，看水复萦萦
看白帝云彩的流丽飘逸
两岸的鸟鸣与猿啼啊
声声急，声声悦
无不说一场人生快意

(四)

从盛唐夜唱的华美
到大山大水的恣肆
犹如梦与云烟
从得意的长安到贬谪的巴蜀
剑门与夔门
终是诗人淬炼的炉门
杜甫暂栖的夔州
暮年的诗者
迸发出激情充沛的能量
在那片苦难的土地
写尽人生三分之一的
律言与绝句
风急、天高、猿啸
渚清、沙白、鸟飞
是怎样奇妙难名的境界
才可以这样跃然纸上
如同精灵
被贬的忠州刺史
或许已少了些许意气
可是诗人白居易的情怀
哪里只有栽花种橘
邀客拂酒坛，开诗篋捧丝竹
从初看时满目市井的萧疏
到离时寸寸草木的有情
忠州，何不是诗人难舍的记忆

(五)

暮色含雨的巫山
清秋温柔的峡水
以及《竹枝词》里的云间烟火
不知道夔州刺史刘禹锡
是不是也在那些
扬袂睢舞的歌者里
或鼓，或笛
薜萝菲菲
神女的眉似远峰含黛
眼如波光粼粼
谁知道呢
花间鼻祖温庭筠的扁舟

如何载得动那么深的离愁
一盏孤灯
照影巴山夜雨
相思如墨
滴滴入李商隐的信笺
只是那读信的女子
冰凉如秋池的水
一纸比夜还长的遗恨
无从话与

(六)

五月的渝州
水拍长亭台阶的声音
与一场情意殷殷地畅论
成了萦绕东坡居士的梦魂
浪花高飞滩石怒
诗卷中的千艘万舸
蒿工舵师谈起四五月的瞿塘
心惊胆破
放翁陆游路过的峡江
今是否亦平如油
绿荫轩，袅袅不灭的心香
千年万年
流放的涪翁早已放下荣辱
与四海一家的弟兄
正笔酣墨饱，洋洋洒洒
那年，黄庭坚在黔州
却又在黔州之外

(七)

当一叶扁舟穿过山峡
中华诗词的鼎盛
便沾染了
古渝州的高峡，峻岭与灵水
沉淀，修行，得道
古渝州留下了太多的文化瑰宝
只是，话锋就此止住
讲义未完，待续
世事与朝代的轮回，未完待续……

踏风而来（组诗）

●殷贤华

夜归儿

哐地一声夜幕落下
杀气腾腾的黑
直扑双眼

我尖叫着打开手电筒
漫天遍地的黑
死伤过半

剩下的一半
若即若离，虎视眈眈

我听见远处父亲雄壮的呼唤
将剩下的黑重重推开

我笑了，我看见老家窗口的灯光
正踏风而来

母亲说

母亲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她只喜欢节假日，譬如五一、国庆、春节
她在乡下也能唤回自己的孩子

母亲说，她喜欢照镜子
每次我们回家
都会带走几根白发

母亲说，每次我们回家
家里总会发生奇迹
譬如门前的铁树突然开花了
譬如久治不孕的老母猪破天荒生崽了

母亲说，有一年我们兄妹仨都没回家
窗台上的那尊望子石
倒塌了

钢 蚁

钢铁不一定沉重
比如这群蜿蜒的蚂蚁

他们向山坡长征
小小的身躯披荆斩棘
一道闪电
划过他们黑得发亮的背

前进！逢石搭梯，遇水架桥

背负粮仓
背负生命、家族、荣耀
薄薄的背嵌进钢

惊雷滚滚
为他们奏响号子
歌声中，新的家
蔓延灯火辉煌

锄 头

锄头具有传承性
农人临终前的遗言
往往是一把锄头

是的，哪里有农家
哪里就有温暖的锄头
锄头是温暖的
锄头的两头，一头连着手温
一头连着地温

你看，锄头高高扬起

这是锄头与天相拥
锄头重重落下
这是锄头与地亲吻
那一道道弧线
是锄头奔跑的心跳

锄口的一生是锋利的
锄板的一生亮得发光
锉钝和锈蚀是锄头的耻辱
在广袤大地，锄头不断刨出粮食
刨出黄金，刨出诗歌

贴地而行

没有一只鸟
能永远停在高空
空，是天空的真相

你看那些柳絮、飞花
甚至热浪、暴雨、冰雹
他们野心勃勃，盘旋飞升
终将碎摔一地

野草最美的样子，不是绿装
是根须在地里秘密行走
即使大火蔓延
春风吹又生

低点，再低点
我习惯于贴地而行
我的冷静与地温持平

静

小院里唯一的一只蚂蚁搬走了
影子也藏起来，无论我如何回望
一定是落日
领走了她的孩子

这一刻，晚风停在树梢
一朵花停止枯萎
另一朵花停止开放

谁在远方，默数我的呼吸
小院最大的地震
不过是我的心跳

仿佛世界都是我的
一缕青丝落下
发出巨大的声响

时空的零星，并涉及若有若无（组诗）

●施崇伟

照母山

山都绽放了
花朵，抿着亿万吨阳光

啼鸣插满林间
白头发的女人，推婴儿车的女人
骑自行车在山道上爬行的女孩
——老母亲、新母亲，未来的母亲
与湖水结一莲良缘
有什么如花瓣打开了翅膀

飞吧飞吧，来到这里，飞只是个过程
最终，都将降落
跪在高塔前面，象征意义——
向着众生的慈母
供上颂辞

从山顶回到山脚，我，作为
男人，这根钢针已被融化得泪流满面

雷声隆隆

一卷一卷棉花
铺开天空
把阳光隔离
它无法抵达底层冰雪

大地，一片白茫茫
远处传来金属的声音
由纤细，慢慢生长
生长成隆隆的雷

从遥远的楼层碾压而来
辗过东海狂飊
辗过老洋房、亭子间

安静处，世界如一只黑白相间的鸟
蜷入空中的草丛
积聚的冷，如余音尽处的颂辞
轻浮而潦草

重 逢

一个丢落多年的电话
忽然找上门来
顺理成章坐进米色的灯影
对面是你，鲜衣和荒草
相互陌生

时间却在时间之外
那些消磨过的锈迹
在眼角刻划出迷踪

对话像不断分叉的河

找不到主流，也找不到十年前
那循环的旋律，百听不厌
有没有人告诉你
陈楚生是谁，对应的时空
空杯子里，白开水是昏浊的
浊影里，无聊餐具被错认为古董

我提前而去
假装自己就是一件无人能识的古董
把老气横秋装裱进黑夜
夜色里，似乎嗅到一缕香气

夜饮长寿湖

几个男人的长寿湖
阳光收敛。波浪被波浪覆盖
几个老男人已掀不起浪了
何况被几杯小酒挑衅
而牵扯出失落的话题
步履蹒跚

树叶飘在湖面
随波逐流

他们在堤坝仰天长叹
对面的小岛，越来越暗
找不到可以引人入胜的小船
暮云垂落，月色之前

运送黑夜的鸟还未停工

必须对深水保持警惕
风声紧，小心翼翼

放缓脚步，他们
更不能奔跑
有的，已躲在避风处
任由寒气挑剔
而我，夹杂其中
只想做长寿湖的一条翘壳

而一个声音，在唤
走，再喝一台

夜 雨

六月，一条条河流
从祖先的源头
赶来大片大片的羊群

风在午夜带刀，侠客
剔除雨声里混杂的谎话
梳理水线
给漂流瓶劈出一道径流

瓶里装着
毕其一生锤炼的箴言

听风听雨，听干涸时光的泅渡
往昔被淘洗干净
内心的那条根，深深扎进
布谷，啼鸣

自行车，飞起来

日子的羊肠小道
连着丛林，沙漠、石疙瘩
暗流藏着礁石
飞鸽，陷入泥泞
骨头生锈，车胎泄了气

峰回路转

突然，肋下生出一对车轮
华发开出指甲花
秋叶，滑翔的线路
在风声里卷起漩涡
一支箭
射出去

战友啊战友（组诗）

●林龙伟

致战友

八月是掀开记忆的日子
移动变幻的风景
不变的是情谊、酒和歌声
穿越时空？那熟悉的日日夜夜
在临近五旬的岸边上
茶山为证？月色正浓
随着酒精的升温
回忆也成为一道鲜美的菜肴

在我们争先恐后的品尝中
优美的往事也如陈年老酒
在时光的存封中？越品越有味道
珍重吧！战友
虽然如今的我们是酒量俱增肚量看涨
但还是真心的祝愿你
走遍祖国大好河山而不累
施展歌喉唱响军歌仍铿锵有力

致敬战友

那年南疆的烽火燃烧青春的激情
热血抛洒？英雄敬仰……

多少年过去了
牵过手握过枪的我们
端起酒杯竟也如此的
无比豪爽和潇洒
岁月在酒杯中碰撞
热度在体内中熊熊燃烧
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伴随今生今世
纵使再凶再险的惊涛骇浪
因为有了我们的风雨同舟
风平浪静的愿望也不是梦想

致敬战友
愿这声闪耀的称呼
照亮我们
在坎坷和荆棘中
仍然一如既往？努力前行

战友情谊

因为那段刻骨铭心
在风雨兼程中共同经历的岁月
一年一年又一年
我们欢聚在八一火辣辣的记忆里
让情深似海的战友情谊
沿着那日夜奔流的血脉
渗透骨头
在时光的流失中铿锵有力 坚定前行

因为梦想在青涩中燃烧
让青春的激情搭上
那虎啸而上飞奔的列车里
我们开始逐渐熟悉
从此，战友的深刻含义
让我们牵手与共

共同在惊涛骇浪中搏击
一声战友 请多珍重
岁月匆匆 真诚祝福
那握过枪又握过手？
如今端起酒杯
竟是那样的潇洒有力
今天我们又相聚在那迎风飘扬的旗帜下
酒逢知己 千杯不倒
举杯共庆那生命中共同的岁月

因为曾经共同战斗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
我们结下情谊
让熠熠生辉的战友情谊
闪耀在今夜
照亮在明天

干杯吧，战友

那年，我们展露青涩怀揣梦想
崭新的绿色军装
见证了我们保家卫国的幸福时光
从此，国威军威辉煌的光芒中
也闪耀着我们微不足道的星星之光

今天，我们脱下军装
举起酒杯 品味岁月
激情燃烧的时光里
青春无悔 热血涌奔
举杯吧，战友
为了那段难以忘怀的共同经历
我们一路的风雨兼程

清脆嘹亮的军号和军哨
刻骨铭心
简洁整齐的三大步伐
铿锵有力
平淡的人生
尽管没有波澜壮阔的风景
但脚踏实地的军中岁月
同样丰富着我们的精彩人生
举起酒杯
为了情谊深深的那段记忆
也为了不再青涩的我们
干杯

梦 里 (组诗)

●羽 毛

(一)

回家的路遥远又漫长
大多数时候，独自一人
沉默着，下山，过桥，上山

滴答滴答
雨水浸进泥土，灌木丛
青草香，瓜果香，扑入鼻翼
吧唧吧唧，桶桶鞋
陷入泥泞又拔出来
吡溜吡溜，如此反复

雨后，路过山里的小水沟
青色的螃蟹停留在石头边
手一伸，跑得飞快
怎么也抓不住

踩过晒着花椒的地坝
花椒的香气伴着我
走过一条又一条小道
直至消失不见
我又独自一人踏上
回家的小路

(二)

屋前的两棵橙树

挂满了果实
将树枝压弯了腰

小溪沟里的水
多得快要漫出来
从上游池塘逃出来的
大鱼小鱼，顺着水流游过
我拉着小弟去抓鱼
溪水湿了鞋裤
手里的大鱼咻地一下
跃入了田坎旁的池塘

到了不得不回城的日子
奶奶固执地搭起长梯
摘下悬挂在壁上
自己舍不得吃的腊肉
打开门后那个麻袋
干燥的泥土味扑面而来
那是新收的花生
奶奶为我们塞了一满袋

(三)

过年了
提着腊肉、烟酒
一路跋山涉水

到山那边的外婆家拜年

外婆总在灶屋忙碌着
炊烟沿着瓦片袅袅升起
地上的柴禾堆了半个房间
锅里煮着喂猪的番薯

我握着水果刀
为每位长辈削橙子
嘴里蹦出傻里傻气的
童言童语
将脸上看似不高兴的舅妈
逗得哈哈大笑

(四)

哥哥、姐姐，我和妹妹
从很远的镇上
走路到小河桥的外婆家
路边的槐树
挂满了帘子般洁白的花朵
哥哥爬上高高的树梢
摘下一串串槐花
教我捻取花蕊
品尝新鲜的花蜜

外婆家两层楼的白色房子
座落在对面山腰
“外婆~”“奶奶~”
我们齐声呼喊
“欸~孩子们回来啦~”
系着围腰的外婆走出屋门
坝里拴着的小黑狗
呜呜呜呜地迎接着我们
我们一个个飞奔下山
又飞跑着上山腰去

姐姐送来半背篓的
柿饼和雪饼
我们围坐在街檐

说说笑笑，吃吃喝喝
外婆家的三只田园猫
趴在地上
羡慕地望着我们

(五)

早晨上班的路上
坡道又陡又长
眼看时间快到了
想走快却浑身乏力

身后一名年长的同事
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前进
很快将我超越
心头不免焦灼又无奈

场景陡转
我竟搭上运西红柿的货车
却遇车辆出行高峰
货车被堵在中间

突然
一条西红柿铺就的捷径出现
我就躺在源源不断的
西红柿彩带上
浑身红彤彤地到了目的地

(六)

梦里的纸飞机
膨胀，膨胀
我骑在上面
围绕着山巅飞翔

晚风轻拂
越过群山
终于停歇在湖边
我在草坪上仰面躺下
看青翠的草尖儿
在蓝天中舞动

二月蓝的诗

●二月蓝



作者简介：二月蓝，60后女诗人，先后在《诗刊》《星星》《新世纪诗典》《当代诗经》《中西诗歌》《世界诗人》等刊物发表大量诗作，部分诗作被译到国外。

自 传

在李白纪念馆
一位白发老人
用一支蘸水的毛笔
颤悠悠的
在地上
练习书法
笔头
是海绵做的
他似乎一点也不关心
很快就干掉的字迹

引 力

嘿
我们见过
那时
你正低头走路
不知在想着什么

那时
你是尘埃
我是气体云
宇宙的骰子

尚未掷出
世界
一片汪洋

后来
你经过蒸发
我也在漂移中
脱胎换骨
变成了白云
然后
我们正好相遇
一阵电闪和雷鸣
我们同时被
吓了一跳

口 哨

虽然我希望它们
永远都派不上用场
但我还是走进了
家门口那家文具店
给自己买了五个口哨
我把它分别放在了
车上 包包 家里
以防断电 断讯以后
在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的时候
我能随时向外界
呼救
神奇的是
这一晚
我居然没有再失眠

在地震遗址

走在北川县城的街上
看着两边
或切开？或移位？
或下沉
或扭成麻花状的房子
我双腿发软
尽管同行的十一位诗人
就走在身边
可我老觉得他们
走着走着就会

消失不见
把我一个人
留在这里

仪 式

黄昏
落日的地平线上
一颗树
正在击缶

沉寂的花园

阳光缓缓地照来
香气
深浅不一
仿佛在思索着
绽放的理由

摩围山

翻身的乌江
露出柔软的肚皮

云顶寺的钟声
雪一样化了

再 见

在水中
我无法呼吸
一条鱼游过来
对我
吐了几个泡泡
然后说
我只能帮你到
这里了

古 寺

庙门紧闭
远方的灯笼红得寂寥
逶迤而来
立在月光和虫声中
一枝桂花
让我的右手高高扬起
掌上的五个指头

仿佛五位
瘦削的僧人

在自然博物馆

一只啄木鸟
悬在半空
一只松鼠
挂在树上

还有花面狸
凤头蜂鹰
红狐锦鸡
小灵猫

它们靠一根
细细的钢丝
玩儿着天堂的
杂耍

半夜的时候风来过

风趁我不在的时候
先在门外假装徘徊？它并不
蹑手蹑脚 而是大大方方
推门而入？将带着我体温的房间
以及房间里的好书 一本一本
粗鲁地抚摸

就像中学时代几个小毛贼
趁着月黑风高 摸到胆小的女生宿舍
一件一件取走宿舍里的衣物
而胆小的女生们眼睁睁看着？不敢出声

千与千寻

电影里的街景
仿佛移到了北川
真希望天
黑下来
街灯点亮以后
那里的人们
跟千与千寻和
她父母一样
只是一不小心

误闯入那边
跟做梦一样
醒来后
还能够重返人间

全家福

在回渝探视的姐姐和姐夫
离开重庆前
全家人围着父母
第一次
拍了张“全家福”
仔细端详后发现
刚出院父亲的笑容里
明显多出来手术的痕迹
站姐姐身旁的人
也不是最初的那一个
妹妹和我
相继变回了单身
大弟多出一副老花镜
小弟弄丢了一条腿
在我们相继老去的路
上不知道女儿的男朋友
侄子的女朋友
最终会不会和我们
成为一家人

慢镜头

在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
因为太渴望
在一起
一只蜗牛的心房
挤碎了
另一只的
也碎了

墓园

这里是唯一
不需要上锁的地方
死者已带走
深锁在他们内心的
伤口和秘密

除了一不小心
长出来的小草

榨果汁
多年以来
早已习惯了
苹果加橙子
榨出的甘醇

有一天
我尝试着
加一根香蕉进去
果汁的口感
顿时变得浓稠
看着
也更养眼

好像生活中
突然
闯进了
爱情

坏 蛋
我每天
都给自己
备一个鸡蛋
但老忘记拿出来吃
于是我的生活中
每天
就会出现一个
新的坏蛋

站在山巅向下俯览
有些风
吹错了方向

对一只鸟的研究
那只鸟的叫声
我听了多年，反复研究之后

粗略分为三义——
你在哪里
遇见你真好
你去哪里了

途 中
我们都是
上天留给泥土的
一封长信

种春天
来帮我种花的
园林工人说
他家里有春天
等中午回家吃饭
就带来送我

见我满脸疑惑
他又解释道
“春天
是一种很香的树”

虽然我还是不知道
他家的春天长什么样子
但我好喜欢这个名字

写给落日
我劝落日不要落
落日偏偏不听，偏偏要落，而且越落越快
但不像是去赶赴一场喜宴
也不像去参加
重大庆典。落日不听我的话，越落
越落越快，好似有什么
紧急事要办
或者，急于在黄昏见到它想要见到的人
落日真的不听话，我拿它
没办法，就让它
落吧，就让它落吧，最好，直端端地
落进我的怀念

一首诗与一个诗人

编者按：放到栏目最前面的二月蓝的诗歌作品《自传》，在圈内得到公认好评。此诗是她诗歌风格的典型体现。二月蓝的诗歌，篇幅短小，浓缩成精华，像子弹头一样，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她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表明她是一位成熟的诗人。这里选取一些诗人对二月蓝《自传》的点评，相信读者也能从这一首诗歌中，管窥到二月蓝诗歌的整体样貌和意味。

就像对大一新生提醒记笔记一样，提醒一下读者：二月蓝是意象诗人。那么，这是一个意象诗人写了一首口语诗呢？还是一个意象诗人写了一首庞德式的意象诗？我的天哪，在中国还需要说“庞德式的意象诗”，因为还有中国式的意象诗（其实是浪漫主义抒情诗），而“庞德式的意象诗”更接近于口语诗。

——伊沙

什么叫文化，走到哪儿都有写书法的（地书）和下象棋的（甚至包括麻将），关于书法的我记得新诗典已经推荐两首（一首写不能吃空饷回到单位书法消磨时间——梅花驿的，直接写地书有赵立宏的），二月蓝这首诗的现场大家可能也眼熟，但她不但注意到了，而且题目是《自传》，不管是老人真在写自传，还是作者自己加的（如果是作者自己加的，我还挺佩服二月蓝是怎么想到的，想问一下），让这首诗一下张力大了起来，可以说从题目到内容，没有重复

浪费一个字！

——李勋阳

此诗传达的就是口语诗精神，天然反经典主义。《自传》题目尤其好，换个别的诗意减三成。

——西毒何殇

我是扑地练习过多年书法的。水泥地，油漆地，沙滩，都练过。本诗读来的“痕迹”皆无，我有体会，那就是无所谓，我沉浸在的是不断的书写过程中。书法的心得不仅仅是材质改变，更在于心理变化——书法就是舞蹈的灵魂。回到本诗，李白的书法可以秒掉当今大部分的书法，只是他的诗名更响亮。而老人所为，有意无意无关重要，只要的是他在“不露痕迹”的书写——这难道不是后口语诗的方向？本诗写出了老当益壮的情怀。

——庞华

公共场所书法爱好者拿着自制的书写工具，

蘸水在地上写字的情景，在民间多见。但不同的场地，带来的感觉会有不同。李白纪念馆，当然联想又会不同。看诗中描述的“颤悠悠”，像是在练楷书或隶书（如果是草书或行书，那就再理想不过，更能贴近人们关于李白和唐代的联想）。诗题“自传”，有些奇特，与正文有些跳跃。为什么是“自传”呢，这可能也正是作者希望读者去认真想的。

——徐江

享受写诗那一刻颤抖紧张而又兴奋的心理，不关注写完之后能给自己带来什么。这是每一个打心底爱诗的人的自传。

——王允

关于蘸水在地上写字，我也写过一首诗，因此我对本诗很有感觉，这种写字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存在，首先是这个而不是其它打动了，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联想；其次，本诗是看见的、遇见的，而不是生造的，包括在李白纪念馆前这一点，这一点也很重要。

——朱剑

好诗就是一看就能看见的，不需要多余的解释，不需要多余的讲解，看一眼就喜欢。如果你看不见，不是你瞎，就是你没达到看见好的境界。好就是好，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不言而喻的好就摆在这里。

——左右

本诗的事实在李白纪念馆，这其中的情景氛围形成的一个意义场域，又深化了诗中“事实的诗意”。白发老人沉浸在自己书法世界的行为过程和乐趣中，忘却了结果和时间的流逝，如人生本身。

——赵立宏

可以说，本诗高明之处不在叙述，而在于诗眼的位置。初读，《自传》这个名字并没有点燃我，但是读完再看心里竟豁然一亮，无限的时空感和生命的即逝感扑面而来，让人不由地随

着诗人的笔触，想象自己就是那位白发老人，在认真地写着不及完成就被风干的字，这样的情景多像这世上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即使活得更认真再努力，在生命的长河里也依然了无痕迹。当然，也有无限的少数人，即使知道这样残酷的真相，也依然爱的那么投入，写的那么认真，譬如诗人。更有意思的是，在诗人李白的纪念馆前写速干的字，耐人寻味。

——查文瑾

很受端详的一首诗。诗型好。整首诗的体形，就像那个白发老人在地上写下的书法作品，凸凹有致，飘逸生姿。老人的水写的字很快就干掉了，但诗人的诗留下了。诗题独具匠心，在李白纪念馆门前的地上用海绵笔头的毛笔蘸水写字，过程和结果，在与不在，本身就是一种心迹的透露。祝贺诗人二月蓝在世事纷扰中，写出这样干净安静散逸的作品。

——庞琼珍

好的意象诗也必有“事实的诗意”，在旅行途中遇到的诗，李白纪念馆、白发老人、在地板上习书法、海绵做的笔头、瞬间干掉的字迹都是来自现场之所见，对“自传”完成了鲜活的注解，即景、执着于个人存在、诗性（李白）精神等等奇妙贴切中一种大情感涌动而来。

——韩敬源

再卑微的一生，也足够写一本书；再伟大的一生，也会被后人渐渐忘记。绝大多数人的宿命是，都会被这个世界很快忘记。于是人们慨叹了，消沉了，落寞了，放弃了。只有李白不这样，李白纪念馆前用水写字的白发老人不这样，诗人二月蓝不这样。罗曼·罗兰说过，人生最难得的是，看清了生活无赖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就是我们平凡无痕而又延绵不断、无比坚韧的一生。这是我们共同的自传。

——悟道修行

契诃夫的笨囚衣

●王威廉

作为一个长期写小说的人，经常会被冠以“小说家”的称号，显得特别专业。有时候我会强调这一面，但更多时候，我更喜欢“作家”这个称谓，觉得它比较宽泛一些，不会限定你的写作类型，也促使阅读的视野变得更加广阔。近期，我刚刚读完挪威作家埃丽卡·法特兰的一个非虚构游记《中亚行纪》，作者深入中亚的五个“斯坦”，以第一人称的参与方式，将中亚的历史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娓娓道来，我读得津津有味并深受冲击。说实话，一部当代游记给我带来这种冲击是我始料未及的，因为在我的感觉中，这是一个空间透明的全球化时代，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国家都在镜头下无所遁形，不可能再从游记这种古老缓慢的文体中获得那种“文化差异”带来的巨大冲击力。

此前我在读斯文·赫定的《穿越亚洲腹地》，那里边让我感兴趣也是百年前的中国边疆以及中亚文化状况，它们相对于今天来说，无疑是

传奇性的，也是令人沉醉的。但没想到《中亚行纪》的阅读感受竟然远远超越了斯文·赫定的历险，后者可是大名鼎鼎的探险家和文体家。我知道，并不是说埃丽卡·法特兰超越了斯文·赫定，而是因为这是一部当代的非虚构作品，它刷新了我对当下世界的感受与认识，我得承认，我此前对当代的中亚国家状况一无所知。

非虚构文学这些年在中国也方兴未艾，这里边无疑饱含着人们对于时代现实的探索欲望与认识热情。人们经常说小说家都编不出这样那样的事情，每当这样的时刻，小说家只能坐在角落里，面露含蓄而尴尬的微笑。现实的丰富、荒诞与戏剧性让人们不再满足于那些只是表现熟悉生活的文艺作品。

我一直忘不了1890年的契诃夫。那一年，契诃夫刚刚三十岁，他已经在文坛获得了不少名望，大家对他的新作都有着很大的期待。但这时候他突然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要

去远东旅行。我们知道，远东是俄罗斯流放罪犯的地方，寒冷的天气与艰难的生存条件，让人对那里望而生畏。关键是，契诃夫的身体健康堪忧，疑似患了肺结核，已有了咳血的症状，但他还是执意要踏上这条苦寒之路。他穿越广袤冷酷的西伯利亚，一直来到了俄罗斯远东的尽头：萨哈林岛。

这个岛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就是库页岛，1860年俄国从清政府那里侵占了该岛，并成为流放和关押犯人的地方。因此可以想见，契诃夫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的生存条件是极其恶劣的。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深入监狱，和苦役犯谈话，用卡片记录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的简况，亲眼目睹种种酷刑乃至死刑，心灵被严重烙伤，“以致后来多次在噩梦中看见这些场景”。他称萨哈林是“不可容忍的痛苦之地”。他回到莫斯科，完全放下小说的写作，花了三年时间写了一部非虚构作品——《萨哈林旅行记》，这是文学史上极少的为囚犯著书立传的作品。

最令我这个“小说家”震惊的是，在此之后契诃夫并没有把萨哈林岛的素材直接用在小说写作中。因为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这些素材完全是一座富矿，可以滋养不少的虚构作品，但是契诃夫并没有这样做。

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吗？

我对此不能释怀，觉得里边隐藏着什么被我们忽略的秘密，那关乎作家心灵深处的幽暗。我不敢说我能破解那个秘密，我只是以自己的理解去靠近那个秘密。

契诃夫去萨哈林岛之前，他说过一句话，他觉得当时的俄罗斯人都是灵魂空空的，他想去寻找一些能够填充灵魂的东西。但是萨哈林岛上的这种极端苦难，不但没能填补他的灵魂，反而给他制造了更大的痛苦。他直面苦难，把苦难如实写成作品，他给这部作品的定义特别值得深思：是他小说橱窗里的一件粗笨囚衣。我想，这件囚衣对他的精神意义是不可替代的。既然是衣，就得穿在身上，世界的苦难覆盖着弱小的生命，但弱小的生命挺直了腰杆，不让囚衣压垮自己，反而要用囚衣挡风御寒。囚衣是一种无休止的提醒：永远都不能逃避那最黑

暗、最可怕东西。囚衣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矫正：写作要探测到时代的最边缘之处。

在契诃夫这次旅行百年后，它的精神线索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作品中。有两位作家的声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看来，他们构成了光谱的两端。

一个是白俄作家阿列谢克耶维奇，她写的《二手时间》为那样众多的人们提供了“原声”的表达，作为近距离的中国人，我非常理解那些人们的希望与失望。苏联解体对于中国的启示至今绵延不绝，但这本书并不是要给出什么结论，它首先是在“抢救”，抢救大量的新闻信息之外、之后的真实声音。她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把最有价值、最有密度、最有故事的那部分声音摘取出来，汇总在一起，构成了这本书。她的这种写作已经远远超越了写作本身，是一种“反写作”的写作。这种写作延续着契诃夫那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发扬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方法，不同的声音在其中共同喧嚣着，讲述着一个历史转折的复杂时刻。任何一个单独的作者用虚构都无法匹敌这样的真实与深入，它撼动着那种轻盈的咖啡馆文学。

阿列谢克耶维奇代表的是一种他者的声音，她把他者的声音放大到极致，让自己变成彻底的聆听者，作家只是在选择和组装，这种过程遵循的是文学的艺术，而不是社会学的理论。

另一个作家是奈保尔。他生在美洲一个小岛国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他长大后去英国奋斗，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作家。他是印度裔，故他对印度怀有十分复杂的情感，他去印度深入旅行，写下了《印度三部曲》，已然成为了解印度的经典名著。如果说阿列谢克耶维奇继承是俄罗斯的传统文学传统，那么，奈保尔在具体的写作形式上更加接近于契诃夫，毕竟他们都是小说家，以自我为叙事人，构建着他们观察和认识到的那片天地。在奈保尔那里，我看到了他那犀利的目光，对印度的种种现象进行了不留余地的批判，呈现出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视角与色彩。他作为作家的主体声音如此强烈，构成了非虚构文学的另外一个极端。

在大多数非虚构文学中，这两种声音实际上是混合在一起的，只是比例多少的问题。作

家主体的声音与他者的声音，在写作中协奏在一起。主体的声音是很难的，它需要作家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与思辨力；他者的声音也是很难的，它需要作家的敏感、行动以及无法重复的契机。而且这种声音的选择与作家本人的性情也息息相关，有些人可能天生就害怕把自己的内在世界暴露在外，而有些人天生就喜欢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吸取戏剧性和普遍性，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其实这两种声音的协奏在虚构作品中同样存在，有些作家依赖生活中的他者为“原型”，有着细致入微的写实能力，而有些作家则天马行空，有着狂放不羁的想象力。但相对于非虚构作品，虚构作品的上空还是弥漫着更多的作家主体声音，这是不容忽略的。这也是为什么契诃夫要在自己的小说橱窗里用力挂上一件粗笨的囚衣。

当代文学将文体划分得很细：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很多传统的文学期刊编辑，对新生的“非虚构文学”很纳闷，不是有报告文学了吗？怎么还有个非虚构，该怎么设置栏目？我想，它们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报告文学更多的是展示一种国家视野与国家立场，它是一种很重要的视角，而非虚构文学则是把国家视角往下调，降到民间视角，甚至降到个体化视角，对应于我们这个纷繁多变的时代。非虚构文学的背后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新现实：移动互联的普及，让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自媒体的语境当中，甚至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比如微信朋友圈就是一个个的小媒体，那么，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的生活，表达着自己所见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覆盖面更广泛的非虚构文学。

他者的声音如此众多，如何收集、选择，汇聚成整个时代的声音？这个过程真的不容易。一个是人物的直接叙事，还有一个更大的外部叙事。后者会构成文本的结构，但这个结构不是一开始设置好的，而是需要根据人物的叙事

不断积累之后才能逐渐显形。另一方面，对主体的声音要求更高了。你一开始乐于表达、展现自我的生活，那么在自我生活被写完之后，你就被迫进入更大的领域，要去写个体以外的题材。你的主体性要足够强大，才能消化那些海量的信息；你的主体性要足够智慧，才能穿透那些表层信息并得到振聋发聩的结论。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如今天般，需要输入如此多的信息、需要输出如此多的话语，假如没有一个强健的主体，将很难建立起创造的平衡。

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会更加亲近历史以及真实。因为人跟世界的相遇，只有在虚构中才能尽情体验，而只有在非虚构中才能得到有效矫正。正如奈保尔在《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前言中写道的：“小说写作的经验并不能帮助我。最好的虚构写作从内省开始，不需要渊博的知识。在这个更广大的世界中，我是一个局外人；我所知不够多，也无法让自己的知识足够多。反复犹疑之后，我发现自己必须与这个世界进行最直接的接触。我必须与我虚构写作的实践背道而驰。我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尽可能真实地记录我的经历。因此我的写作有了分类：自由无限的虚构作品与严谨持重的非虚构作品，二者互相支持、互相滋养，是我理解这个世界的愿望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虽然我最初的想法是成为高贵的驾驭想象力的作家，但这二者在我心目中并没有轻重之分。”因此这篇文章并非着力于虚构与非虚构孰好孰坏的问题，而是一种自我反思：写作如何深入时代，触及更多沉默的声音、被遮蔽的声音，完整记录下这个时代的多重“复调”，是相当重要的。我们未必能有契诃夫的勇气为自己亲手缝制一件粗笨的囚衣，但至少要记得契诃夫的这个故事，记得一个作家为何要做这样一件看上去很笨拙的事情。

2022.10.10

2022年全国文联组联工作(视频)会议暨组联干部培训班在线举办

5月11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中国文联第十一届二次全委会工作部署,推进2022年度组联工作,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承办的2022年全国文联组联工作(视频)会议暨组联干部培训班以线上方式举办。300余名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各全国文艺家协会,各产行业文联和副省级城市文联领导和组联部门负责人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文联主要负责同志线上参加会议。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主任谢力、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副主任李翔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副主任、一级巡视员苗宏主持。

(中国艺术报)

中国作协举办研讨会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

5月20日,中国作协主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出席活动。

(中国艺术报)

全国文联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座谈会举行

5月31日,全国文联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座谈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这是中国文联首次召开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全国性专题会议,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宣部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部署,对全国文联行风建设及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进行阶段性回顾,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作进一步部署,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积极的行动,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追求德艺双馨,营造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诸迪主持会议。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宏出席会议。

(中国艺术报)

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著作权保护与开发主题月”启动

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著作权作为

知识产权的组成部分,在建设文化强国、知识产权强国进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为全面提升著作权的创造、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最大限度挖掘文学作品潜能和空间,切实提高广大作家的幸福感获得感,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奋力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护办公室于2022年4月启动“著作权保护与开发主题月”活动。

(中国作家网)

“圆梦高速·喜迎二十大”重庆市文艺名家高速公路一线采风活动正式启动

6月8日,由高速集团、市文联、市作协联合举办的“圆梦高速·喜迎二十大”高速公路一线采风活动正式启动。来自市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及摄影家协会的二十多名文艺工作者兵分两路,沿着高速公路采风,用艺术作品慰问一线工作者。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陈若愚,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何浩,高速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滕英明,副总经理周竹,市文联、市作家协会相关处室负责人等出席启动仪式。

(重庆作家网)

重庆自然文学研讨会在渝举行

6月13日,由重庆文学院、重庆市地质作家协会共同主办,重庆市地质矿产集团一三六地矿公司承办的“重庆自然文学研讨会”在渝举行。冉冉、蒋宜茂、张兵、蒋登科、张远伦、唐力、徐庶、彭小容、文猛、张天国、赵历法、蒋芸徽、杨平、李尚朝、于宗涛、杨佳桦、陈平等近30人参加了研讨会。重庆市作协副主席、重庆文学院副院长张兵认为,生态文学和其他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区别是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强调人的责任、担当和使命。生态文学关注的不是自然本身,也不是自然背景中的人,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重庆作家网)

“中国梦·劳动美——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代”重庆市机械冶金系统职工广播体操和拔河比赛

5月30日,由重庆市机械冶金工会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代”重庆市机械冶金系统职工广播体操和拔河比赛在重庆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庆铃汽车厂等5个赛区举行,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重庆市机械冶金系统各企业17支队伍约400余人参与。重钢集团工会组建公司拔河队、广播体操队参赛,荣获优秀组织奖。

(张益龙)

记忆留声

年逾九旬的原重钢职工李平怡老先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批老照片，捐赠给重钢集团档案馆留档收藏，这些打下时代烙印的老照片，既有抗战陪都时期著名文艺工作者来重钢演出的情景，也记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钢城职工丰富的文化生活。



国家著名艺术家王昆来重钢演出



自排剧目《年青的一代》



自排剧目《在资产阶级面前》



自排剧目《花儿与少年》



在重钢上演的著名话剧《雷雨》



重钢话剧队乐器爱好者合影



耿小斐（紫藤花开）